

廊坊戏曲资料汇编

第 一 辑

廊坊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
廊坊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处
廊坊地区戏剧工作者协会

1984年10月31日

剧 种 · 剧 目

诗 赋 弦

活跃于河北固安官庄一带的“诗赋弦”，起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今已七十多年了。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社会风尚糜烂，“吃、喝、嫖、赌、抽”盛行。当时农民唯恐自己的孩子没出息，就想方设法找点事，把孩子占住。据官庄潘显宗、张树春二位“诗赋弦”老艺人回忆，当时成立“诗赋弦”戏会，一是为戒“五毒”，二是为“万民乐”。

“诗赋弦”兴起于大兴县朱家务村。它的创始人，一个是大兴县张家务的朱广达，一个是本村的贾万金（绰号贾三）。这个村距官庄仅十余里，官庄人都很喜欢这个新兴的小剧种，就请这两个人到官庄村来教授。因为是“会戏”，是盼着人们学好，才起名官庄村“诗赋弦同乐老会”。办会是群众自发的，完全出于自愿。办会的经费由会员自动捐献，大麦二秋，由“箱头”负责收敛。会员把小麦、玉米、花生、黄豆等捐献出来，做为请师父、买煤炭、购置服装道具等的费用。

该会纪律十分严格。排戏时，请假须经批准。有一次，一个演员请假去拜年，管事的让他当天返回，结果他在外边住了一宿，误了排戏。回来后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不算，还罚

了半天跪。

“诗赋弦同乐会”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四十多个，其中传统剧目二十多个，近代题材的剧目十多个，另外还有十几出时装戏。剧本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朱广达编写的剧本（贾三编唱腔）。其主要剧目有：《老少换》，《庵中合》（又称《秃子换》），《苏落元》、《双全扫雪》、《当琴》、《三怕婆》、《瞧亲家》、《千里驹》、《拾万金》、《老妈进京》、《循环报》、《双拜堂》、《访良乡》、《看瓜园》等三十几出。二是朱广达、贾三去世后，由官庄潘显宗编写的。潘显宗除改编传统戏，还移植和改编了不少现代戏。他编的传统戏有：《盘丝洞》、《陈光蕊上任》、《火焰山》、《乱点鸳鸯谱》、《美凤楼》、《珍珠衫》、《能仁寺》、《吕蒙正赶斋》等。他移植和改编的现代戏有：《李双双》、《朝阳沟》、《会计姑娘》、《红旗谱》、《红管家》、《送肥记》、《向阳商店》、《沙家浜》等。三是演出其他剧种的剧本，如：《金玉记》、《白蛇传》、《闹酒楼》、《张彦赶船》等。

朱广达编写的剧本主要取材于清末民初的奇闻轶事。潘显宗编的剧本主要取材于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今古奇观》、《儿女英雄传》、《吕蒙正赶斋》以及“三言二拍”等。朱广达编写的剧本，主要取材于家庭琐事。通过这些“琐事”，用以小见大之法，抨击腐朽的科举制，暴露孔孟礼教的虚伪；赞扬美好的爱情，揭露封建婚姻的罪恶。如他写的《老少换》，就写花县地区连年荒旱，县官公然贴出告示立下卖人市，妇女、儿童更是被卖的主要对象。妇女被卖时，还要装在口袋里，在口袋前面摆上一双绣鞋。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在黑暗的旧社会，人民尤其是挣扎在最底层的妇女，身世够多么悲惨，这是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他编的《老少换》，沈氏和知县就有这样的对白：

沈氏：……太爷在上，我沈氏有礼。

知县：啊！“绅士”年兄，“绅士”年兄请上坐。

沈氏：太爷，我是个女人。

知县：“举人”？比我底子可大了，我是三千六百个鸡蛋捐的监生。

利用谐音、打岔（错听）就把个混蛋知县上拍下压的丑恶嘴脸勾画了出来，还无情地抨击了当时卖官鬻爵的丑恶，让人听了，无不称快，这些奇闻轶事，人们一看都“似曾相识”，唱出了人们想唱的，说出了人们想说的。故而，诗赋弦这个小剧种一经产生，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诗赋弦”的唱词和念白，都通俗易懂，大量使用经过提炼加工的方言、土语，这是它深受群众欢迎的另一原因。如朱广达写的《难终会》中的小生安永昌的唱词，就有这样一段：

〔关东落子〕 立夏好长天，一天挣八十钱，也有锄麦眼，也有把高粮端，熟地漫背生地如开山。这边耩芝麻，那边豁棉花，也有男女俩，整治水浇瓜，不嫌费事又把土井挖。

再如女丑白玉春和其夫安永昌的对白：

丑 丑妻近地家中宝，丑妻疼男的又无人调戏；近地省工夫，庄稼还偷不了，你看有多少好处哇。

生 你哪儿这么些淡话，我问你家中有事无有？

“锄麦眼”、“端高粮”、“漫背”，“耩芝麻”、“豁棉

花”、“丑妻近地家中宝”，都是农民俗语，充满乡土气息。

潘显宗编的本子，尽管取材范围，表现内容有所扩大，但基本上继承了这个优点。

“诗赋弦”的文武场比较简单，初创时只用板胡、四弦伴奏，用竹板打拍子。人物上下场用小锣送上送下，人物表演时锣鼓点便停止。大锣小锣只是在开戏前用来打关通。后来为了增强音乐节奏，改用梆子代替竹板。解放后，把评剧的锣鼓点移植过来，文场增加了笛子、低音胡等乐器。

诗赋弦现存的曲牌有二十八个，群众称为“九腔十八调”，有：〔斗春风〕、〔叹十声〕、〔捧捧鼓〕，〔山西落子〕、〔关东落子〕，〔坐五更〕、〔二十五更〕、〔糊涂调〕、〔夜正调〕、〔湖广调〕、〔边关调〕、〔玉美人〕、〔游春歌〕、〔剪剪花〕、〔接断桥〕、〔柳青杨〕、〔柳合园〕、〔银组丝〕、〔大四景〕、〔软南锣〕、〔硬南锣〕、〔边桥〕、〔双瓶〕，〔呀儿哟〕、〔针蒲席〕等。这些曲牌绝大部分是贾万全等老艺人，由河北民歌润饰而成，〔叹十声〕用于悲调，表现悲苦之情；〔硬南锣〕表示激昂或急躁的情绪；〔大四景〕、〔呀儿哟〕则用来抒发高兴、欢快的心情；〔太平歌〕潇洒；〔斗春风〕抒情；〔边关调〕苍凉悲壮。每个曲牌有大体的固定句式，填词时，在固定的句式内，就像写歌词一样不能把内容写完，那么再写第二段、第三段……，每一段称为“一联”，用同一的曲牌反复吟唱。唱词要合辙压韵，主要是十三道大辙、两道小辙，余外还有杂辙。

诗赋弦不论生、旦、净、丑都没有一定的表演程式，

唱、念、做、打都比较自由。身段简单，没有什么特技或高难动作。演员只是根据剧情揣摩做戏。诗赋弦都是文戏，武戏、蟒靠戏基本上没有。

“诗赋弦”易学易会，在柏村、大辛庄、南赵、东湾、北村方圆十几里会者甚众。据说，演出时缺什么角色，只要站在台上一喊，马上就有爱好者上去帮台，而且绝不会唱“砸锅”。

民国初年，为诗赋弦兴旺时期，曾流行到清河、西、涿县、房山、良乡一带村庄，但始终没有过专业班社或剧团。

解放后，“诗赋弦”由于没有专业艺人，加上文化部门重视不够，很多“诗赋弦”剧团改评戏和梆子，独有官庄“诗赋弦”业余剧团，能够延继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后官庄历任的村干部，都是诗赋弦的主要演员；二是群众认为，村里先辈给后人留下来的艺术财富，应该发展继承。

“诗赋弦”的主要演员：

阎丰台，（原名阎永奎），唱包头，他嗓音甜美，表演细腻。拿手戏是《老妈进京》。幼时家境贫寒，官庄村“诗赋弦同乐会”成立时，因捐不起钱粮，没能入会。可是因他对诗赋弦非常爱好，每次老师教戏，他都在一旁用心揣摩，久而久之便也唱上几口。一次，他在路上，边走边唱，碰巧遇上朱广达和贾三，他二人觉得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嗓音又好，很有天资，就建议吸收他入会，而不要他捐分文。朱、贾二人眼力不差，阎永奎后来果然成为一名很好的包头演员。

邓云彬：工小生，唱腔优美，表演潇洒。

张 祥：工丑旦（彩旦），善于表演。一次，在固安县庙会上演出《双全扫雪》张祥饰双全之母，把继母的阴险狠毒表演得淋漓尽致，以致散戏后，观众不让张祥吃饭，说她他对“双全”太狠毒了。

1937年9月，阎永奎、邓云彬、张祥三人 皆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后来，官庄又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演员，如：张树春（初演小生后改三花脸），张喜顺（小生），邓荣（包头），张宏先（三花脸），邓永恩（包头），邓奎（小生）等。这个村不少的演员都是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现在已经传到第五代。解放以后，剧团也很注意对演员的培养，目前全国共有四十多人，而且增加了女演员。

（马任游）

渔 樵 耕 读

《渔樵耕读》是霸县“下王庄耕读会”的昆曲启蒙剧目。早年间，青少年入会，首先要学这出戏。“耕读会”的会名，即由此戏而来。

下王庄演出的《渔樵耕读》，没有念白，只有七段唱，分别由剧中人物渔夫（老生）、樵夫（武生）、农夫（净）、牧童（丑）、采桑妇人（老旦）和采茶女（旦），依次出场，各唱一曲。最后由黄堂官（老生）同大家共唱一曲结束。除上述人物，还有一名书生（担书籍的小生）上场。剧名虽然叫做《渔樵耕读》，但是，只有这样一个书生出场，并没有读书人的唱段。采茶女可增至二人或四人。

《渔樵耕读》基本上没有故事情节，只是各种人物分别歌颂自己所从事的劳动。前边六段独歌的曲牌是〔孝顺歌〕，最后的群曲曲牌是〔清江引〕。

《渔樵耕读》的出处，是《牡丹亭》之第八出《劝农》，但与《牡丹亭》有几处不同：

其一，删去了《牡丹亭》中农夫上场前，南安知府杜宝命典吏置办花酒，前往大庾县第一都清乐乡劝农的全部唱段和念白，并删去全出之念白。

其二，在农夫上场前，增加了一个渔夫、一个樵夫上场，各唱一曲。这两段唱词是《牡丹亭》中没有的。根据韩绍信所唱，其唱词如下：

渔夫唱：

望湖天呀遍为家，
长桥流水柳絮花。

丝杆手擎拿，
渔船过长沙。

拿鱼儿，
游戏耍，

闯劲拿取青丝网，
头尾两相乍。

以下五段唱词，则与《牡丹亭》之《劝农》大致相同。

其三，在《牡丹亭》中，每一人物独歌的最后一句之前，伴有两句各段相同的群曲，如：

农夫唱：

泥滑喇，脚支沙，
短耙长犁铧律的拿。

夜雨撒谷麻，
天晴出粪渣，
香风鹤鲊。

群唱：

官里醉流霞，
风前笑插花。

农夫唱：

把俺农夫们俊熬。

在《渔樵耕读》中，各段均无此两句群唱。

樵夫唱：

步山路，遇山洼，
只听得野鸟声歌乍。

板斧手中拿，
肩担两头乍。

遥望村家，
把俺渔夫们俊熬。

(田中玉)

科班 · 班社 · 票房

吉 利 班

吉利班，河北梆子科班。班址在文安县史各庄。初建于光绪九年（1883年）左右，散于1911年。前后共招收四科艺徒，每科约六十人，总计二百余人。每科规定六年出师，但也有三年就出师的，还有七、八年才出师的。班主张力田（号子丰），其父张凌阁（外号“三蝎子”）在咸丰年间中武举。他凭借父亲在当地的声名和遗留的家资，募师开办了“吉利科班”，后由其子张冠甲续力主办。

吉利班的艺徒，入科前需由家长立下契约文书，规定入科后三年内不准回家探亲，家长只准每年来探视一次。学艺期间如发生翻车、翻船、跳河投井、上吊病死等意外情况，与班主一概无关。

教戏师傅开始是几个山西来的艺人，以后陆续来过的有刁凤祥（老生）、王扣（青衣）、杨老喜（武生）、李老根（武行）等。最后一科的教师有王少利（净）、老斗四（丑）、大栓（花旦）、山东（青衣）等。这些教师都具有教学才能，而且登台演出有素。

教师对艺徒的要求十分严格，体罚酷似虐待。坐科该班的一些优秀演员的绝妙技艺，因此而成就，也因此而失传。如“大吉高”、“狗食和”等人的独特演唱艺术，由于他们奉行“不打不成材”的信条，投师门下的艺徒，终因忍受不

住体罚而逃离，所以后继无人。由于艺徒们都不识字，必须由师傅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地传授，稍不注意，便是打骂。艺徒间发生斗殴，不问情由，一律由大师兄每人打四大板，如有不服，再加打八大板。

艺徒们生活非常艰苦，多吃粗粮，以煮黄豆为菜，盛于罐内，每口饭只准夹一次菜，说是为防止损害嗓子。

吉利班的艺徒，前三年以学戏为主，后三年以演出为主。演出的全部收入归班主所有。头两科人称“大吉利”，后两科人称“小吉利”。出科艺徒都有一个带吉字的学名。知道的有：李吉瑞（文武老生）、常吉高（老生）、李吉才（青衣）、李吉红（穷生）、王吉虎（花脸）、张吉罗（花脸）、张吉祥（青衣）、张吉峰（青衣）、屈吉峰（毛净）、于吉凤（花旦）、郝吉荣（花旦）、蔡吉贤（青衣）、董吉川（老生）、张吉虎（花脸）、倪吉顺（丑）等。

坐科于吉利班，并在演唱艺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甚多，到现在能追记的不足十分之一，开列如次：

李吉瑞 雄县米家务人，工武生，系吉利头科艺徒。他功底深厚，演技高超，能串演河北梆子和皮黄，而且为人正直，不贪酒色，长期在北京、天津一带演出，享有很高的声誉。

李吉红 外号“狗食和”，与李吉瑞同科，工穷生，文安县邹各庄人（待考）。他练就了一身绝世无双的冷热技功。在北京演出时，一次，他去看戏，当看到扮演《云罗衫》中穷生的艺人，两颊流汗时，他冒然出声。老板请他上台，问其原因。他指出一个衣单腹空，身处冰天雪地的人怎么会流汗呢！在老板的乞求和胁迫下，他出演了这场戏，果

然鼻涕溢唇，鸡皮疙瘩如豆。可惜，这手绝招没有能够传留后人。他秉性怪诞，玩忽舞台，因此被人送外号“狗食和”。

常吉高 原名常金保，人称“大吉高”文安县史各庄乡常村人，工老生，是吉利班头科艺徒。他在河北梆子演唱方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天津、北京、河北、东北的热河、双沟等一些大中小城镇及广大乡村影响甚大。

毛团儿 原名任作田，文安县大围河乡西柏木桥村人，工老生，腰腿功好，主要演出剧目有《观阵》等。

张吉罗 原名张德奎，文安县史各庄镇东疃人，工花脸，文武老生，能排演剧目，也擅长教戏。他能唱河北梆子，也能串演皮黄。演出京剧，他扮演花脸角色。他是现代长靠短打功力全面的著名武生、京剧表演艺术家张世麟的父亲，任作田是张世麟的岳父。他们对于张世麟的艺术进步，有过很大的影响，使张世麟受益非浅。

二逮王 原名张德才，文安县史各庄镇东疃人，工青衣，曾传授过“老金钢钻”。

老斗四 原名冯德会，丑，文安县新镇人。他先学胡生，后改丑行。

小连会 姓徐，名三舍，外号“金崩子”，艺名金三舍，文安县史各庄镇西疃人。他是吉利班末科杰出的艺徒，工武胡生和文武老生。他长期演出于东北，兼去上海等大城市。189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5岁进吉利班坐科，20岁艺成，随班到哈尔滨、烟台等地演出，从此鼎名。他容貌俊秀，扮相夺彩，舞台动作身段舒展，优美洒脱。他的唱腔“十三咳”高亢婉转，被观众称道。他武功坚实，身

步敏捷，单刀抛出三弓开外，能一个箭步接住，是他的绝技。他扳朝天登，旋转起落自如畅快，为当时的观众瞠目。他每月的酬金高过李吉瑞，因此得了“金崩子”的美称。他的爱情生活是一个悲剧。在上海演出期间，“七盏灯”倾慕于他，二人钟情相爱。他随身的舅父坚决阻挠，不允成婚。以后回到家乡，与新镇王廷的女儿定亲。他的舅父也不让见面。从此，他抑郁成疾，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余岁。

张吉祥 工青衣，曾传艺于李桂云、“宝珠钻”和贾桂兰等。

杨韵谱 名杨金玉，艺名“还阳草”，工花旦、小生，河北高阳人。他经常在天津、北京一带活动。创建“奎德社”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善文能导，在创编剧目方面卓有成绩。（有说杨韵谱童年曾入科易县祥庆和班，这或许是可能的。）

朱满堂 艺名“银娃娃”，工老生兼小生。

陶顺义 丑，出科后又入永盛和班学艺。

王扒子 白洋淀人，工花脸。

于吉凤 原名于清柏，霸县临津人，工青衣。

大麻子 即董吉雷，原名董庆贵，艺名“一声雷”，雄县刘家凤人，先学花脸，后在哈尔滨随兄董恩福改学说评书。

王吉虎 工花脸，原名王庆山，雄县韩庄人。

洒金红 工胡生，乳名栓柱，雄县韩庄人。

倪吉顺 工丑，雄县赵岗人。

刘银兰 工小生，霸县刘庄人。

胎里坏 工丑，原名李雨来，文安史各庄镇东疃人，常

随李吉瑞演出。他诙谐机灵，好作剧笑闹。在哈尔滨演出时，其父离家去看望他。他下场后故作姿态，问他父亲找谁。他父亲说明来意。他却说雨来已经走了。闹的他父亲哭笑不得。他有个儿子李中林，工武生，在天津大舞台挑班多年。

吉利班经常活动的地域，主要是天津、保定及其周围各县。光绪二十一年曾进京以“京都吉利班”之名演出于“同乐轩”、“天乐园”、“裕光园”、“广和楼”、“广德楼”等戏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吉利班最后一科正在天津浦乐戏院演出。班主将全班人员送给了静海县王口村的韩七和张八。另一说，吉利班其时正在哈尔滨演出，班主将该班演员连同箱底一并转卖给了饶阳人。一个盛极于世、生机勃勃的吉利班就此结束了。

吉利班萌生在河北梆子兴起，班社蓬勃发展的时期。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期间里，培养造就了不少文武兼优的艺术人材。在华北、东北以及上海等广大的地域里，都有过吉利班的演出活动。光绪年间进京参加了七十二个班社的大会演，与元庆班、永顺和名列前茅，吉利班独占鳌头。当时，吉利班在戏剧界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几乎波及全国。这对于河北梆子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著名河北梆子演员李桂云、宝珠锁、贾桂兰都曾拜张吉祥为师。天津河北梆子著名演员张美华（花旦）、张利华（老生）都自幼从父张吉虎学戏。郝吉荣在河北省戏校、陶顺义在天津市戏校任教，多年来培养出不少青年演员。著名

京剧演员李桂春（艺名“小鞑子”），童年入永胜和科班，出科后师承李吉瑞。

不仅如此，由于吉利班的许多演员能串演皮黄，有的还改唱皮黄，这对京剧艺术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吉利班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确实是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班社。

（邢侗、陈福生）

永 胜 和

永胜和，河北梆子（兼演昆曲）科班。该班于1885年，由当地二翰林刘源浚之子刘铁山及大翰林刘源灏之孙刘卓生创办。班址建在永清县刘斯各庄“翰林院”。

“永胜和”聘请河北梆子艺人纪发（艺名十二红）和小锅圈等为师教戏。教习从周围诸县低价买来贫家子女，三年一科。刘铁山打了头两科，刘卓生打了第三科。1914年左右散班，三科出演员七十有余。

该班一科出师，便开始演出；过三年五载，再办二科，断断续续，达三十年之久。

其演出剧目以河北梆子为主，兼演昆曲。主要剧目有《南天门》《大登殿》《挑滑车》《战宛城》《界牌关》《三义记》《牧羊圈》《蝴蝶杯》《辕门斩子》，往来大连、营口、旅顺、山东等地。在永清周围诸县，活动犹为频繁，箱不打地，兴隆一时。

演出前，“永胜和”牌子挂在台中。演员坤角甚少，男扮女妆，乐队规模文武场兼备。

该科班甚为严厉，入科者叫苦不迭。五斗高粱卖身，立下艺徒合同，生死勿论。工花脸行当者，每日倒立席筒三个时辰；工胡生行当者，铺上泼水，浑身长疥，不堪入睡；男工旦角，还要裹足三载。学员称三年做科为“三年大狱。”

该科班历时三十年，先后出科有声较望的演员有：

李桂春，艺名小达子，霸县人，工文武老生，出师后久

居上海演戏；

郝永雷，信安人，工武丑，满师后，出国演戏。1981年死于英国伦敦；

魏联生，艺名元元红，大城人，工胡生，后因奸情身亡；

大风（？），女，工青衣，建国前去台湾；

另外，泔永红、赵黑灯、张月楼、马玉亭、凤鸾（女）、郝永发等在本埠均有名气。

（金路明、吴宝祥）

附：

口述材料之一

口述人：刘德民，男，七十三岁，刘靳各庄人。

口述：我爷爷在“永胜和”班管事，班名叫“永胜和”。过去有个木牌子，挂着红绸布，牌宽一尺，长二尺，黑底金字，正楷“永胜和”，演戏前挂于幔帐。

爷爷刘殿帮带班，“永胜和”共打三班，我爷赶上两科，刘铁山打了两科，刘卓生接着打第三科。

这个班做科三年，立下生死文书，打死勿论。有的被卷进席筒挨罚，有的把鼻梁子打进去，故此人称“三年大狱”。有个叫“小锅圈”的师傅，管教武戏。三科全带“永”字。

信安有个叫大水的在这儿做科，有个唱青衣的大凤，嫁给了刘卓生。二科出来的演员有元元红，小达子，赵黑灯。

南关的屈吉凤也在这儿演过戏。

我们村还有一个姓刘的土财主，打了一个班，叫“中和堂”，因打死一个戏子，被翰林院告发，班就散了。

口述材料之二

口述人：刘凤鸣，男，七十九岁，刘靳各庄人。

口述：“永胜和”三科时，卓五爷常带剧团在本地及外出唱戏。我八、九岁时，就没剧团了。

“瞎达子”是头班科的，“小达子”是二班科的。有个叫郝大水的唱青衣，还有一个郝永雷在这科班。大风和凤鸾是好戏子，大名不知。还有一个唱穷生的叫狗油。

口述材料之三

口述人：刘万生，男，八十岁，刘靳各庄人。

口述：当时演员有个“铁锅圈”，卓五爷打戏，我看练功时，见他们打滚过门槛，练功时也穿行头。

翰林院没戏楼，演戏时搭台。

口述材料之四

口述人：芦广志，七十七岁，男，刘靳各庄人。

口述：我记得一个戏子叫大风，后嫁给刘卓生，还有一个

叫凤鸾的。

大风生一儿一女，儿子刘德震在台湾，女儿刘德惠下落不明。

“永胜和”共打三科，三年一科，铁山两科，卓生一科，都叫“永胜和”，刘卓生1924年死去。当时我十七。这个班散在我六、七岁时。

口述材料之五

口述人：马芝，男，四十岁，永清县南大王庄人。

口述：我爷马月楼(1893—1972)、马玉亭(1897—1977)，他们分别在十二岁和八岁时进刘靳各庄科班，学河北梆子。

去时，我老祖背一个、领一个，我老祖只收了每人五斗红高粱，就立了文书，生死不管，出师后才能回家。

当时，科班甚严甚苦，唱花脸的怕倒立，用席卷倒立，每天三个时辰。唱胡生的在铺上泼水，让其长疥，不倒仓。

他二人一个学“武生”，一个学“刀马”。马月楼拿手戏是“白水滩”，能从三张高桌上往下翻斤斗。

唱刀马的马玉亭，自小穿小鞋，裹脚，较一般男人脚都瘦小。

马月楼一直在衡水、山东一带唱戏，后流落于辽宁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文工团，1972年病故；马玉亭在石家庄青年河北梆子剧团，七七年病死。

口述材料之六

口述人：刘汉旭，男，九十一岁，刘靳各庄人。

口述：这个班叫“永胜和”。

二翰林的儿子刘铁山任一、二科班主，大翰林的孙子刘卓生任三科班主。大翰林叫刘源灏，二翰林叫刘源浚。

1885年左右建了此班。演员全是买的穷人子弟，三年出师，科了七十多演员。

那时候，演河北梆子，武戏是昆曲。演出的剧目有《南天门》《大登殿》《挑滑车》《战宛城》《界牌关》《三疑计》《牧羊圈》《蝴蝶杯》等。

经常到大连、营口、山东演戏，接戏的常来，箱不打地。

文场是板胡、笙、笛子，砸箱，武场也齐全。

主要演员有：

李桂春，艺名小达子，李少春的爹，唱文武老生，出师后久站上海演戏；

魏联生，艺名元元红，胡生，后江西督办李纯的小老婆勾引他，被李纯发觉，花钱买人用电刀把他杀死。

王永庆，胡生，永清河西营人。

瞎达子，胡生。（不是银达子）

赵黑灯，花脸。

大风，青衣。

凤鸾，花旦。

德 顺 和

德顺和（河北梆子科班）是廊坊市（原安次县）大南旺村王春德所办，共办两科，第一科办于光绪十五年（1889）到光绪十七年（1891）历时三年，该班出科的演员有名声的有：

崔德林（青衣、花旦），艺名“灵芝草”武清县泗村店八里庄人，是老派河北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著名演员。（资料来源出河北梆子简史第70页）

孟德云，（花旦、小生），艺名十二旦，安次县葛渔城人，是德胜和的台柱子，在北京演出曾红极一时。

顾于堂（花脸）艺名五灵童，北京人，在北京演出亦红极一时，后去大南旺村落户。

第一科开班两年后王春德曾带戏班到南京、上海、郑州等大城市演出，颇有影响，1906年王春德病故于汉口，年仅48岁。

王春德死后其子王治贵继父志又于1908年打第二科，历时三年，班名为“京都德顺和”，这一科举动较大教师即有30人，学员120人。均为附近村庄的贫家小弟，能记起姓名的有：赵德福，齐来群，小八什等人。1921年王治贵带领该班曾到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演出，营业很好，收入可观、曾轰动一时，后在东北黑河里演出时，被一军阀恶棍寻畔扣了戏箱，戏班解散，王治贵只身还乡，气愤成疾，死于1922年。

德顺和办班地点：第一科在北京草桥（鲜鱼口附近）。第二科在廊坊市（原安次县）大南旺村。

参加德顺和科班学戏的童馆，入班前，先由其家长与班主订立契约，“三年内童馆之生活费用均由班主支付，其演员收入全部归班主所有，三年内童馆死亡，班主概不负责”。这个班童馆的生活十分清苦，主食以高粮米为主，童馆三个月内必须能演自己所学角色，有忘词，动作不对时教师非打即骂。

（根据廊坊市北旺乡大南旺村王春德第四代孙王旷东口述整理）。

（刘化田）

我区清代戏曲作者

——张云骧

张云骧，字南湖，河北文安人。同光间人。赏官济南。工诗文，能作曲。有传奇一种传世，杂剧一种，未见镌行。

《桃花源》

请人以来，各家戏曲书目，未见著录。王璞题张云骧芙蓉碣传奇有云：“武陵春水唱桃花”，注谓：南湖十七岁时，谱《桃花源》杂剧，词其瑰丽。此剧，今日亦未见流传之本。

（摘自《清代杂剧全目》，卷六清末期

杂剧家作品）

洪 顺 和

洪顺和，河北梆子科班。班址在大城县大阜村。初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散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班主系本村豪绅蔡世杰（1865—1946），字子鹏，号洪宾，是光绪末科武秀才。他家产豪富又爱好戏曲，故从早年每当春、秋庙会时，便组织各处戏曲艺人，由他领班赶各处庙会演戏。在家乡附近他十分有名，称为“蔡三爷”。

1904年他在自家宅院办起河北梆子小科班，共招收六十多名年龄在12—13岁男性农村穷苦孩子为艺徒。当他们入班学艺前，都要先向班主写下“打死勿论”、“轧死不管”的六年卖身契。科班对艺徒只管吃穿，当年给每人两身外罩衣服，出外穿戴。艺徒每天两顿“二八米饭”（即大米二成，小米八成）。吃饭时不准用筷子，每人只准用一根秫秸杆，艺徒吃饭时只能用蘸、挑的吃菜办法来就饭。据称“唱戏的吃多菜要咸坏嗓子，故要加以限制”。一天两餐终年如此，并且每顿饭还不准吃十成饱。另外科班规定一人犯规要打满堂，遇有私走暗逃的艺徒要重责不赦。

院内十间南倒房当戏房练功，同时又当做宿舍。艺徒都睡草铺。班内聘请有十多位教师，有大尚屯武功教师刘虎子、孙二师傅，和冯远庄教师苏雄。还有任邱县议论堡一带的教师邢、刘、赵、许等人。科班收徒方法是在招收艺徒时，几位教师都参加。先目测艺徒的身材、五官、脚、腿、胳膊和手，再听嗓音，学说白话。最后决定能否学戏。合格

的艺徒按其本身天赋条件，对其定出各要科戏的行当，然后分交给各教师学戏。

艺徒练功每天在黎明时由教师带领，整队去村西庙前后喊嗓练念，回来统一练基功，顶、腰、腿、跟头等、随后吊嗓、练唱。天到半晌（即现在上午八、九点时）才吃饭。饭后说戏到正午十二点，教师吃午饭，艺徒歇息。过一会儿接着又是练基工、说戏、，直到掌灯才吃晚饭。饭后每晚还要练顶、腰、腿功，临睡前艺徒还要通过一次跟头。教师提出每人要过跟头数，艺徒谁欠几个跟头先是重过，再过不够数就要挨打。

当这科艺徒学艺到四年之时，据说由本县东陈村在北京王府当差的张姓太监引荐，将科班拉到北京住在一个贝勒王府侍候王爷。科班每当空闲时，除天天还要练功、说戏外，就到鲜鱼口大街戏园对外公演。还有一次进宫给慈禧演戏，她听班内胡生王××（文安辛庄人）的唱、念、做、打都好，十分高兴而赐给了“童子红”艺名。

在北京公演有两年之久，慈禧、光绪死去，京都要行国孝，停止娱乐不准演戏；该班因不能公演而无收入；又加艺徒六年期满，拔尖艺徒已被人约请出班；无奈班主将科班拉回家乡。本村姚锦堂（曾为兵部差官），听说“洪顺和”班主无意再办这个戏班，即出头商妥接办此班，将此科班改为大插班的戏班，对外仍用“洪顺和”字号。在冀中各县乡镇或津、沧、保各地，和每当农村春秋季庙会进行公演。几年后因演员流动变化，再无力组班上演而散。

但这科艺人在本县和附近各县班社，或子弟会中都成为当时演唱或教戏骨干。

（王承惠）

庆春台

清朝末年，祖居三河城南40里胡庄村的陈永中，（字荇臣，生卒不详）是个开钱粮行带磨房，兼营土布店的乡村财主。他自幼酷好戏剧，成年后又想在办戏上收入一二，在1907年春天，自费办起河北梆子科班“庆春台”。班址设在村正中，面南背北，与其家隔路相对。机构设置依生、旦、净、丑等行当分为四房。打戏房由正到厢，青一色的兰砖合瓦，明窗抢柱，其间有游廊相通，院内全部方砖地，四周高筑院墙。因陈家的房屋建筑均系楼房底坐，通常，人们又称之为“楼儿上”。

“庆春台”科班先后办班两起，每班届时三年有余，艺徒约在40人上下。

艺徒大都是穷家子弟。进班年龄在八至十五岁之间。这些儿童，由于家境贫寒，被父母忍痛送入科班求谋生之本。艺徒在科期间，“楼儿上”负责吃住。所学艺业，因人施教，三年后出科。艺徒入科，必须安分守己。练功学戏，必须唯命是从。一人犯规，责打全房，私自出逃，重责不赦，打死勿论。艺徒失踪，“楼儿上”概不负责。

艺徒做科，早起三更练功，晚上掌灯学戏。课余时间，“楼儿上”派有专人看管，练功偷懒要打，完不成定额项目要打，言行越“礼”也要打，私自串房出院更要打，故此，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谓之曰“打戏班”。

科班先后聘请了八名河北梆子艺人传授技艺。主要教师

有金豆子（胡生），黄毛子（武胡），魏胜子（武生），大生子（武丑）等。他们大部分来自河北沧州地区，艺龄较长，文武兼通。其本名及生卒不详。教学方式以口传身教为主，少有剧本。学戏之初，先比较系统地分行当包教念、唱、作、打等基本功。后来便聚集各房拉路、搭架、排演剧目。所有剧目中的坤角皆由男性反串。所教剧目有《辕门斩子》、《三岔口》、《金钱豹》、《南天门》、《走雪山》、《斩华雄》、《华容道》、《水火棍》、《破洪州》、《杀庙》、《桑园会》、《张包捧子》、《大登殿》、《探别、搬窑》、《二进宫》、《清官册》、《辛安驿》、《铁弓缘》及《牧羊圈》等四十余出。

开科八个月后，即1907年秋，班主陈永中又出高薪聘来河北梆子名角海棠花（青衣）、海棠红（胡生）、水鲜花（花旦）、石麻子（红净）等七人，并购置全套大箱成立了戏班，称做“大班”实行教艺演出并举。时正值演出旺季，便到各地搭棚演出。是时，头班艺徒中的佼佼者也被选入大班随班演出。艺徒演出不发工资，收入纳归班主。第二年麦收前扣箱回科，接续艺业。受聘艺人则被奉养起来，间或参加教戏，直至演出旺季的到来，历年如此。大班活动地区主要在本县及香河、宝坻、蓟县等邻县村镇。

1910年8月，头班中三十名艺徒满期出科，主要的有本县皇庄乡大枪头的“吴三侉儿（小旦）、新集镇的刘指儿（武生），东营的魏毛子（老生）和蓟县马道的康秃子（小生）等。这些人出科后，全部自谋生路，大部分受聘到当地及外地戏班靠演戏为生，其去向及活动情况不可考。

1910年秋后，班主陈氏又广贴告示，用同样条件招收了

四十名艺徒，以同种形式再办科班，名曰“二班”。该班艺徒1913年底出科。比较著名的艺徒有本县大蒋庄村大马武（文丑）和小马武（武丑）兄弟二人。新集的张晓友（武生），平谷县的姜二头（武生）、蓟县的筱侔儿（刀马旦）等。其中的小马武八岁学艺，与其兄均系连做两科之高徒，早在头班时就被选随大班演出，曾给红净石麻子所饰关公充当马童，初登舞台就小有名气，出科后在红庄“永盛和”戏班及京、津、东北各大戏班搭班演出。拿手剧目有《三岔口》，《金钱豹》等。功底扎实，动作灵巧，体轻似燕，连翻数十个斛斗神态自然，为各地戏班争相聘请，解放后在本县乡村剧团任教师，1952年去世。

自1907年至1914年的七年之间，庆春台每年供养艺徒近四十人，聘请教师八人，演员七至十人，加之文武场、衣箱、伙房帐房，写头等十余人，总共有六十以上，各项开销甚大，而收入远远小于支出，致使钱粮行和土布店先后关闭，待“二班”艺徒出科之后，“大班”的演员阵容大大削弱，演出数量、质量概不如前，常因写不出台口发生经济危机。班主陈永中养班困难，更无力招收第三批艺徒，于是在1914年（民国3年）春节过后，发给教师、演员每人铜钱两吊，打发各奔前程。至此，历时七年的“庆春台”河北梆子科班宣布散班，其箱底于1917年被本县红庄“永盛和”戏班所购用。

（提供资料：埝头孟祥合，胡庄陈凤岐、陈焕烈、李起、刘长文，皇庄刘长海，大薄庄李宝银）

（赵银）

耕 读 会

一、概况

霸县王庄子，一九五八年前称下王庄。这个村庄在一百二十年（清同治初年）前，即建立了业余昆曲子弟会。过去，青少年入会学戏，第一出启蒙戏是《渔樵耕读》，即以此戏之意，取名“下王庄耕读会”。同时，也有边耕边“读”——农民演唱戏曲之意。

“下王庄耕读会”渡过清王朝、中华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历经义和团、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战火和动乱，一代传一代，直至今天，延续百余年而不辍。

解放前的“下王庄耕读会”，数代演员大都没有文化，更无人懂得曲谱，学戏全靠死记硬背，而且从来没有女演员。解放以后，“耕读会”改名为“下王庄昆曲剧团”。一九五五年，有了第一代女演员。七十年代末期，一代有文化的男女青年成为剧团的新鲜血液。

过去，“耕读会”以演唱昆曲为主，兼有高腔（弋腔），后来，弋腔渐泯。五十年代中期，在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徐世义主持下，请信安人孟会川来王庄教授京戏（孟会川，旗籍，无子女，老夫妻寄居王庄八九年，一九五五年死于王庄，终年七十多岁）。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结尾时，演出一场昆曲《石秀探庄》，其后十二三年，王庄剧团没演过昆

曲。“文革”期间，成立“王庄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老俩口学毛选》、《红大嫂》以及其它小型节目。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老演员们再度上演《石秀探庄》，恢复了“业余昆曲剧团”的活动。一九八一年，天津人渠天凰来王庄教了一出柳子戏《锯大缸》（即《百鸟朝凤》）。今天的王庄剧团，以演唱昆曲为主，兼有一些京戏、评戏和柳子戏剧目。

二、“耕读会”的活动

“下王庄耕读会”的教学和演出活动，多在冬春两闲季节。每年秋后收藏已毕，管事人说：“来吧，咱们学戏吧！”炭火、灯油钱由会员们大家凑，叫做“写布施”，各人量力而行，不论多少，管事人往往比别人多拿钱。每晚轮流值日，生火烧水。轮着谁烧水，谁从自己家里抱柴禾。所有演职人员，不论参加教戏或演出，均不取报酬。

“耕读会”演唱昆曲，一代传一代，在本村只有简单的入会手续，没有拜师收徒的礼仪，没有个别的师徒关系。会员之间，仍旧使用原来乡亲之间的称呼，该叫爷叫爷，该叫哥叫哥，长辈对晚辈则直呼其名。

孩子们入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自己喜爱唱戏，由本人或家长向管事人提出要求入会；另一种情况是管事人看这个孩子“有绺儿”（条件好，有培养前途），邀请他入会。每年“腊八”是下王庄庙会，“耕读会”“摆会”三天，晚上演戏、白天集中聚餐，在会的人全都参加，每天吃一顿。“摆会”的开支，是向会员们“化布施”，大家凑钱。谁家负责“摆会”治席，还要赔些钱进去。凡是自己要求入会的，从第一年起就同大家一样出一份钱；而被邀请入

会的，三年白吃，不拿钱。

青少年入会，没有仪式，不拜神明，由管事人嘱咐几句：“要听老师们的话，要守规矩”则已。但是，学了戏，担任了角色之后，不能随意不参加演练和演出活动，以免影响整体。每逢出村演戏，对青少年会员要求甚严，不准单独或少数人随便活动，以防出事。在“下王庄耕读会”里，全是老实巴脚的庄家子弟，许多年来，未曾出过任何违犯规矩的事件。

每年“腊八”庙会，“耕读会”搭台唱戏，本村有棚匠，义务搭台，不要工钱。戏台扎得十分美观，下有台面，上有罩棚。腊六、腊七、腊八，唱三天，有时包括腊九，连唱四天。丰收年景，旧历年和正月十五还要唱，每次也是三至四天。年节是三十、初一、初二，或加初三，然后是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灯节。有的年头，正月十五在大河里将几条大船并在一起，在上面唱戏，叫做“河戏台子”。河戏台子不搭罩棚。

每年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还要扮上戏到周围各村去唱。到了个村，村里鞭炮齐鸣，男女夹道欢迎，以糖果烟茶招待。演完了一村，再走一村。这样的演出形式，谓之“地腔”。外乡外村庙会，“下王庄耕读会”应邀前去演戏，叫做“出会”。因红白喜丧等事，被请到固定地点唱戏，谓之“坐腔”。

每次演出前，有简单的“拜台”仪式，在后台挂着一张“老郎神”的画像，全体演员焚香叩头。有的老艺人还要在每次上场前向“老郎神”像作揖。除此而外，没有更多的礼仪和忌讳。

“耕读会”的活动范围，一般在方圆数十里内。

三、提高的途径

多年来，“耕读会”的成员中，一些长相、嗓音条件比较好，学戏较有出息的人，往往外出搭班学戏唱戏，并以此谋生。从王庄出身的昆曲演员，凡是技艺较高的，无不走过这样的一条道路。像郭蓬莱、樊志清、王老五、王树云、王小小儿、杨葫芦蔓、邱惠亭等人，都是先在本村“耕读会”学了几出戏，然后出去搭班，在外边唱红了的。旧社会的艺人，不像现在国家剧团的演员，参加剧团后，就有了固定的工作，在剧团安家立业，生活有了长远的保障。那年代，艺人们能搭上班，就唱戏，搭不上班就回家。这些从王庄出去学戏唱戏的人，总是一段时间在外，一段时间在家。他们回到家乡，仍旧是“耕读会”的成员，照常参加“耕读会”的活动，把在外边学到的唱作功夫，传授“耕读会”的其他成员，使整个“耕读会”的表演水平得到提高。

同时，各地戏班有一些家乡遥远或无家可归的艺人，每当戏班停业，不能演戏了，就要找个栖身吃饭的地方。像王庄这样的昆曲之乡，就成了昆曲艺人们比较理想的“打冬”之地。一些季节性戏班，一到冬季煞了箱，不少艺人来到王庄，把他们各自擅长的行当教给“耕读会”的人们。这其中，有不少是北方昆曲的知名演员，像徐廷璧、陈荣会、黄荣达（狗爷）、李益仲、高世麟、郝振基、郝树基等人，都曾先后在王庄“打冬”教戏。

这样的“走出去”和“请进来”，使“下王庄耕读会”的昆曲表演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受到群众欢迎，得以延续和发展。

解放后，王庄业余昆曲剧团受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的重视，经常到本县胜芳、信安、杨庄、康仙庄、王泊、煎茶铺、靳家堡等地演出；外地一些文艺团体，如北京军区文工团、河北军区文工团和唐山地区文工团等曾来王庄观摩演出。这些活动，对于王庄剧团成员提高技艺，开阔视野，都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四、“耕读会”的管事人

“耕读会”的管事人，历来都是在本村有一定地位和威望，而且对于昆曲比较谙熟的人。他们不仅不从“耕读会”取利，反要比别的会员多出钱、多出力。管事的一般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人为大管事，统管全会，别的管事人各有分工。遇有大事，管事人集体商定。在王庄，“耕读会”管事人是很受尊敬的。

现在人们能够记得的最早管事人是金满堂（1848—1938），他从清光绪初年开始管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九十岁高龄去世为止，在“耕读会”做大管事约六十年。金满堂死后，他的儿子金志仁管事大约十年。金志仁管事，其能力威望远不如其父，对昆曲艺术也不甚精通。

与金满堂同时管事的，还有一位王三爷（1855—1938），于昆曲比较精通，管事有方，在会员中很有威望。每逢出会，他怀抱一面蓝色会旗，昂首方步，走在前头。在他身后是两面狗牙大旗，再后边是别的旗幡、吹打班子和演员们，依次行进，极有排场。

与金志仁同时管事的，还有胡万君和袁世佩，演出时金志仁打马锣，袁世佩打水镲。

解放后，范宝珍（1900—1978）首任“下王庄昆曲剧

团”团长，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禁演昆曲为止。

从一九七七年至今，剧团团长由杨宝君（57岁）担任。

解放后，剧团的历届负责人，大都又是村政府和生产队的干部。村、队干部即使不参加剧团，也都热心支持剧团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邪风刮到王庄，一些人要烧毁戏箱蟒靠、盔头切末等。党支部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顶着逆风，带头隐藏戏箱。民兵连长家里也保存了一箱蟒靠，使大部分价值较贵的戏箱行头免遭焚烧。

五、几代主要演员和乐手

一百多年来，“耕读会”一代传一代，大致上可分为六代人，历代主要演员和乐手有：

第一代

郭蓬莱（1859—1920）。艺名郭达子，因其嗓音特优，被誉为“铁嗓子”，是当时冀中一带超群绝伦的昆曲名角儿（详见郭蓬莱传记）。

王老王（1835—1905），工红净，嗓音洪亮，与郭蓬莱并称“铜嗓子”，清末曾在北京进醇亲王府唱戏。

第二代

樊志清（1871—1940），擅演老生、红净，多年在京南一带跑大棚唱戏。清末进醇亲王府唱戏，第一出唱的是《铁冠图》。甚受醇亲王赏识，赐名“来喜儿”。

王义汉（1880—1957），鼓师，粗通文墨，在当时一般艺人没有文化的情况下，显得知识较广，懂戏较多，且热心传艺，人望颇高。“下王庄耕读会”演出的《渔樵耕读》这出戏，就是由他传下来的。他去世的时候，“耕读会”会

员们扮演《渔樵耕读》为他送丧。

王树云(1882—1938)，工包头戏(青衫)，扮相端凝，唱腔委婉，做功细腻，常在京、津、保一带搭班唱戏。二十年代初期他曾被邀请到山东济南在山东督军韩复榘办的戏校教唱昆曲。韩复榘是霸县台上村人，离王庄十二里。因桑梓之谊和王树云等人所请，韩复榘曾捐赠王庄耕读会银洋三百元，添置戏装。抗日战争爆发，王树云辍业在家，为村里应公差做饭。一九三八年日寇扫荡，火烧王庄，王树云被炮弹击中，重伤倒卧村头，被野狗啃得只剩一具头颅，年仅五十六岁。

第三代

杨和舫(葫芦蔓)(1897—1920)，唱二出戏(旦角)，扮相娟美，身段洒脱，嗓音娇脆。表演甚富魅力。少年入“耕读会”，从王树云学唱《佳期》等。后到束鹿旧城演戏，一唱即红，极受欢迎。群众中流传“三天不吃饭，看看葫芦蔓”的佳话，许多人为之入迷。当地有一财主王祥斋，自己已有二子，又认葫芦蔓为义子，家业三分。葫芦蔓二十四岁在王庄结婚，婚后不久即染病身死。死前哀叹自己“事比天高，命如纸薄”。

王瑞常(王小小儿)(1896—1918)，唱青衫改红净，也是从王树云学戏，并随其外出唱戏，二十三岁病死异乡。

邱惠亭(1898—)，艺名小惠，工武生兼能花面，是同代艺人中之硕果仅存者。他九岁入“耕读会”向郭蓬莱等前辈艺人学戏，十三岁下京东入“同乐班”，拜昆曲名演员郝振基为师。十四岁起参加高阳“庆长班”。十七岁在西淀马村“合顺班”。曾到北京进三太格格(宣统帝姑母)府演

唱《芦花荡》饰张飞。十八九岁往来于文安县“元庆班”和新城县“宝山合”班，长期与昆曲名净侯玉山同台演出。先后拜师裴荣庆、李文榜、李益仲、徐廷璧等。二十八岁入束鹿县“祥庆社”，三十岁曾加入“荣庆社”。邱惠亭唱做兼长，武功扎实，特别腿功高超。拿手戏有《夜奔》、《夜巡》、《探庄》、《蜈蚣岭》、《芦花荡》等。曾与王树云一起到山东济南韩复榘的戏校任教。在本村，后几代演员大都经他传艺。抗日战争期间，戏班告散，他每年冬春两闲到王疙瘩村教戏。当时日寇经常扫荡，他们白天跑情况，晚间掌灯学戏。有一次邱惠亭跑情况跑到煎茶铺，藏在稻草垛里，日本鬼子用刺刀朝柴垛乱刺，一刀扎中他的脚心，不敢出声。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他在王疙瘩教戏七年，培养出郭月堂、刘少青、尹宗连等一批农村业余昆曲演员，为昆曲艺术在民间多保留一条枝蔓做出了贡献。此外，他还曾在南柳头、小王场和张坨等村教戏，生徒颇多。一九五九年，被聘请到天津戏校任教五年多，从其学习昆曲的有何勇全、翟文森、阎邦建、郑惠玉、何宝臣、渠天凰、陈文良、黄淑英、王世林、佟秀兰、武晓忠、贾京柱等十二人，现在大都是天津市著名戏曲演员。一九六五年回村养老。邱惠亭曾在北京、天津、保定、沈阳、抚顺，以及霸县、安新、文安、高阳等地演出，曾经同台演戏的昆曲演员有白云生、白玉田、侯玉山、侯益隆、高五壮（郎白五）、高智申、康希文、双春、田瑞亭等。

第四代

目前七十岁左右的这一代演员及其以后的几代演员，基本上没有外出搭班唱戏的人。这一代人二三十岁时，正当抗

日战争的动乱年代，百艺萧条，昆曲也从此一蹶难振。这一代演员的艺术水平，虽然比他们的前代要低一些，但是，对于北方昆曲能在民间保留一角阵地，顽强地延续下来，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其中水平比较高的有韩绍信（66岁）、谢从义（70岁）、郭德义（70岁，郭蓬莱的孙子）等。特别韩绍信粗通文墨，知识较广，曾从邱惠亭学习《倒铜旗》、《三挡杨林》、《通天犀》、《丁甲山》、《宿庙》、《宁武关》《芦花荡》等大武生戏和花脸戏；从王树云学习《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等包头戏；从樊志清学习《十二连城》、《铁冠图》、《闹昆阳》、《华容道》、《霸桥》等老生戏和红净戏；从王义汉学习《渔樵耕读》等；从康希文学习《青石山》、《百花点将》等小生戏。韩绍信对昆弋两腔、文武生旦无不通晓，许多后代演员皆他所教。王三爷和王义汉临去世前，曾把一些昆曲剧本传给他，可惜在“文革”中全被查抄焚毁了。

第五代

这一代主要有范德山（53岁，小生）、杨宝君（57岁，旦角）、邱双民（45岁，武生，邱惠亭次子）、王直（44岁，吹笛兼其他乐器）等。正是这一代人目前主持着王庄昆曲剧团的工作，直接传带青年一代。他们大都在“文革”前就有了相当水平的表演技艺，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文革”结束，又从他们开始重振锣鼓，再兴王庄昆曲剧团。而且，他们这些人多任村、队干部，是责任重大的一代。

就是从这一代人开始，王庄昆曲有了第一批女演员。过去，“耕读会”从来没有女子参加，不论生角旦角，全由男演员担任。早年，王庄南洼的水还没有退下去，洼里长满了

芦苇，妇女们很多人从事织苇席的副业。她们受父辈和兄弟们的影响，一边织席，一边哼唱昆曲，觉得很有兴致。一九五五年，张秀荣（21岁）、王素芝（24岁）、胡占芬（18岁）等三个姑娘，请求韩绍信教她们唱戏，韩绍信欣然应允。于是，她们白天织席，晚上自己凑钱打灯油学戏。第一出戏学的是《水漫金山寺》，张秀荣学唱白素贞，胡占芬学唱小青，王素芝学唱法海。由于王庄人有演唱昆曲的传统，三个姑娘的父母都支持她们学戏。特别是张秀荣的父亲张学福，他自己就是个昆曲爱好者，会不少戏。每晚秀荣学完戏回到家，他扣着板眼，叫女儿把刚学的唱段复习一遍，然后才让睡觉；第二天一早，他坐在炕边，叫女儿把头天学的戏演唱一遍，才让起床。过了几个月，村剧团团长范宝珍知道姑娘们正在学戏，非常高兴，他说：“不要让姑娘们自己打油了。”从此，村剧团负担她们学戏的灯油费。她们先学唱腔，后学动作，一边织席，一边练唱。早起来抓苇，边走边练动作。头一年就学会了《水漫金山寺》、《春香闹学》和《青石山》等三出戏，到春节正式参加剧团的演出。女演员初登王庄昆曲舞台，受到全村父老姐妹的欢迎和重视。每晚演出前，张秀荣的父亲在前边给她打着灯笼，弟弟跟在后边替她拿着东西。演出当中，女演员一下场，大家立即把火炉让开，叫她们烤一烤。现在，张秀荣已经五十岁，回忆起二十九年前，风华正茂，登上舞台演戏的情景，仍旧那么兴奋，那么甜美。

继张秀荣等三人之后，过了七八年，又有邱双花、樊西清、邱二藕等一些姑娘学演了昆曲《探亲记》。张秀荣们都还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到邱双花们这一批，则都是有

文化的知识青年了。

王庄昆曲剧团，从第五代演员开始，发生了两个飞跃性质的变化：其一是开始有了女演员；其二是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进入剧团。

第六代

目前，正活跃在王庄业余戏曲活动中的一批青年人，我们把他们算做第六代。这是崭新的一代，他们普遍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程度，不但能唱昆曲，而且能唱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和柳子戏，还能演唱现代歌曲。这批青年演员主要有：小生王慧娟（女，21岁）、刀马旦袁小萍（女，21岁）、旦角戴俊玲（女，20岁）、武丑王小当（20岁），乐队成员：范振华（37岁）、化国正（37岁）、范红良（22岁）、杨永生（22岁）、范红柱（22岁）等。

在这一批人员中，三十七岁的范振华，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他能掌握几种乐器，也能演唱。特别优于其他成员的是，他具有一定的乐理知识，能记谱，能编曲。现在王庄青年演员们和乐队使用的附有曲谱的昆曲剧本，都是他根据老艺人的演唱，记录整理下来的。从此，王庄剧团的演员学戏，不再单凭口授心记，几个月才能学一段唱腔；而是有本可据，有谱可依，比过去学得快学得准了。过去许多剧目，往往随着老一辈艺人的逐渐逝去而失传，现在，一部分剧目经过范振华等记录成本，则可以保留流传下来。王庄过去演出的昆曲《白蛇传》，缺少“饮雄黄白蛇现形”一折，经范振华依据京戏唱词，改编后谱以昆曲唱腔，增加了《酒变》一折，使全剧得以连贯。

近年，王庄子为专业剧团培养输送了两名青年演员，一

一个是邱惠亭的孙女邱玉芬，一九八〇年加入保定地区河北梆子剧团；一个是邱惠亭的孙子邱根柱，一九八三年加入雄县河北梆子剧团。

六、剧目

“耕读会”以至王庄昆曲剧团掌握和曾经上演的剧目共有八十六个。其中：

昆曲六十七个：《九莲灯》（宿庙、指路、界牌关、求灯）、《大赐福》、《下河南》、《三打祝家庄》、《义侠记》、《三挡杨林》、《三盗紫金冠》、《牛头山》、《反西凉》、《天罡阵》、《五台山》、《白蛇传》（断桥、酒变、盗草、水漫金山寺）、《打孟良》、《打焦赞》、《打韩昌》、《打虎》、《打店》、《打刀》、《白水滩》、《出关》、《关公训子》、《安天会》、《宁武关》（对刀步战、辞堂、别母、乱箭）、《快活林》、《吃醋》、《兴隆会》、《百花点将》、《夜奔》、《夜巡》、《芦花荡》、《青石山》、《虎牢关》、《罗艺斩子》、《刺虎》、《佳期》、《点魁》、《春香闹学》、《昭君出塞》、《背娃子入府》、《钟馗嫁妹》、《挑滑车》、《铁弓缘》、《倒铜旗》、《通天犀》、《借靴》、《探庄》、《探亲记》、《寇荡》、《盗骨》、《琴挑》、《棋盘会》、《蜈蚣岭》、《雅观楼》、《渔樵耕读》、《醉打山门》、《激良》、《闹昆阳》（昆弋）。

弋腔（高腔）十个：《一两漆》、《水牢双合印》、《华容道》、《遥祭》、《回杯记》（探监）、《炸冰》、《十二连城》、《河梁赴会》、《龙凤佩》、《八仙庆寿》。

京剧七个：《大登殿》、《玉堂春》、《打渔杀家》、

《宇宙锋》、《豆汁记》、《武家坡》、《赶三关》。

评剧一个：《天河配》。

柳子戏一个：《锯大缸》。

（访问邱惠亭、韩绍信、杨宝君、郭德义、邱双民、范德山、樊锡阁、张秀荣、谢庆才、王海波、王如波、金志林、王直、范振华、樊永志、范宗连、邱双计等记录整理稿）

（田中玉 刘琦）

我区清代戏曲作者

——孙致宽

孙致宽，字容甫，县之北岸村人。性，孝友乐善不倦。通文学，兼善绘事。常悯世人，溺于口腹酒色及赌博、鸦片，因而破家亡身。遂取苦海回头之义，作《五回头》戏剧。即俗所谓吃、喝、嫖、赌、抽五恶行也。前后二折，一表演五种殉欲人，迷途知返状况，二则写其改过得善果也。其宾白词句，在在警人心目，可谓社会教育之先觉者。又绘指路图一幅，为初涉世途者，辟一康庄大道，余作诗词训诫篇。衰然盈寸，除劝善规过外，无一语吟弄风物，其文艺中之有首者欤。

（录《霸县志》卷五艺术目）

瑞 庆 恒

瑞庆恒，河北梆子班社。于1882年，由河北省永清县李家口村人张宗（又名张会林），倚当地李财主之势所办。班址设在大楼。

“瑞庆恒”从外地延请侯、曹二位艺人为师授艺，教习从附近买来的贫家子女。入科时，要立下契约，死生勿论，六年出科。做科期间，不准擅自出门唱戏。

“瑞庆恒”只打一科，满后改为戏班。主要演员有：王海龙，男，工武生，土楼村人；三梨，男，工丑行，李家口村人；孙二子，男，工末，李家口村人；王大贵，男，工青衣，李家口村人；对眼红，男，工胡生。

“瑞庆恒”往来永清、霸县、固安、文安诸县演出。其主要剧目《火焰驹》《赠绉袍》《辕门斩子》《调寇》《蝴蝶杯》《芦花记》《牧羊圈》等。

1912年，张宗为斗殴事，被人告发，入狱身亡，是年班散。

1926年，其侄李登汉重整旗鼓，再办“瑞庆恒”，仅活动二年，便告夭折。

（金路明、吴宝祥）

口述材料之一

附：

口述人：张福臣，男，七十九岁，土楼村人。

口述：李家口张宗打戏在土楼，叫“瑞庆恒”，张宗的弟弟给了土楼李财主，叫李子珍，张宗借弟势办班。

三梨唱丑，王大梨唱末，小歪辫唱武生，王大贵唱青衣

口述材料之二

口述人：韩增泉，男，八十岁，土楼村人。

口述：张宗（张会林）。头科打戏，往下不是打戏，是戏班。唱胡生的赵三为，土楼人，常在天津唱戏，后来当了老板。赵宝田唱青衣，还有一个大贵，一个大鸾，都是科出来的。这戏班叫“瑞庆恒”。

张宗1852年生，1912年死。1882年打戏，只打一科。师傅姓曹，人称曹老板，南方人。

学戏的要定六年合同，打死白打，跳井投河与东家无关。

口述材料之三

口述人：孙少先，男，七十八岁，土楼村人。

口述：这个班叫“瑞庆恒”。班主张宗打了一科，后来李登汉办成戏班。李登汉是财主李子珍的侄子。

张会林是李家口人，也叫张宗，他来土楼打戏。

1912年，因打架出人命，吃官司，死于囚牢。

前一班是科班，后一班是戏班。“三梨”、“孙二子”全是一班科的。这个班还有个胡生“对眼红”，刘廷顺（打杂的胡子）。三梨唱丑。一九二六年成班，总共不到二年，只在天地庙过了一个年。

张宗就打一科，坐牢一死，班就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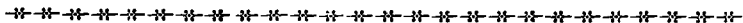
口述材料之四

口述人：宁永坤，男，六十一岁，土楼村人。

口述：土楼“瑞庆恒”1912年散班，1926年李登汉又组班，

二年就散了。头科演员有唱武生的王海龙，唱丑的三梨，唱末的孙二子。

主要演出《火焰驹》《赠绉袍》《斩子》《调寇》《蝴蝶杯》《芦花记》《牧羊圈》等戏。



致 读 者

郝永雷先生是一位爱国的艺术老前辈。郝老先生是霸县信安镇人。早年为生活计，漂洋海外，多半生活在德国、英国等地，从事于京剧演出和教学，对向外国人民传播祖国的京剧艺术，作过积极的贡献。

本《戏曲志》编辑部，已把编写郝先生传记，列入《廊坊戏曲志》人物传记部分的编写重点之一。

前一阶段，本编辑部经与郝先生的英国夫人书信联系，及霸县文化馆同志的努力，已收集到郝先生的部分资料。但，这些资料，对完成郝先生传记的编写任务，尚有差距。

为把郝先生传记写得更为充实和丰满，本编辑部特向读者、尤其向郝先生生前友好及知音，发出此项征询启示。敬请您，把您所了解的有关郝先生的生平及业绩，不拘点滴，以撰稿、通信、电话联系等方式，告知我们。我们在此表示极大的欢迎和谢忱！

此致

敬礼！

廊坊地区《戏曲志》编辑部

敬启

永 乐 班

永乐班，“东路蔓子”（即评剧前身）戏班。1906年，为永清县西庞各庄农民安明璧，与本村戏曲爱好者自愿集资所办。从三河县聘请“落子”艺人陈玉玺、疙瘩红、马天为师。令其子弟入班学艺，农忙种地，农闲学戏，班名“永乐太平会”。

该戏班表演以二人对唱形式为主，没有坤角，男扮女妆；念白，唐山一带乡语甚浓，颇似如今《杨三姐告状》中杨母的道白；伴奏以霸王鞭开道，小锣打节奏，板胡为主弦，辅之简单的锣鼓；唱腔也较为简单。

后来，由于不断发展、变革，霸王鞭、小锣改成了梆子，锣鼓经也吸收其它剧种之长，弦乐除板胡外，又配之南胡、四弦、笙、笛等。演员由二、三人，转为多人。演出剧目也由小型变为大型，表演从对白、蹦跳、叙述，到重视身段，并能根据情节创新腔。整个发展过程在三十年左右。

“永乐太平会”计有演员二十八人，班社论绪排辈。规定了“海、罗、桂、维、香”五个字，“永乐”占罗字地位。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本地和附近的固安、胜芳、文安、牛驼、霸县一带。演出剧目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东路蔓子阶段有《双锁山》《小放牛》《告扇子》《丑开店》《双吊孝》《回杯记》等。

评剧阶段，除保留以上剧目，又增加了《三节烈》《六月雪》《杜十娘》《王少安》《花为媒》《小过年》《豆汁记》《桃花庵》《苏小小》《珍珠衫》等。

“永乐班”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三六年，教出两代演员，其较有名望者是：

吴寿朋，艺名小元宝，男，工青衣花衫，系著名评剧演员喜彩莲的启蒙老师。先后在天津、北京从艺，一九五三年病故；

杨兆忠，艺名黑泥鳅，男，工彩旦、老生，1974年病故天津；

杨成立，男，工花脸、老生，曾参加慰问团赴朝演出。一九七七年病故；

李小楼，男，工小生，一九五九年病故；

此外，郑广文，高怀林，郑竹亭等，均系班内有一定造诣的演员。

（金路明、刘强帮）

附：

口述材料之一

口述人：

贾景芬，男，七十五岁，西庞村人；

张金榜，男，八十一岁，西庞村人；

张金生，男，七十八岁，西庞村人；

郑成贵，男，七十二岁，西庞村人。

一九〇六年，西庞村安明璧，与村中爱好者联络，于三

河请来三个落子师傅：陈玉玺（多面手）、疙 瘩 红、马傻子，又叫马天，在庞各庄办班，班名“永乐”。后来统称“永乐太平会”。那时未演变成评戏，自称是东路蔓子，因同时还有西路蔓子。

开始用霸王鞭打板眼，有简单的锣鼓点子，一般二人演者居多。后来改由竹板打板眼，有较多一点的锣鼓点子，伴有板胡等乐器。

后来改用梆子打板眼，锣鼓点吸收了其它剧种之长，掺入比较复杂的锣鼓经。乐队也除板胡为主之外，配有南胡、四弦、笙、笛等。上场演员也由二、三人转为多人。由小型剧目演变为大型剧目；表演从对口蹦跳、叙述唱工，到重视身段，并能根据情节创新腔。此时叫评戏，整个演变有三十年左右。

这个班包括东、西庞各庄，共计有演员二十八人。有名的演员有吴寿明（艺名小元宝）、杨兆忠（艺名黑泥鳅）、郑光文（方中业）、李小楼、赵义和、高怀林等。第二代有杨成立、郑竹亭。

活动范围只是当地或附近各大城镇，如固安，胜芳、信安、牛驼、霸县等。戏班规矩：凡属东路蔓子行当，以五个字论绪排辈，规定了“海、罗、桂、维、香”五个字。庞各庄班给罗字。

演出剧目，蹦板阶段有《双锁山》《小放牛》《告扇子》《马寡妇》《丑开店》《双吊孝》《回杯记》等，

评剧阶段，除以上剧目，又增加《三节烈》《六月雪》《杜十娘》《王少安》《花为媒》《打城隍》《小过年》《豆汁记》《桃花庵》《苏小小》《珍珠衫》等。

艺人归宿：

①吴寿明，成名后在安东办班，收下了喜彩莲、喜彩春两个徒弟。先后在天津、北京作艺，1953年病故；

②杨兆忠，1974年病故天津。

③李小楼，小生，1959年病故家乡。

④杨成立，会戏多，戏路宽，曾赴朝慰问。1977年病故家乡。

⑤郑竹亭，现在北京老艺人评剧团当顾问。

其他，郑广文，赵义海，赵义和，高怀林，杨文玉等均病故家乡。

口述材料之二

口述人：郑成良，男，六十岁，永清县西庞各庄人。

口述：东路蔓子，也叫蹦板，因为唱时打竹板。当时，全是三二人演，大部分是对唱，如今的《丢印》，小生唱一段，小旦再唱，从头至尾唱，还保留蹦板影子。那时，道白全是唐山口音，跟现在《杨三姐告状》的杨母道白相仿。

鑫盛和

鑫盛和戏班，（河北梆子），成立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同年秋解散，班主是朱广发，安次县小益屯人，家境贫穷，自幼酷爱戏剧，把全家仅有的三亩七分五土地中的二块地典当与别人，伙张发（安次县马子庄人在戏班当过老板）郑很水（安次县李庄人，在戏班当过写头）成立了“鑫盛和”戏班，朱广发用典当出的二亩地从天津买来一些旧行头和锣鼓家伙，同时邀请一些演员，其中有一位鼓师叫王凤歧，带女徒弟杨玉仙。这个班活动在安次、永清、固安一带，从春季到秋季不到一年，最后赔了钱，散了班。其主要原因是外受土豪劣绅、官兵，土匪的欺侮，内因戏班内部的乱事纠缠，三个人赔的钱最后一算帐都落到朱广发一人身上，他不到一年赔了二亩地，得到的是破行、头锣鼓和等着要工资的王凤歧师徒二人。

朱广发赔了钱，散了班，还死不甘心，又叫他的侄儿朱占魁拜王凤歧为师学戏，朱占魁天资聪明，勤学苦练，嗓音宏亮，不到两年，学会了《走雪山》《桑园会》《三疑计》《斩子》，《四郎探母》，《空城计》等十余个戏。这次自己没成戏，由小达子介绍，朱广发，张凤歧、朱占魁，杨玉仙搭了北京郊区十三陵，老君堂、张钧办的六合班，活动在京郊一带，朱占魁的老生戏颇受当地群众的欢迎。1925年四人又下了关东，搭“义盛和戏班”1926年又经人介绍到天津三

不管，“玉林春”唱戏，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其妻被人抢走，生活更加没出入，而弃艺当兵。

(邢侗)

福 順 和

刘瑞芬（老生）艺名小回子新城县五里铺村人，

王海亮（武生）霸县岔河集人。

这个班的特点是戏班带学员制，请来一个师父叫宋明珠，带出来几个徒弟，后来在地方上知名者有：

小根（周希春）工青衣，霸县圈子村人。

他们主要活动在霸县、雄县、文安县、永清县、新城县、固安县一带，于1926年解散。

(邪佞)

永 盛 和

光绪年间，三河县张庄村李氏财主六东家的独生子李印林（字汉青，1890—1931）除经营四百亩耕地外，还在新集镇上开“德钱勇”烧锅一处和“人和”旅店一处。李氏从小富生富长，为所欲为，长大后盛气凌人，挥金似土。因其在弟兄大排份中居为老四，根据他的性格特征，当他人赠其绰号“四家败”。

李印林很喜好戏剧，每逢外地戏班到来，他总是不约而至。一次四家败与其跟班李银乔、吕荣斋主仆三人逛完庙会后来到了戏班下处（旧时唱戏人的住地），所有演员对其视若无睹毫不理会。李印林自觉没趣，一怒之下，决定自己开办戏班，以示其威。于是派人买来几年前散班的胡庄“庆春台”梆子科班的全套大箱，又四处调请演员，张贴告示。在张庄村头高搭戏台，邀请亲朋挚友，连续演出半月有余。并请人为其起名“永盛和”河北梆子班，时民国五年（1916年）。

“永盛和”梆子班的演职员均系李氏从各地招聘的戏曲界名流。如花旦水鲜花，文丑蔡德明，武丑贾洞子，花脸双唐，武生刘明楼，青衣海棠花，胡生海棠红，黑头邝秃子，红净石麻子和司鼓张久成等。“庆春台”出科的著名文武丑大马武、小马武二兄弟也来参加演出。此外，“永盛和”还与天津各大戏园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双方演员互相借调，往返频繁。1923年春“永盛和”到遵化演出，与一个实力较

强的戏班打了对台，眼看观众一一被对方吸了过去。管事火速打马向“四家败”汇报，李氏闻讯大惊，当即取出名片，派人赶到天津，借调双套的青衣、老旦、武生、胡子共八人，直奔遵化，顿时局面大变，迫使对方转了台口。

由于各地名角的到来，“永盛和”曾显赫一时，所到之处，震动很大。该班每年除麦、大二秋扣箱回到新集客店休息以外，其余时间均在外地赶庙会或设台口演出，演出收入归演职员所有，只有少量纳归班主。

“永盛和”成立十余年间，演员虽流动频繁，但全班人等始终保持在50人上下，衣食住行由李氏大包大揽，加之李氏争强好胜，挥金如土，经济状况日趋消弱，据当地人讲，仅遵化一次对台戏，四家败便赔进新集镇上的一个烧锅。最后，连客店及部分土地也赔了进去。终因财力空虚，于1930年春将戏班解散，第二年，争强好胜的李印林也因气闷成疾，抱病身亡，终年四十二岁。

“永盛合”梆子戏班先后持续13年，活动地区比较广泛，北至热河，东到辽宁，南至天津，西至北京，其间数百里的广大城市乡村均有“永盛和”的足迹。其演出剧目达50余出，反映了当时社会多方面内容，主要有《战宛城》、《南北合》、《四杰村》、《酸枣岭》、《恶虎村》、《西皇庄》、《三堂会审》、《铁弓缘》、《砸店》、《调寇》、《杀子报》、《牧羊圈》等。

（提供资料：张庄 宗连雨 宗连弟 李万春 陈奉齐）

（赵银）

三 义 和

京剧梆子戏班（1927—1933年），由永清县土楼谢老保，（原名谢宝珍唱花脸的），北孟魏福田（刀马旦）和邱真三人成班，成事老板叫张俊臣（安次县葛渔城人）、人称“铁嘴钢牙”张老。开始由地方名艺人小回子（原名刘瑞芬、工老生挑台演出。曾搭过这个班的主要演员还有：

王海亮，（武生），霸县岔河集人；

王庆海（武生）永清县西义河人；

梁金培（花脸）沈家营人；

小刁金（老生）叶庄子人；

金凤仙（青衣）蠡县人；

刘四红（老生）定县老君屯人；

傅观秋

孙月楼（花旦）；

罗百守（老生），永清县罗家营人；

金秀英（青衣），固安林城人；

郭振苍（鼓师）。

1931年是该班兴盛时期，正月初四在永清县瓦各庄起戏时，阵容很强，主要演员有刘四红、小回子、王菊芬，又从天津请来董桂芳，营业情况较好。

1932年正月初四，在胜芳起戏，主演王海亮、付观秋，没唱几天“座”就下来了。又从天津请来京剧演员筱瑞芳（京剧、梆子，青衣、花旦、老生均可），自带鼓师“灯泡

子”、“杨梆子”。他的拿手戏有《斩子》、《教子》、《逍遥律》。票价由四个铜板增至五个铜板，观众争先购票，场场满员。

(邪信)

德 胜 和

韩大仓老调戏班

始建于光绪末年，（详细年份待查）组建人韩大仓，艺名霸州红，工老生，霸县辛店乡北高各庄人。建班后他曾带班进入北京在天桥戏院演出，是老调戏班进入大城市的第一个戏班。其成员有韩大仓，严文立、孙永泰、高应龙、高凤树，张德生，褚广兴、褚广臣、周福才等人。以后搭韩大仓的人还有：

赵虎子（武生）霸县小高各庄人，

赵发（白脸末）霸县小高各庄人，

赵文林（净）霸县北高各庄人，人称“活张飞”。

张文海，（老生）霸县石城人，艺名“小霸州红”

邓凤和，（青衣，花旦）绰号“山药蛋”。

韩百顺（老生）霸县北高各庄人。

清末民初是老调较为发达兴旺的时期，他们开始主要活动在保定北部、霸县、文安、任邱、河间一带。韩大仓还曾先后率班到过天津、石家庄、衡水、沧州、张家口和东北的沈阳，哈尔滨等地。他们演出的主要剧目有《铁公鸡》、《搭子勾》、《艳阳楼》、《临潼山》、《人头会》、《斩黄袍》、《调寇》、《金玉坠》等。在不断地演出活动中他们的表演水平和乐队伴奏技法等方面都有了较明显的进展。

1926年韩大仓患病返乡，经医治无效，病故于原籍霸县北高各庄。韩大仓戏班从此结束。

(根据霸县北高各庄六十七的岁高文德，九十岁的王德余和韩大仓之儿媳齐文秀口述材料和保定地县戏研室提供的材料整理)

(邢侗)

金 盛 和

京梆两下锅戏班，1936年建于固安县林城，是金秀英、姚深办的艺人班，主要演员有：

金秀英，女（青衣）固安县林城人；

刘四红，（老生）定兴县老君屯人；

姚深，（大弦）固安县林城人；

杨振宗（鼓师）永清县小强村人。

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四郎探母》、《南北合》、《斩子》、《汴梁图》、《铁冠图》、《调寇》、《借箭》等。1937年上半年从天津约来金玉芳，演出京剧《失、空、斩》、《白蟒袍》、《逍遥津》等剧目。活动在固安、永清、文安、霸县一带，于1937年上半年解散。

(访杨振宗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邢侗)

“均天雅奏”国剧社

霸县信安镇位于津西五十公里。是津、保公路的咽喉要路。在津西一带颇具盛名，旧时商贾云集，昼夜经营，俗有“金石沟，银胜芳，铁打的左各庄，赶不上信安一晚上”。可见当时商业之兴盛。“均天雅奏国剧社”就是这个商业小镇的京剧票房。

“均天雅奏国剧社”始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筹办这个剧社的是本镇富户杨再路，曾任迁安县知事（县长）。参加这个国剧社的票友不固定，但多是富户人家和工商界人士，知其名者有曹宪于（打鼓），高云青（京胡），潘仰山（净），周文且（京胡），梅光元（不但能唱而且画得一手好画）。这个时期演出的剧目有《坐宫》，《渭水河》，《李陵碑》，《失街亭》，《斩马谲》，《空城计》，《黄金台》，《王宝钏》，《玉堂春》，《打龙袍》，《清官册》，《吊金龟》等。是我区较有名望的票房。

“七，七”事变曾一度停止活动。不久就由本镇旧军官刘凤泉接办，改名为“晓钟剧社”。刘凤泉财大势大，他通过天津市黎国公会梁益鸣的关系，在天津搞到一套戏箱（包括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旗包箱，盔头箱，把子箱）上至蟒、帔、官衣，下至砌末道具，一应俱全，时价联合币一万元，另送两车大米，人们都说“刘官的戏箱在方圆几十里的剧团算是最好的了”，刘凤泉为了提高演出水平又不惜重金从北京请来教师孟会川（满族人，生、旦皆能），王海

亮（武生），此时票友，演员达三十余人。知名者有刘芳（武生）郝喜甫（净），马孝伯（老生）韩良（老生），李树乔（老生），孙树萍（旦），刘迟（丑），甄子臣（丑）王配芝（老生），王旨（老生），刘福田（司鼓）刘玉川（司鼓）。晓钟剧社以后下海的有刘福田（参加稽古社，曾给周啸天，郭景春打过鼓），刘玉川（现在北京×京剧团，曾给赵燕侠打过鼓），王旨（参加本溪市京剧团），王配芝（给马连良配过黑子老生）等人。刘凤泉死后又从外地请来吴云楼（二净）从上海请来童千臣（武生）。

解放后改名“信安京剧团”，团长刘泽民，又增加了部分新演员，1950年曾做过营业演出，其主要剧目有《斩子》《打鱼杀家》，《豆汁计》，贯彻戏改后又排演了《三打祝家庄》，《拜兔计》《唇亡齿寒》，《梁山伯与祝英台》，《通天荡》，《将相和》《望江亭》，以及现代戏《小二黑结婚》，《小女婿》、《审椅子》等，直至“文革”开始才停止了演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开始有了业余活动。

（郝宝群、邢信）

革新剧社

革新剧社是在十分区的直接领导下由供给部李林同志具体负责于1945年在固安牛坨组建成的。当时的社长是方永全，副社长陈月楼，主要演员有：

向月樵（短打武生）回族，河南人。

陈月楼（文武老生）雄县龙湾人。

赵云亭（文武老生）雄县大高村人。

黄云芳（青衣）雄县米家务人。

金翠香（花旦）文安县史各庄人。

二达子（老生）雄县韩庄人。

全体演职员（包括乐队）共计三十人，在战争的年代里，随同我十分区在十分区所属各县进行演出活动。生活十分艰苦，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他们坚持排演了《逼上梁山》、《四进士》、《四杰村》、《吴汉杀妻》、《皇逼宫》、《马超反西凉》、《收姜维》、《请徐达》、《汤怀自尽》、《陆安州》、《贫女泪》等剧目。在我军胜利反攻时，每解放一地，庆功会、军民联欢会都有他们的活动。1949年随同我十分区转移到杨柳青，是年正式宣布解放。

（陈月楼口述，邢侗整理）

宜 风 国 剧 社

宜风国剧庄是由霸县胜芳城戈福生、蔡尤峰等筹办的京剧票房，它始建于三十年代后期，票友二十余人，知名者有蔡尤峰、蔡书田（青衣）、张甫奎（老生）王士南（老生）、刘荫会（铜锤）、蔡铎英（丑）、蔡吉贤（京胡）、王子林（京胡）等。这些票友多系富户人家子弟、工商界人士和京剧爱好者。他们演出的剧目以文戏为主，有《打鱼杀家》、《四郎探母》、《逍遥津》、《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法门寺》、《玉堂春》、《借东风》等。建庄后从杨柳青请来石××和张玉容为教师。著名京剧演员李桂春亦曾应邀来此说过戏。票友刘荫会原籍文安县安里屯人，家境颇富，为拜师求艺卖田数十亩。托人拜金少山为师，得金少山指点，他嗓音宏亮，身材魁伟，扮相逼真。他的拿手戏《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每次演出都得到热烈掌声。为拜师求艺，唱戏交友，他整个家产大部分用在唱戏上。刘荫会和王士南曾在天津市新华戏院票过戏。

宜风国剧庄的戏箱和经费主要由胜芳镇商会资助，剧社社址就设在商会内。逢年过节或庙会均在戏楼搭棚演出。该社于1945年解散，解放后由胜芳镇文化馆领导，在原宜风国剧庄的基础上成立了胜芳镇乡导京剧团。

（根据原胜芳王士南和王文敏等口述整理）

（邢岱）

学校 · 协会 · 图表

大城县艺术学校

大城县艺术学校是在公元一九七六年春，由县文教局党组向中共大城县委、县革委建议：“为充实本县河北梆子剧团新生力量、和培养一批农村业余文艺组织活动骨干，而需要兴办一处县级艺校……”，当取得县领导批准这一计划可办时，但因本县财力不足办艺校，县既不能单拨日常经费，又不能擅增编制，更无开办投资补贴。在这些困难面前文教局贯彻了“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工作原则，把艺校校址设在县立师范学校院内，利用师范空闲教室宿舍。师资由县剧团和师范学校抽出十二人担任专、兼职教员，总务后勤就校址所在统交县师范总务处兼办。艺校领导工作文教局长主管、局文化股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这样就建成了县级以河北梆子戏曲艺术为重点学科的艺校。

艺校学制定为四年，教学内容为了要培养造就新型艺术表演人材，而不等同旧社会科班打科，那种只传艺不教人的陈旧作法，所以对学员教学课程上，采取艺术、文化同时教的安排。文化课开政治、语文、数学三科。艺术课演员和乐队的学员除各以河北梆子戏曲艺术的表演与演奏，各有侧重进行专修外，两队学员还都兼学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及艺术理论和艺术基础知识。

学员来源在明确专为本县培养艺术表演人才之前提下，故只从县内招收本县各乡镇初中、高小毕业班中12—14周岁的男女生，为报考目标，经县到各乡镇初试学员的体形外貌艺术才能，对合格者再来县进行一次文化、艺术两科复试，这样共录取学员八十名。其中演员队四十五名（女27男18）乐队三十五名（女15男20），学员因属脱产学习且大都是农业人口，故县决定每人每月由县教育经费开支，享受国家助学金六元，以减轻家庭负担。

教学设施县文教局从县教育经费中拨五千元，给艺校购置了一部分必要而急需的十七种民族管弦、打击乐器，及进行舞蹈训练的毯、垫教具，以保证教学需要。

教学安排从选抽兼职教师目标时，就注意了有的放矢，所以都按教师原有特长或现任教学工作，来恰当的分配在艺校所任课程。文化课的三科就由师范四名教师兼任；戏曲唱念，武功课即由县剧团两名演员专任传授；乐队武场课也由县剧团司鼓负责教学；管弦乐器演奏及乐理知识课由中学音乐教师兼任；民间舞蹈或身段结合课，由县文化馆群艺辅导员担任。课时文化、艺术各占半天。并且还继承戏曲艺术成功的练功经验，学员每天黎明坚持喊嗓练功。因此学员学习进度较快，到一年后曾做为县代表队参加地区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区中、小学文艺汇演大会。演员自编河北梆子现代戏“雏燕凌云”及成品民间舞“小八路”，均获演出奖。同时又参加全区观摩节目河北梆子“杀庙”，受到全区的好评。通过正常讲课两年来演员队学完河北梆子的各种板式，和各行当动作表演舞蹈组合。乐队文武场学员也学完常用锣鼓经，及唱腔各类板腔曲调演奏，另外结合排练现代戏或配合

节日的歌舞节目，来把戏曲表演传统程式融化于新题材、新形式中去，正有待于今后学习来进行运用提高表演水平。

艺校开办两年后（1978年夏）由于教师均属借用，原单位要求返回，同时经费开支本县无力单拨预算，加之学员通过两年学习，有的从艺术才能的发展前途不大，而县对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恐拖延下去更难妥善解决，在这一系列问题下，迫使艺校于中途停办。艺校停办的善后工作，关键是对八十名学员的安置。经县领导挑选考核，凡在艺术上有造就的送到县剧团随团学艺，边干边学，这样共选拔去县剧团演员九人（女3男6）乐队八人（男生），另送省艺校继续深造女学员一人。其余62名学员因从入校学习以来，在领导思想上一直重视文化学习，故大部学员尚能跟班复学，经文教局介绍凡愿继续升学的学员都重返本乡中学，继续上学。目前县剧团这些从艺徒选送的学员，通过边干边学都发挥了应有作用，乐队除司鼓、主弦外其余乐器这八名学员都能很好的完成自己所承担工作。并有的已能司鼓、和拉主弦。在九名演员中也有的人，成为县剧团演出上的骨干力量。

（王承惠）

大城县群众艺术界联合会

建国后党中央在对文艺团体进行民主改革取得决定胜利的同时，即要求县文化部门要大力发展群众业余文艺组织，以便使翻身解放了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推翻三座大山后，把自己带有泥土芳香的祖国古老的民族民间艺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重得新生再放异彩。并且通过建立县群众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籍以团结流散在农村乡镇的艺人，使他们在接受党的领导教育下，努力剔除旧文化艺术中的封建迷信糟粕，而沿着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广大人民服务。所以县群众艺术界联合会便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群众组织，和沟通全县各群众艺术团体的纽带。

当于一九五〇年初县群众艺术联合会组织，在县文化馆直接发动酝酿筹备下，宣告正式成立。使全县四十五个业余剧团、十三道花会、十六处吹歌班、音乐会、和十二名流散艺人（大鼓、琴书、魔术、杂技）均参加到这一组织为会员。至一九五四年初，共发展会员近七百多人。并于各乡群众业余艺术团体中选出十一名会员，为县联合会委员。计有齐福佑（大鼓）、王芝荣、田大林（吹歌）、刘宣杰（固献）王德署（里坦）、冷维春（泊庄）刘国贞（北才）、王英（北桃子）、王文章（务农屯）、李会森（西牛）组成县群众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会，由县文化馆长任主任委员，负责县会领导工作。同时每名会员并制有铜质彩色珐琅瓷面，以一册

开卷书为主要图案，书右侧页为手持火炬的文艺工作者在跳秧歌舞的画面、左侧为县会名全称字样的胸章，做为会员佩带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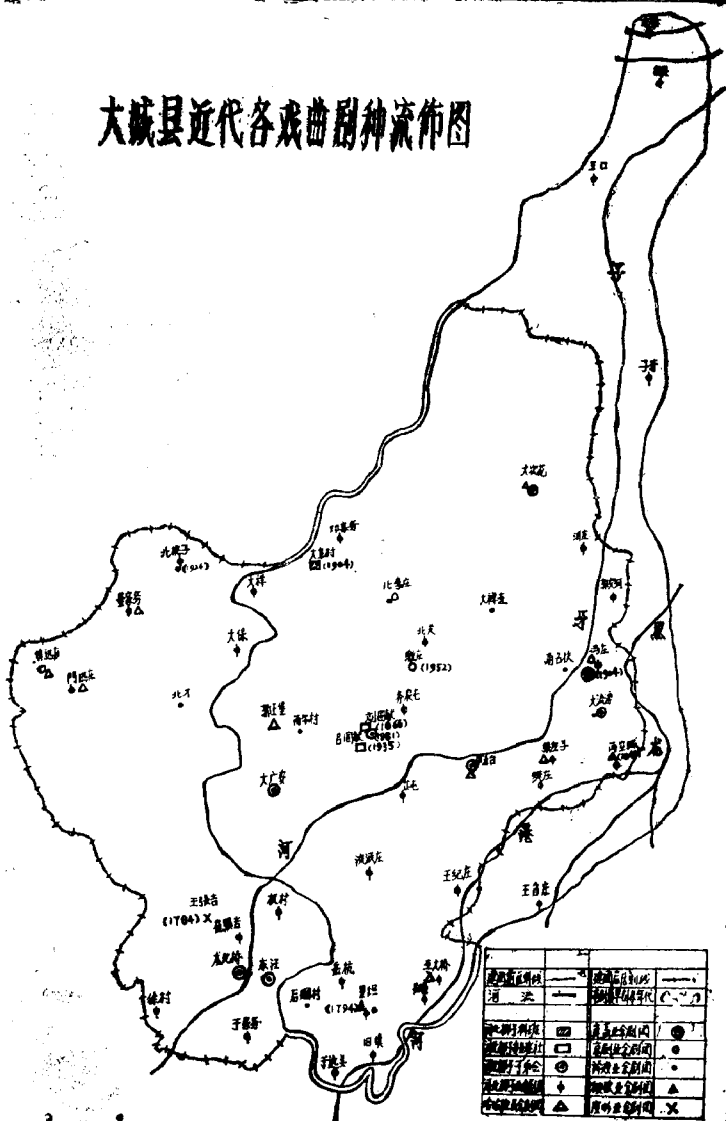
到一九五四年县群众艺术界联合会，按照上级指示为了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重新改选了县联合会委员会组织，主任委员由中共县委宣传部干事兼任，副主任由县文化馆馆长兼任，另设兼职秘书一人由文化馆群艺组指定专人兼办，以处理安排日常活动。

县联合会的活动由于大部会员为农民业余文艺团体成员，和少数半职业艺人，故会员活动也随农事季节农闲多于农忙。同时每年更在农闲群众艺术活动高潮阶段，特别是在重大节日，春节前后群众传统闹会之际，通过举办群众艺术会演召开会员会议，和委员会议，结合组织会员举办座谈会，学习会等，以此来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任务。并通过群众艺术的会演来端正演员作风，净化舞台表演，以及学习交流外地和本县艺术改革成就。

一九五八年秋，当全省各地、县行政区划进行变更后，而使该会组织处于失去领导而逐渐消失。

(王承惠)

大城县近代各戏曲剧种流佈图



团 史

廊坊市评剧团

廊坊市评剧团前身为武清县评剧团，县办集体所有，自负盈亏。

一九五八年，安次、武清两县合并，名为武清县。并县后，组建了武清县评剧团。

县文教局副局长庞柳安同志建团，以县搬运工会业余剧团的服装道具和部分演员做基础，并在京、津和河北省广收人才，壮大了队伍，人员七十五名。任冯希恩为团长，孟昭芳为业务主任。司鼓成宗印，板胡井国柱，主要演员有胡风君、张凤贤、王焕武、刘成文等。排演了《风筝误》、《恩仇记》、《苦肉状》等剧，在本县大王务、码头、调河头等地巡回演出。

一九六〇年，石家庄地区新乐县剧团解散，筱翠兰、筱如意等十人先后来剧团工作，并捐助衣箱五个，壮大了剧团的实力，增加了演出剧目。

一九六一年七月，两县分开，改为“安次县评剧团”。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年内，先后来团工作的有金艳荣、金艳霜、王俊秋、杨秀芬等（王、杨均为省戏校第一批毕业生），分别主演了《夜宿花亭》、《白蛇传》、《桃花庵》、《棒打薄情郎》、《吕布与貂蝉》等传统剧目。

一九六三年，排演了《夺印》、《李双双》、《千万不

要忘记》、《会计姑娘》、《南海长城》、《红色联络站》等二十多个剧目。

一九六五年，自编自演了宣传计划生育的大型现代评剧《还是这样好》，编剧张士杰，导演孟昭芳、王浩，唱腔设计娄建国，司鼓李长河，板胡娄建国，舞美设计张广信，主演冯坤英。受到省、地嘉奖。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改为“四清文化工作队”，以演小型节目为主，并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海港》等现代评剧。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宣布解散。

一九六九年五月，县委决定建立“文艺宣传队”，以樊德增、王希恒为领导，编制三十五人。以排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型节目为主。

一九七〇年，抽调全县文艺骨干和在校有文艺特长的学生，聘请中国戏校退休教师良连柱（富连成科班）、崔胜宾之子小崔胜宾任教，培养了一大批学员，排演了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杜泉山》、《红嫂》、《红四嫂》等。自编《走大寨之路》、《铁树开花》等戏，编剧曹化普，创腔张维志，导演小崔胜宾、李军。由丁振青、聂玉秀、王九玲、王凤岭和王广东主演。

一九七四年底，排演了大型话剧《风华正茂》，由叶书芹、王广东、石宝荣、刘桂荣等主演。

一九七五年，恢复“安次县评剧团”之称，王希恒任团长。排演了大量的现代评剧和传统评剧。孙文芳主演的《刘巧儿》、《向阳商店》影响较大，深受群众好评。《刘巧儿》在县人民医院连演四十余场，座无虚席。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排演了《秦香莲》、《迎风

飞燕》、《弄假成真》、《杨三姐告状》、《花为媒》、《绣鞋记》、《唐知县审诰命》等，并移植了《雏燕凌空》，移植导演刘树仁，创腔张维志，司鼓王作祥，板胡张维志，由李秀珍、王浩、张金波、刘树仁主演。

一九八〇年，王希恒调出，由张义茹任团长，王浩任副团长，改为自收自负，差额公助单位。排演了《牧羊圈》、《三拜花堂》、《李娃传》、《意中缘》、《梅玉良缘》、《豆汁计》、《三看御妹》、《卷席筒》一、二集等二十多个现代和古装剧目，导演王浩，分别由王浩、胡凤君、张凤德、王广东、王凤岭等主演。

一九八三年五月，市县合并，改为“廊坊市评剧团”。

（张维志）

廊 坊 市 评 剧 团

剧目名称	类别	演 出 时 间 地 点
风 箏 误	古装	59—62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
白 蛇 传	传统	63—65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北京
夺 印	现代	63—65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
会计姑娘	现代	63—65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
唐知县审诰命	传统	60—63年：安、霸、永等县
乾坤福寿境	传统	60—63年：安、霸、永等县
花 为 媒	传统	60—63年：安、霸、永等县，北京市
螺 女 传	神话	61—63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
杨八姐游春	传统	61—63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
棒打薄情郎	传统	60—63年：安、武、永、霸、香等县
桃花庵	传统	60—63年：安、武、永、霸、香等县
穆桂英挂帅	传统	60—63年：安、武、永、霸、香等县
海 港	现代	60—63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
茶 瓶 记	传统	60—63年：安、武、永、霸、香、宝等县
吕布与貂蝉	传统	63—65年：安、武、永、霸、香等县

重 点 剧 目 简 介

场次	主 要 演 员
90	胡风君、刘成文
90	王俊秋、杨秀花、董文元
100	王 洁、王焕武、赵 杰、徐文英
90	胡风君、宋玉珍、刘玉英
100	刘玉英、筱翠兰、王焕武
90	商翠兰、胡风君
100	杨秀芬、张凤贤
90	王秋俊、王 洁
90	张凤贤、王 洁、刘成文
90	杨秀芬、王 洁、王焕武
70	筱翠兰、刘玉英
70	金艳霜
80	张凤贤、王 洁
80	胡风君、董文元、筱翠兰
90	杨秀兰、王 洁、刘玉英、王焕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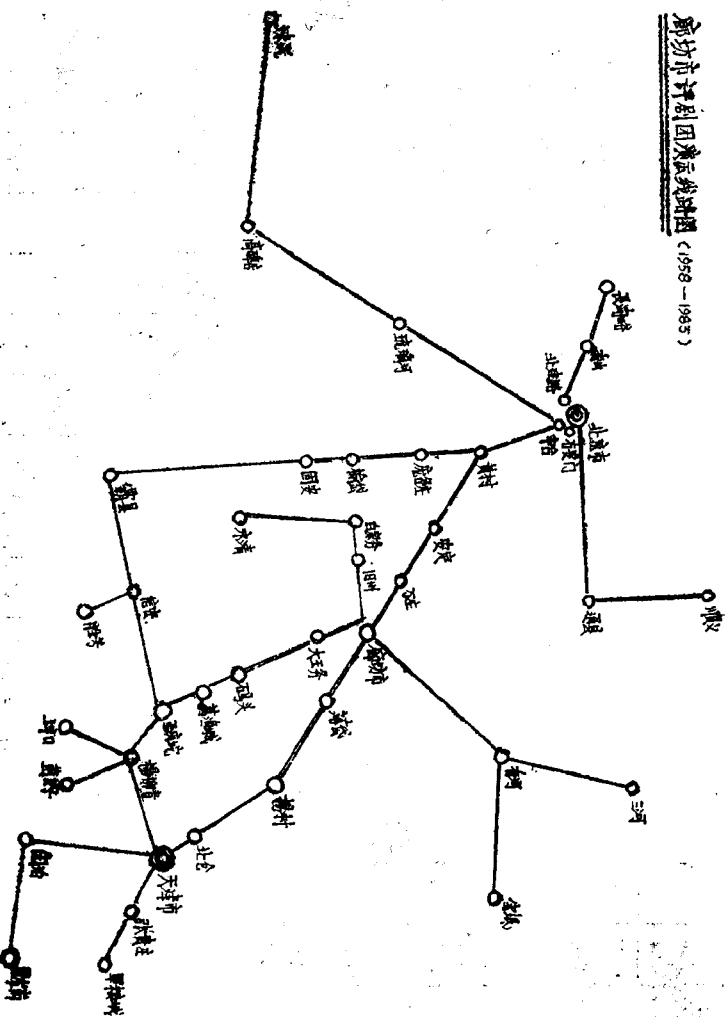
廊坊市评剧团

剧目名称	类别	演出时间地点
杜鹃山	现代	63—65年：安、武、永、霸、香等县
牛郎织女	神话	66—67年：安、武、天津市等地
智取威虎山	现代	66—67年：安、武、天津市等地
绣鞋记	传统	76—79年：安、武、丰台、北京、北仓等地
秦香莲	传统	76—79年：安、武、丰台、北京、北仓等地
刘巧儿	现代	76—79年：安、武、丰台、北京、北仓等地
雏凤凌空	传统	75—78年：安、武、霸、杨柳青、北仓、军粮城
向阳商店	现代	75—78年：安、武、霸、杨柳青、北仓、军粮城
李双双	现代	75—78年：安、武、霸、杨柳青、北仓、军粮城
沙家浜	现代	69—74年：安、霸、来源、团泊洼等地
红灯记	现代	69—74年：安、霸、来源、团泊洼等地
珠恨记	传统	81—83年：安、大兴等地演出
三拜花堂	古装	79—83年：安、大兴、北仓、杨柳青等地
三看御妹	传统	78—83年：安、大兴、北仓、杨柳青等地
李娃传	古装	78—83年：安、大兴、北仓、杨柳青等地

重 点 剧 目 简 介

场次	主 要 演 员
90	宋玉珍、王洁、张凤贤
70	胡凤君、筱翠兰
100	王 洁、王武昌、任淑敏
90	筱翠兰、胡凤君、万佩珍、刘玉英
180	王吉年、王洁、张金波、菜宝生、李秀珍
200	孙文芳、鲍维华、叶书芹、王洁、王凤岭
200	李秀珍、刘树红、王洁、张金波
400	孙文芳、王凤岭、王广东、叶书芹、王洁
300	张丽、王广东、王凤岭、杨书珍、吴希香
300	王凤岭、安永芹、叶书芹、王广东、杨树柏
300	杨丙臣、张云芬、路广发、叶书芹
	王洁、胡凤君、张凤德
	张凤德、鲍维华、李桂香、王广东
	张凤德、鲍维华
	胡凤君、王洁、王凤岭、吴景香

廊坊市评剧团演出线路图 (1958—1965)



三河县评剧团

三河县评剧团系县办专业性艺术表演团体，行政隶属县文教局，体制是自负盈亏，集体所有制。

建团至今，已有二十九年的历史，主要活动在京、津、唐地区。前身是民营戏班，一九五五年注册定编。以后，剧团的名称和地址随着县编制更动几经变迁，大体经历四个大阶段。

一、民营戏班时期（1949、11—1955、7）。

这一时期，主要活动在北京一带，称剧社，艺人组织起来演出为生。除主要组织者外，演员基本不固定，来去自由。全团人数一般保持在五十人上下。先后分以下四个阶段：

1. “东北剧会”（1949、11—1950、9）。负责人韩德厚，由评剧艺人在北京西皇城根搭班而成，主要活动在北京西城一带，赶庙会演出。

2. “洪福剧社”（1950、10—1951、9）由于“东北剧社”演出收入不佳，于1950年9月自行解散。10月，韩德厚、徐焕明又重新组织民间艺人，以鸿艳乔的姓氏音取名“洪福剧社”，活动在石景山，长辛店一带，搭棚赶庙会演出。

3. “新兴剧社”（1951、10—1952、4）。主演鸿艳乔走后，剧社重新改组，改名为：“新兴剧社”，由徐焕明任

团长，仍活动在北京、通县一带赶庙会演出。当时的白塔寺，护国寺等都是主要活动阵地。

4. “维新评剧团”（1952、5—1955、7）。北京市评剧工会成立后，流动演员得到了适当的安置，原“新兴剧社”得到充实提高，于52年5月，改名“维新评剧团”。后经北京市文化局批准，建立了团委会，选举韩宝舫为团长，下设委员九人，活动在北京西郊。这一时期，主要演员有鸿艳乔，筱菊花，花艳乔，白艳君，韩宝舫等。并演出了现代评戏：《杨毙杨小脚》、《大破一贯道》、《白毛女》、《小女婿》、《血海深仇》。还有传统戏，《珍珠山》、《白蛇传》、《吕布戏貂蝉》和《杜十娘》等。

二、注册定编时期（1955、8—1966、6）。

自1955年始，剧团被国家正式接收为县级剧团。先后派进干部数人。使名演员固定，剧目增多，演出质量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剧团信誉空前提高。这一时期的情况是：

1. “昌平县评剧团”（1955、8—1956、5）。

1955年8月，昌平县文化局为剧团正式注册定编，河北省文化局，通县专区文化科均派人参加了定编大会，自然剧团成为自负盈亏集体所有制单位，剧团的编制为六十人，民主选举产生了团委会，团长徐焕明，副团长王志祥，张德海，指导员王进贤，秘书莽大琴。团委会下设业务股，总务股，人事股和乐队等机构。

2. “通州市评剧团”（1956、6—1957、2）。由于昌平县划归北京市，1956年6月，通县专区将剧团划归通州市。是时，指导员王进贤调出，派团干部为秘书何振国。

3. “三河县评剧团”（1957、3—1958、12）。通县划

归北京市后，河北省将剧团划归给三河县。县文教科派金俊峰进团当指导员，11月又派张子英接替了他的职务。1958年5月，剧团建立了党支部，自1958年6月起，指导员张子英兼任团长，任命徐焕明、花艳乔、齐彩春为副团长。

4. “蓟县评剧团”（1958、12—1962、5）。由于三河县并入蓟县，剧团改名为“蓟县评剧团”。自1959年4月起，张子英任党支部书记，郝会民为团长，到1961年1月，福明伦接任党支部书记职务。

5. “三河县评剧团”（1962、6—1983、12。）

1962年三河县从蓟县分出，剧团复归三河县。当时的书记兼团长是陈子全，副团长为徐焕明，花艳乔，齐彩春。1963年2月，陈子全调出，何振国任党支部书记，无正团长。1964年11月，何振国被免职，行政领导由社教工作队代行。

上述几个阶段，剧团编制基本固定在六十人上下，分配实行的是月工资制，经济上自给自足。剧目数量达七十余个，以现代戏为主。如《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霞》、《爱甩辫子的姑娘》、《贫女泪》、《千万不要忘记》、《夺印》、《会计姑娘》等，另有传统戏《真假太子》、《十三妹》、《穆桂英挂帅》、《武则天》、《三看御妹》、《天河配》、《小姑不贤》等。

活动地区以本县为主，也外出到唐、承地区和内蒙古等地。主要演员有：

石艳霜：北京海淀区六里屯人，自幼随父石景兰学戏练功，十一岁开始舞台生涯，先后在北京丹桂，小桃园等剧场演出。1955年到“昌平县评剧团”。在实践中她自学新派唱腔，并在此基础上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韵味浓，嗓音亮，

感情真。演出的剧目有：《小女婿》、《刘巧儿》、《艺海深仇》、《花木兰》、《十三妹》、《大英节烈》、《望江亭》等。

花艳乔：本名曹雅文，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十一岁拜评剧老艺人张柏玲为师，艺名花艳乔。十四岁正式登舞台，在天津劝业场，新东方剧场演出，因常与名家艾莲君一起配戏，学得艾派唱腔，十六岁红誉北京市万盛轩等剧场。后离京到唐山、天津、青岛、济南、临汾等地演出。1957年来三河县评剧团。1960年3月参加共产党，198³年10月退休，曾任副团长。先后当选为汉沽市第二届和三河县第二、三届人大代表，人委委员。她功底扎实，吐字清晰，嗓音清脆、圆润、唱腔婉婉深沉，擅长于演苦戏，表演细腻朴实，形象逼真。演出的剧目有《爱甩辫子的姑娘》、《刘巧儿》、《小二黑》、《红霞》、《杨三姐告状》、《三世仇》、《秦香莲》、《蝴蝶杯》等。

这一时期，剧团注意了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分别于1958、1959，1960年从社会上招收了三批学员，采取以团带班的教学方式，教师从念、唱、做、打等方面进行系统教学，分散下来由兼职教师包人包项传、帮、带。边演边教，主要教师有花艳乔、齐彩春和王汉青等。培养出的学员大部分成了剧团的基本力量，有的学员还成了后来学员的文、武教师。

1964年，剧团进行了组织整顿，精减非演出人员，并建立起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了演员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剧团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演出收入达到五万六千元。

三、“文革”衰危时期（1966、6—1976、10）。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党政机关瘫痪，派团的支部书记兼团长黄光坦被迫返回文教科。剧团由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成员有：赵淑芬，刘安，陈大平，李桂云，张万发。演出以宣传节目，话板剧，对口词，快板，歌曲等为主。

1966年8月，剧团成立革命委员会，黄光坦被结合为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是马振如，赵淑芬，演出不售票，断绝了正当的收入，除了搞一些副业外，基本上靠国家供养。

1968年8月，全国学唱革命样板戏，改演京剧。剧目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红灯记》、《龙江颂》等。

1970年2月，花艳乔同志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直至1972年12月才返回剧团。同时下放的还有王志祥，白福贵，石振廷，张茂安，李玉清，王贵生，赵宝元，张平，高万横，王会兰等十一人。

1973年初恢复了评剧剧种，下放的评剧演员和乐队成员李玉清，张茂安，王贵生等，相继返团演出。剧目有《海岛女民兵》、《朝阳沟》、《向阳商店》等，与此同时，上演了创作剧目《盘点》、《战龙潭》、《燕翎山》、《战斗的白洋峪》等，其中的《盘点》和《燕翎山》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参加了河北省文艺调演。

从1969年—1975年先后招收了五批学员，共五十一人，这些学员，在学成后几年里，有的参军，有的转口，到1983年底只剩二十余人。参加教学教师有：花艳乔，齐彩春，赵文祥，张勤和温朝君等。

自1972年起，剧团试制人拉流动舞台，下乡演出共十二

辆组装舞台用的两轮平板车和一辆特制双轮车，车上装着下乡演出所用的全部装备和饮事用具，书记兼团长黄光坦同志带头，四、五个人拉一辆车，活动在本县、大厂、香河、安次、永清、固安和北京郊区的部分区县。

四、三中全会后剧团的复兴（1976、11—1983、12）。

三中全会以后，剧团的组织得到了恢复黄光坦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兼剧团团长。1979年8月，任命副团长宋长林，恢复了原副团长花艳乔，齐彩春的职务，健全了团委会，人员发展到八十七人。恢复了业务演出，并兴办了小型扎根副业。

演出剧目以传统戏为主，主要有《十五贯》、《秦香莲》、《唐知县审告命》、《豆汁计》、《绣鞋记》、《祥林嫂》等，另有现代戏《刘巧儿》、《小女婿》等。1979年上演创作剧目《春寒》，聘请河北话剧团的马骥为导演，先后赴地区和省会参加调演。

活动地区以本县为主，兼赴北京等地演出。

这一时期的主要演员有花艳乔，齐彩春等，主要剧作者艾群。艾群，北京市人，1946年生，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6年三河县评剧团从事专业文艺创作，1983年调廊坊地区公安处，现为河北剧协理事。在团期间，新编写的剧本有《燕翎山》、《战斗的白洋峪》、《春寒》、《雌雄剑》、《瓜园课》等。

1980年—1983年情况。人员编制，1980年七十八人。1981年七十八人。1982年七十五人。1983年六十六人，其间先后退休十人，马振如，张德海，赵宝元，石振廷，王会兰，李庆，白福桂，王志祥，花艳乔，齐彩春，杨淑珍。

主要经济来源为国家补助加业务演出和少量的印刷运输副业收入。其中1980年国家拨款四万元，演出收入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五元；1981年国家补助三万九千元，演出收入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八元；1982年国家补助三万九千元，演出收入四万二千元，1983年国家补助三万二千三百元，演出收入二万六千八百元，印刷副业收入四年五百元。运输收入九千元。

1980年至1983年的演出剧目，现代戏有《祥林嫂》、《杨三姐告状》、《闺女大了》、《合家欢》、《弄假成真》等。传统剧目有《窦娥冤》、《状元与乞丐》、《屠夫状元》、《牧羊圈》、《卷席筒一、二集》、《狐仙小翠》、《真假太子》、《抵龙换凤》、《包公三勘蝴蝶梦》、《皇亲国戚》、《花为媒》、《哑女告状》等。

这一时期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有：李桂云、赵淑芬、李玉清、王静华、张勤、宋长林、温朝君、秦少岭、赵文祥等。

活动地区以本县为主，间或到北京、天津郊区、唐山地区各县演出。

（赵银）

附：

《春寒》剧情简介：

一九六五年，某大学校长王涛把一个在考场上打小抄的女考生——一年后当上了滨河市政治部主任的高红赶出考场，高一直怀恨在心。六六年，王涛的女儿王建华与男朋友赵文彬（某大学高能物理系的高材生，研究过“W构想”）大学毕业，分配到滨河市工作。高红利用职权，依仗“两个估

计”，以王涛被隔离为由，把他们分配纸盒厂当工人。六八年，又当王、赵二人要举行婚礼之际强令王建华到西山下乡，赵文彬进东山五七干校，拆散了美满婚姻，二年后将他（她）们调到木材厂当工人。期间，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五四三”科研所宋主任几次找市委要求调回他俩进所搞科研，高红不但不批准，而且把自己的男朋友田卫东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安排到“五四三”所。赵文彬在气愤中给中央写信，批判“两个估计”揭发江青。由于田卫东无真材实学造成“五四三”所失火，且烧坏了双眼，赵文彬利用所学专业知奋力抢救田卫东。不久，王建华、赵文彬第二次举行婚礼，高红突然而至，带领警察以现行反革命罪当场逮捕赵文彬。王建华精神受到刺激得了分裂症也被送进医院。在住院中，王建华病未愈就被“领导”安排给田卫东上课，王在补课的同时，用司马迁身残不已的故事开导田不要心胸狭窄，田深受教育与王的关系日趋亲密，高红发现后，嫉妒心起，当即造谣：赵文彬服刑身亡，骨灰已运到木材厂！王建华悲痛欲绝，跑到报春河上寻死，被田卫东与木材厂的郭书记救下。田卫东却因此事过早地撕去眼上的绷带双目失明被高红抛弃。十天后，田与王联名写了大字报，揭露“五四三”失火真相，被已提为市委书记的高红将他俩一起送进五七干校改造。在干校里他们互相勉励，边“改造”，边修改“W构想”，感情越来越深。粉碎“四人帮”后，赵文彬被平反释放回来，正赶上王建华与双目失明的田卫东完成了顿“W构想”选行婚礼，三人相见，激动难言，进退两难，时心中燃起仇恨“两个估计”的怒火，用以驱散“四人帮”摧残生灵的“春寒”。

中国戏曲志

河北志廊坊分卷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支俊杰

副主任 史同文 戴广义 刘克勤

委 员 李鸿晏 赵金玉 靳秀山

 曾鼎玉 周启泰 刘世亭

 刘日恒 李震芳 杨笃学

 李先润 张茂平 王永芳

三 河 县 评 剧 团 自 编 剧 目

剧种	剧 目	编剧	作曲	导演	舞台服务
评剧	《河东游击队》	何振国	王德华	张平	服装：韩成林 道具：肃李华 美术：朱 红 (以上所有剧目) 灯光：赵广来， 以上所有剧目) 同鼓：李照平高登顺
评剧	《队长不在家》	靳秀山	王德华	胡光宇	服装、道具： 天津地区 美工：何建新
评剧	《红英》	张平 何振国	王德华	张平	服装：韩成林 道具：李肃华
京剧	《战龙潭》	陈大平	王德华 表术	张勤 李桂云	服装：宋长林 道具：王 平 美工：胡家良
小评剧	《灵活处理》	许守义	王德华	秦少岭 赵文祥	服装：于凤芝 道具：王 平

及演出概况一览表

主要角色—演员	业务演出及参加调、汇演情况
伪特派员（地下党员）：李玉清 伪副官：李庆	64年创作，年底参加地区汇演，定为好戏，在巡回演出十余场。
钱三叔（老中农）：赵文祥 小翠（社员）：王清华 冬梅（妇联干部）：田孟兰	66年初创作并排练，5月到天津市中国大戏院参加河北省文艺汇演，被华北局选定，10月参加华北局汇演，定为参加中央汽演剧目，因文化革命兴起未成。
红英：李桂云 红英母：花艳乔 支书：马振如 陈右兰（女知青）：程晓华 坏分子：秦少岭	65年4月创作，9月到地区汇演，定为优秀剧目，当地演出三场，回县后业务演出十余场。
书记：马振如 队长：温朝君	71年彩排后只上演两场。
赵老汉：赵文祥 张老汉：秦少岭 解放军：田付	74年创作，彩排后在本县公演三十余场。

三 河 县 评 剧 团 自 编 剧 目

剧种	剧 目	编剧	作曲	导演	舞台服务
评剧	《支农线上》	在赵德平所作《盘点》基础上集体重新创作金路明执笔	王德华	肖士兴	服装：赵书芬 道具：王 平
评剧	《燕翎山》	艾群 陈大平	王德华	尼迁 张勤 李桂云	服装：宋长林 薄秀军 道具：王 平 美工：胡家良
评剧	《战斗的 白洋峪》	艾群	王德华	周保坤	同《燕翎山》
评剧	《春 寒》	艾群	王德华	马骥 张勤	服装：韩成林 道具：王 平 马德芝 美工：何建新

及演出概况一览表

主要角色—演员	业务演出及参加调、汇演情况
继 英： 李桂云 老 梁： 张 勤 大 海： 李文年	75年4月在永清创作，5月参加地区调演，9月到河北省汇演定为优秀剧目后留省会庆祝“十一”演出12场，回县后进行业务演出四十余场。
良云(女支书)王晓军 生产大队长：温朝君 老石匠： 秦少岭	75年创作，76年4月参加地区调演，继而进省汇演，后在省、铁路俱乐部公演5场，定为10月份参加中央五项调演剧目，因“四人帮”事出未能进京。
同《燕翎山》	彩排后未公演因放而停。
王建华(66年高校毕业生)： 王晓军 赵文彬(66年高校毕业生)： 张少木 田卫东(74年高校毕业生)： 王建国 高 红(滨河市委书 记)： 王玉荣 郭书记(木材厂书记) 秦少岭 宋主任“五四三”所 主任： 赵文祥	78年9月创作，11月彩排，年底参加地区戏剧汇演，79年5月参加省调演，在石家庄市公演五场，因放未能进京汇演，后以省的名誉印发剧本于全省。

永清县评剧团

永清县评剧团建于1961年10月。由部分文工团演员和学员组成，首任团长是王玉亭。全团共二十五人。建团后，为提高剧团表演艺术水平，同年10月曾送部分演员及学员到天津火花评剧团培训，学习。之后，便排了《夜宿花亭》、《小借年》、《断桥》、《柜中缘》等戏，在农村演出。

1962年从外地聘请魏长林、方秀英、张德泉、黄礼成、杨翠灵、肖飞、吴素君等艺人来团演出。演出剧目有《济公传》、《狸猫换太子》、《陈三两》等戏。

1963年初剧团进行了整顿。整顿后，代继增同志代理剧团书记，剧团有了起色，发展到五十余人。同年六月份去岳城水库慰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有：《夺印》、《李双双》、《红色联络站》、《袁天城革命》、《张羽煮海》、《凤还巢》等现代戏和传统剧目计四十余出。慰问演出结束后，又到了丰丰矿区演出两个多月。共演出一百余场次，观众达十万余人，深受观众好评。同年十月份返回本县，参加了物交会演出。演出结束后，辞退了聘请的外来艺人。

1964年初，卓怀平同志任团长。这个时期，我团排出现代戏有：《南海长城》、《野火春风斗古城》、《迎春花》、《社长的女儿》等剧目。在本县巡回演出。受群众欢迎的剧目是：《夺印》、《社长的女儿》、《南海长城》等戏。

1964年10月，全团去刘街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至年底。

1963年初，周凤先同志调入剧团任党支部书记。何湘同

志任团长。评剧团改为“新新文工团”。同年排了自编自演的大型评剧《育林村》，并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份，参加天津专区汇演。汇演结束后又排出《三世仇》、《游乡》、《比武之前》、《借牛》等戏及一些小节目。

1966年初，文工团编入“四清工作团文化工作队”，同年5月初，演出活动停止。1966年底回县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9年，县成立文艺宣传队，罗德青同志任宣传队指导员。由各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抽调骨干力量共三十人，排演了一些小节目和样板戏选段。同年下半年何湘同志任宣传队队长，把原文工团的演员赵洪泽、武翠侠、李文芳同志调入。1970年底在区普及样板戏学习班学习了《沙家浜》、《红灯记》等剧目。

1971年—1972年排出《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戏。

1973年—1974年排出剧目有《水乡游击队》、《山鹰》、《山地交通站》、《红四嫂》、《向阳商店》、《渡口》、《划线》、《送伞》等戏，使用流动舞台，拉车下乡为群众进行演出。

1974年排出了自编自演的《红姊妹》、《新电工》等戏。1975年四月，代表廊坊地区参加了河北省调演。时王泉同志任队长，靳红军同志任副队长。

1976年4月份，司继山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1976年上半年排了大型评剧《夺印》去天津上演。

1976年，“文艺宣传队”改为永清县评剧团。同年11月份又排出大型评剧《刘巧儿》。

1978年排出小戏《十块钱》，并参加了廊坊地区小戏汇演。同年排出传统剧有《张羽煮海》、《秦香莲》等。

1979年—1980年排出剧目有：《大英节烈》、《唐知县审诰命》、《万花船》、《卷席筒》、《御河桥》等传统戏。范振生同志团长。王泉同志协助工作。

1981年刘金全同志，代理剧团党支部书记。

1982年初：张连德、范振生、何淑芬等同志为副团长。

1982年排出《合家欢》又赶排出《银河湾》。另外还排出《三看御妹》、《小院风波》、《弗姐》、《朱痕记》等戏。

当时主要演出剧目有：《哑女告状》、《李三娘》全本，《狸猫换太子》、《抢新郎》、《屠夫状元》等。在本县、固安、安次、霸县、天津、保定等地演出。

1983年初演出地点有：本县，固安春季物交会，大城物交会，任丘，文安，静海等处。

（刘兆祥）

大城县河北梆子剧团

大城县河北梆子剧团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的县办集体所有制职工艺术表演团体。它的建立给全县人民带来了生机和欢乐，活跃了本县城镇乡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本县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在剧团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它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剧团的建立

1957年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相应地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为了满足全县人民群众的要求，县委决定成立大城县河北梆子剧团，并责成县文化科长关定安同志负责筹建工作，同年夏季一个由五十名演员组成的大插班剧团成立了，剧团内的工作由刘增禄、许庆春二同志负责。并且由赵德山、谭增寿二位老师排练了《秦香莲》等十几个戏，下半年开始在本县及临近县巡回演出，有时也到天津说书场计时演出。由于团内缺少服装，其演出所用服装全部由天津市戏装社租赁。演员的工资采用共和制按分分成。年底县财政拨款七千元，购置了服装道具。1958年10月任丘、文安、大城三县合一剧团改为任丘县河北梆子剧团。

1959年剧团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人员增加到七十三人，剧目增加到五十多个，演出质量也不断提高，经省文化局审核批准为国家职业艺术制演团体并发给了演出证书。

二、剧团的成长

剧团纳入国家编制后，为了加强演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四月又调入了专职干部李崇山同志任指导员。不久又组建了以李崇山同志为书记、吕长青同志为副书记，刘增禄同志为委员的党支部。同时还建起了以吕常青、刘增禄、赵凤娥同志为副团长的团委会。从此剧团正式实行了党支部领导下的团长负责制，在团委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展开了工作。

团组织根据当时演员思想混乱、人才外流的情况，着重抓了演职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地组织演员们进行政治学习、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这一年不但排演了十个传统戏还排了《红二师》、《木匠迎亲》、《小白旗的风波》等七个现代戏。演出质量和演出效果也不断提高。演出剧场也由原来的说书场跨越到共和、民主、新生、聚华等较大的剧场。演出收入能达到自给有余。还不断地增制新服装，稳定了全团人员的思想。为了解决演员后继有人问题，冬季又招收了二十名学员。政治学习提高了演员们的思想认识，培养了演员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因演员们生活俭朴在津演出时有“大城土梆子”之荣称。

1961年党组织在演员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赵凤娥、姚月芬同志入党。这一年大县分开，大城划为文安县管辖，剧团改为文安县梆子剧团。年底文大分开又改为大城县梆子剧团。

1962年，地区开始要求演现代戏。为了加强团内干部力量又调入了王承会同志任团长，主管全团业务工作。并且制订了团内规章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强调净化舞台，更进一步强调演出质量和演出效果。对不健康、教育意义不大的剧目进行了清理和停演。新排传统戏主要剧目是《十五贯》、

《钟离剑》和试排现代戏《毛主席来了》等。夏季，为了加强艺术表演能力，开始自办乐理识谱班、普及简谱知识。并为提高演员基功水平又请来张保元、陈月楼、李万庆戏曲艺术老师。进行艺术基功教育。

1963年大城县遭受了特大洪水。剧团到外地演出。为了反映大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洪斗争的英雄事迹王承会同志创作了《幸亏是在今天》。改编了《迎春花》、《丰收之后》、《敌后武工队》在外演出的一年间共排演了十一个现代戏。为了培养学员，在紧张繁忙的演出中还为学员排了《花蝴蝶》、《三岔口》、《嘉兴府》等基功戏。并由马殿杰老师带领全体武工到张家口晋剧团学排了《飞夺泸定桥》为武工演员和学员的基功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充实力量又调入了天津市百花附校的十名学生，使剧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起色。

1964年剧团重新评定文艺级，演员工资正式纳入国家文艺级，并对机构进行了精简。全团保留四十三人其中包括三名派团干部。

队伍的精简充分调动了演员们的积极性，这一年除了演出外还排演了《夺印》、《三世仇》、《血泪荡》和王承会、刘兰芳、李润华创作的《回天记》等剧目。参加地区自编现代戏汇演。本年演出收入勉强自给。

1965年，整个团的阵容有了新的起色，演出水平大大提高，在天津、张家口、秦皇岛、唐山、宣化及京津郊区和邻县颇有名气。演员中各个行当齐全艺术成熟。正工须生张中清以他高亢甘甜的唱腔在天津被称为“假达子”；正工须生刘法义和王宪云以他们纯朴的表演、细腻做工及圆华的唱

功而驰名，正工青衣赵凤娥宽厚、洪亮、悦耳的嗓音给天津及邻县的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上半年加紧了剧目生产和业务演出外，按地区行署指示抽调赵凤娥等四人参加地区演出队赶排了全正年同志创作中型剧目《两算帐》做为天津地区代表队汇演剧目，经省文化局核审决定参加华北区文艺调演。正当全团演职员精神抖擞、朝气蓬勃、信心百倍地夺取新胜利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三、剧团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批四旧斗走资派，整个剧团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古装传统戏被当做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批倒了，团领导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而被罢官揪斗。经过全团同志用血汗挣来的拥有十几万元的服装设施被砸烂销毁。演员停止了排练乐，队停止了演奏，在整个院内看不到演员练功，听不到乐队练曲，看到的是满墙满院的大字报。往日欢快的唱腔和乐曲声被阵阵口号声所取代。

1967年省文革、省工会等七家下达了解散剧团的联合通知。从此一个好端端的剧团被迫宣告解体。演员被分得七零八落，就这样一支文艺新花被活生生地扼杀了。

四、剧团的恢复和壮大

1969年春，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由文化馆主办，县财政开资，新建以小型歌舞为主的三十人的宣传队。并且逐步增加学演现代京剧的唱段和选场，年底开始排现代京剧《红灯记》改为京剧学习班。

1970年肖继章同志调入，并建立了以肖继章为书记，王

宪云、史流星同志为支委的党支部。

1971年后发展到六十五人，并借用了原老剧团的十几名演员。先后排演了《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和《都愿意》等几个小戏。在排《奇袭白虎团》时县委拨款三万元。

1973年，处于本县人民对河北梆子的酷爱之情，改排了《龙江颂》排演了《渡口》、《送货路上》、《娶女婿》等几个小戏又改名文艺学习班。肖继章同志调出，李崇山，刘占军二同志调入并主管全队工作。

1975年文教局向县委提出正式恢复剧团的报告，县委同意并批准。同年剧团制做了十辆小拉车的流动舞台，坚持拉车下乡送戏上门，三年之久。又吸收刘法义同志入党。

到1977年，李崇山，刘占军同志调出剧团工作，由杨孟友同志接管，这一年剧团从北京市梆子剧团学排了《飞夺泸定桥》、《运马路上》还排演了《三世仇》，秋季到天津第二印染厂演出。不久国家开放了传统戏。赶排了《水帘洞》、《十五贯》上场所用的服装除自己制做的外，其于部分均从大流标等几个大队借用。

1978年剧团对队伍进行调整，杨孟友等十几名同志调出，又从县艺校选拔了十三名学员。王秋来同志任书记王宪云、赵凤娥同志任副团长。又先后排了《打金枝》、《王宝钏》等七个大戏。在天津市进行业务演出。冬季地区组织了专业剧团自编剧目汇演和艺术比武。剧团排了黄学通创作的《三块六》，张仁信创作的《喜大婶买布》、《相亲》。在汇演中青年演员李金凤、王淑敏同志获奖，比武中王宪云，赵凤娥同志获得个人三等奖。年底县委拨款两万元购置了传统戏

服装设备。

1978年后团内有九名青年演员开始扮演主角。剧团广泛活动在天津郊区、静海、青县和本县。收入不断增加，到八〇年王宪云、赵凤娥、李金凤三位同志被吸收为省剧协会员。到1981年团内领导调动频繁，先后由田克勤、赵俊亚、钱智增同志主管。

1982年王印增同志接管剧团工作，又排演了《血溅乌纱》、《拾花轿》等戏，演出剧目增加到大小戏近三十余个，演出收入四万元，并制做了价值两万余元的大型流动舞台。

1983年，又进一步狠抓了剧目生产和演出质量，全年共排戏八个，演出二百三十四场，总收入五万一千元。这支年青化的剧团，以它朝气蓬勃的精神，广泛活动在四化建设的第一线。

（李思书）

中国戏曲志

河北卷廊坊分卷编辑部

主 编 刘正心

副主编 靳秀山 邢 佶 曹平生

编 辑 田中玉 王书印 刘广深

赵 银 郭增伟 贾永生

刘化田 金路明 马云祥

刘 琦 陈福生 王承惠

资料员 童佩欣 刘茂林 杨建平

香河县农村业余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谭家务 业余剧	评剧	1948—1958	25人	许林	《井台会》、《桃花庵》、《茶瓶计》、《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小女婿》
团香城屯 业余剧团	评剧 京剧	1950—1967	20人	张振兴 张权	《小女婿》《刘巧儿》 《茶瓶记》《小借年》 《小姑贤》 京剧：《智取威虎山》 《红灯记》
五百户 业余剧团	评剧	1958—1959	34人	杨振怀 王秀荣	《秦香莲》《杨八姐游春》《小女婿》 《小姑贤》
黄营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57	21人	黄祥 马中华	《刘巧儿》《艺海深仇》《赵连弼借粮》
南蔡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51—1953	16人	高振发 张克诚	《小二黑结婚》 《赵连弼借粮》
王店子 业余剧团	评剧	1949—1963	30人	王永顺 张重涛	《小老妈开镑》《借女吊孝》《小女婿》 《刘巧儿》《夺印》

剧团普查登记表

主要演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注
杨万钢、董子珍、 刘继中、杨广泽、 宋拜、宗乃起	佟德永	董子珍	本村 本乡 本县	
张淑兰、王春香、 王淑蓉、井风兰		王淑蓉	本村 本县 本乡	
单淑英、王秀荣	杨宝贵	李风林	本村	
王香、王永发、 高振东	杨宝贵	马中华	本村	
王申、高风光、 孙旺、林俊明	杨宝贵	唐振发	本村	
王文德、王学兰、 王化英、李秀坤	王长太	李树清	本村 本县 通县	

香河县农村业余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梁家务 业余剧团	评剧 京剧	1960—1965	30人	段德良 丁起	《夺印》《三代人》 《送肥记》《三月三》 《小女婿》《红灯记》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奇袭白虎团》 京剧：《沙家浜》
河北吴村 业余剧团	评剧 京剧	1951—1962	46人	王春田 王祥 李同	《刘巧儿》《艺海深仇》 《白毛女》《送肥记》 《三丑会》 《一件棉袄》 京剧：《女起解》
大王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55	30人	李华	《小女婿》《刘巧儿》 《苦菜花》
北岗子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69	35人	邵宗光 孙兴汉 徐天理	《小女婿》《擦亮眼睛》 《红灯记》 《沙家浜》

剧团普查登记表

主要演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注
宁淑兰、罗兰芝、 宁淑珍、何志立、 何立山、刘宝贵、 赵文瑞、段得满、 田林、丁文信、 丁宝珍、田福庆、 段学忠、宁淑孝、 田秀伶、史淑伶、 史淑香、何立坤、	潘广生	田立勋	本村 本县 通县 大厂县	
张淑云、王桂芬、 魏敏、王春印、 李克昌、高玉兰、 张秀芬、史大荣、 李志芳、李克生、 李永玉、老白、	王长太	李志忠	本村 邻乡 通县	
朱连和、高全明、 王淑敏、谢瑞、 程维全	张枢	朱永伶		
李志广、陈秀芹、 孙伯兴、尹风英、 邵宗光、陈桂兰、 孙淑芹、庄桂香、 徐春广	张枢	张春江	本村	1957— 1967 年曾停止 活动十年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万福屯 业余剧团	评剧 京剧	1951—1968	35人	李忠敏 韩得顺	《小女婿》《刘巧儿》 《人往高处走》《拥 军优属》《擦亮眼睛》 《豆汁计》 京剧：《红灯记》 《沙家浜》
二百户 业余剧团	评剧	1951—1958	25人	杨怀 杨莲	《白蛇转》《井台会》 《秦香莲》
后家湾 业余剧团	评剧	1962—1972	25人	后殿华 章牧	《杨乃武与小白菜》 《麦秋之前》《祥林 嫂》《阿诗玛》《小 女婿》
前延寺 业余剧团	评剧	1952—1954	25人	贺耀起 贾国咏	《茶瓶计》《小姑贤》 《擦亮眼睛》《秦香 莲》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姜素珍、田秀英、 苏守成、杨秀勤、 张庄文、韩德伶、 韩 起、张 山、 贾秀荣、刘长清、 孙秀兰、李长录、 李福金、陈秀珍	张 枢	韩德伶	本村 邻村	1958— 1968年 解散，68 年恢复、 一年后散 团
刘风英、孙宝伶、 刘风兰、卢俊德、 赵金荣、卢广员、 张得玉	彰玉栓	刘俊山	本村 邻村	
章 清、卢 情、 吴金城、卢玉芝、 冯淑兰、章玉芝、 章 银、后俊奎、 尹宝芳	彰玉栓	后殿华	本村 本乡 本县	1970— 1971年 曾停止活 动、1972 年活动一 年后解散
李贤林、邬福海、 石 山、绳挂珍、 李元林、刘玉林、 裴福林、贾国正、 贾国禧	彰玉栓	贺耀起	本村 本乡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钳屯 业余剧团	评剧 歌剧	1953—1958	60人	吴桂芬 赵文玉	《刘巧儿》《秦香莲》 《和睦家庭》《井台会》 《一步赶上》
草寺 歌剧团	歌剧	1954—1968	25人	崔国忠 孙文汉	《刘胡兰》《哪条路口》
红庙 业余剧团	评剧	1950—1953	45人	徐文起 郭忠伶	《刘巧儿》《小二黑结婚》 《四劝》 《红辣椒》
张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51—1956	25人	焦价和 焦价福	《小女婿》《人往高处走》 《王贵与李香香》《刘巧儿》 《擦亮眼睛》《兄妹开荒》 《小二黑结婚》
起河屯 业余剧团	评剧	1950—1956	25人	杨廷又 杨占瑞	《秦香莲》《茶瓶计》 《刘巧儿》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张桂兰、何桂伶、 刘广阔、龚起芳、 户淑芬、张振玉、 宏慧军	彰玉栓	赵 合	本村 本乡	
孙芳伶、李学芳、 李冯香、李冯香、 孙文金	彰玉栓	李永泉	本村 本乡	1956— 1966年 停止活动 十年1969 年散团
李连仲、李连发、 尹风林、李连贵	彰玉栓	徐文起	本村	
杨宝华、杨振兰、 刘秀芹、张 振、 张德福、程德瑞、 程德全、程国英、 韩广金、焦占员	彰玉栓	程德全	本村 本乡	
杨玉珍、孙玉敏、 杨玉荣、王 香、 李焕章	彰玉栓	杨玉珍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东延寺 业余剧团	评剧 京剧	1951—1955	26人	赵殿生 刘绍东	评剧：《井台会》 《豆汁计》 京剧：《打渔杀家》 《四进士》 《花木兰从军》
西延寺 业余剧团	评剧 京剧	1951—1965	35人	吴福希 贾贺林	评剧：《刘巧儿》 《二兰计》 《妇女代表》 《党 史》 《喜鹊登枝》 京剧：《韩玉娘》 《通天荡》
贾 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56	20人	吴珍山 王德海	《艺海深仇》《小女 婿》《刘巧儿》《秦 香莲》
西刘庄 业余剧团	评剧 歌剧	1952—1961	35人	张达祥 刘金增	《刘巧儿》《四劝》
宣教寺 业余团评	评剧	1952—1979	50人	刘付 李风新 赵广兰	《小二黑结婚》《小 女婿》《会计姑娘》 《刘巧儿》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东哲安、李乃西、 杨文连、刘绍武、 李秀兰、周瑞起、 刘振芳	彰玉栓	刘文奎 王善明	本村 本乡	1974年活 动几年后 散团
刘绍荣、张志荣、 王淑苹、王淑珍、 张祖秀、张志发、 郭玉清、田广才、 杨 路、王学秀、 杨克勤、张 珍、 嵒宝明、嵒宝玉、 李树华、王长华	彰玉栓	杨 路	本村 本乡	
王芝会、周金洞、 冯宝山、王德海、 徐景太、王克兴、 贺永红、尹 琨、 王桂兰	彰玉栓	杨玉林	本村 本乡	
刘万英、田振芳、 田淑兰、	彰玉栓	刘 起	本村	
李风祥、岳振宇、 李述莪、赵光兰、 李玉香	杨济清 刘 付	刘 付	本村 本乡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牛济河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83	36人	杨振 李庆 张金林 刘洪勋 刘风勋	《小女婿》《刘巧儿》 《四劝》《兄妹开荒》 《小过年》《三节烈》 《秦家花园》《孙继 皋卖水》《小王打鸟》 《小姑贤》《回杯记》 《杨二舍化缘》《莲花 庵》《珍珠衫》《三上 轿》《井台会》《晚 香与紫燕》《李香莲 卖画》《茶瓶计》 《送京娘》《哭井》 《夜宿花亭》《宝莲 灯》《拾万金》
戴家阁 业余剧团	评剧	1952—1966	40人	张山 杨付文 芳冬三	《人面桃花》《茶瓶 计》《小放牛》《兄 妹开荒》《向阳商店》 《刘巧儿》《夺印》
康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55—1968	35人	康付仪 康永生	《智取威虎山》 《沙家浜》
金辛屯 业余剧团	评剧	1954—1955	34人	刘福瑞 张百发	《刘巧儿》《小女婿》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吴展仲、吴展英、 张友忠、张友堂、 任宝兰、杨 齐、 杨得红、张友堂、 杨德润、杨玉兰、 杨芝焕、任宝旺、 张连风、杨德文、 张友棠、任 伯、 任 雨	杨济清	杨福棠	本村 本乡 本县	
白福生、杨芝清、 李连才、何宝田、 张明翠、李连义、 李连印	杨济清	郭立昌	本村 本乡	
康明悦	杨济清	康德旺	本村	
后淑亭、张连芳、 张金付、王玉黑、 刘云申、刘长江	张建华	刘福瑞	本村 本乡 本县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黄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47—1954	40人	黄德兴	《刘巧儿》《小姑贤》 《和睦家庭》
顾家屯 业余剧团	评剧	1965—1970	40人	张天相 张正	《红灯记》
铁佛堂 业余剧团	评剧	1951—1972	25人	韩廷 张永发 米星 殷泽	《秦香莲》《小女婿》 《二兰记》《苦菜花》 《刘云打母》《赶素 孝祖》《向阳商店》 《夺印》
西口头 业余剧团	评剧	1952—1957	30人	高志强 张华 张宝山	《三节烈》《小过年》 《柜中缘》《秦香莲》 《夺印》《刘云打母》 《三月三》《智取威 虎山》《红灯记》 《挑女婿》《墙头记》 《七品芝麻官》《小二 黑结婚》《茶瓶计》 《金不换》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黄振风、黄书芹、 黄云祥、黄金生	张泽林	黄秉成	本村 本县	1948年停 演，1952 年恢复。 1954解散
魏福芹、张 正、 王付中、张淑伶		沈桂荣		
韩 光、韩芹芝、 韩瑞云、周福生、 张继海、张根发、 刘玉顺、刘玉芳、 张永发、张永荣	马荣华	韩 光	本村 本县	
张淑芹、高淑敏、 李 凯、冯万增、 冯淑敏、张淑田、 高素风、李淑利、 高 悦、高志芬、 高志巨	马荣华	李 广	本村 本县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后独立庄 业余团剧	评剧	1964—1975	30人	张树申 李玫 郭福寿	《沙家浜》《夺印》 《向阳商店》
王指挥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51—1965	37人	王恩浩	《张大哥参军》《双 灯记》《小女婿》 《刘巧儿》《四劝》 《咱们要过好日子》 《三月三》《妇女代表》 《擦亮眼睛》《别走错 路》《向北方》《李双 双》
周庄 业余剧团	快板 剧 评剧	1952—1954	40人	周松林 周洪民	快板剧：《婚礼》 评剧：《妇女代表》 《结婚》《山村姑娘》 《捉妖计》《夺印》
高庄 业余剧团	西路 评剧	1963—1954	30人	高林德 高兰田	《老少刘》《夜宿花 亭》《小姑贤》《小王 打鸟》《秦香莲》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门桂芹、田运三、 田五升、王文成、 杨金伶、田景良、 田付民、佟凯功、 佟明仓、田付民	田景刚	杨桂芹	本村 邻村 本县	
王桂芹、王 坦、 乔增生、王会芳、 王振玲、	王从江	王恩浩	本村 本乡	1955— 1963年 停演八年
曹广安	王从江	周荣林	本村 邻村	
高德沾、高德极、 李 芹、高德治		高加义	本村 本乡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后土门楼 业余剧团	评剧	1954—1956	14人	吴金城 关宝如	《刘巧儿》 《四女拜年》
李庄乡 业余剧团	京剧 评剧	1955—1984	25人	龚泉 李平元 张宝怀	京剧：《女起解》 《卖马》《豆汁计》 评剧：《刘巧儿》 《小女婿》《艺海深仇》 《小姑贤》 《小二黑结婚》
前土门楼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56	27人	张殿辉 关风安	《艺海深仇》《刘巧儿》 《小女婿》
西王家务 业余剧团	评剧	1951—1957	25人	高文会 高岐	《韩玉娘》《借红灯》 《妙手回春》《白素珍》 《刘巧儿》《夺印》 《秦香莲》
邢家营 业余剧团	评剧	1949—1964	32人	邢守红 刘香 张宝元	《韩梅梅》《四劝》 《捉妖怪》《茶瓶计》 《小赶船》《夺印》 《王定保借当》 《红色联络站》 《向阳商店》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吴风宏、吴风文、 吴宝珍、张秀玲、 刘桂芬	吴广贵	吴万荣	本村 本乡	
龚福顺、龚继光、 李 伶、张君环、 王少之、张君来、 王起祥、王君华	薛玉玺	张宝环 龚 金	本村 邻村 本乡	
王 钦、侯林义、 侯 兰	薛玉玺	吴 佩	本村 本乡 邻村	
高张民、张保华、 张宝玉、王 林	薛玉玺	张 甫	本村 本县 武清县	
贾树广、刘 云、 刘自兰、邢志高、 邢俊芳、张宝元、 邢志城、王庆敏、 张文汉	薛玉玺	赵文会	本村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河南止务 业余剧团	评剧	1947—1963	70人	王付之 王文诚 李祥林 李祥	《艺海深仇》《刘巧儿》《小女婿》《茶瓶计》《四劝》《瞎子逛灯》《打皇城》《柜中缘》《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红灯记》
大青庄务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75	35人	陈德海 闵玉荣	《杜十娘》《茶瓶计》《三节烈》《刘翠屏哭井》《刘巧儿》《赵连弼借粮》《小女婿》《小二黑结婚》《夺印》《李少春打柴》
商汪淘 业余剧团	评剧	1940—1984	60人	李泽云 李洪勋	《井台会》《和睦家庭》《小姑贤》《王定保借当》《冯奎卖妻》
孙营庄 业余剧团	评剧	1955—1979	50人	张玉和	《夺印》《退财礼》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王文福、王海廷、 王文美、王福生、 荣桂兰、王付兰、 王雪兰、王玉梅、 田 桂、石付金	王立中	李祥林	本村 本乡	
闵秀清、陈德海、 冯玉华、边桂芹、 刘长清、闵立荣、 闵淑芹、边庆云、 刘秀珍、杨 甫、 闵桂森	田景刚	冯志恒	本村 本县	
李洪友、赵金兰、 张俊玉、李金红、 李淑珍、杨玉香、 李秀华、张俊玉、 李 荻		李 秀	本村 本县	1966— 1979停 演 十 三 年。
王永红、李秀珍、 王艳霞、周井林、 李素芹、白玉珍、	张泽林	张玉书	本村 本县	1957— 1977年 停止活动 恢复两年 后散团。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焦康庄 业余剧团	京剧 评剧	1952—1974	50人	魏连仲 王平 韩永生 王文君 王文生 方计斌	《小女婿》《刘巧儿》 《杜十娘》《孔雀东南飞》 京剧：《玉堂春》
东马家窝 业余剧团	河北梆子 评剧	1955—1958	40人	张殿芳 王殿佐	《龙凤配》《王定保借当》《井台会》《桑园会》《南天门》《安安送米》《和睦家庭》 《绣鞋记》
成自务 业余剧团	评剧	1953—1958	45人	李有财 杨文清	《白毛女》《小女婿》 《刘巧儿》《擦亮眼睛》 《张志军参军》 《王少安赶船》《马寡妇开店》
西马家窝 业余剧团	评剧	1948—1956	20人	郭佩	《小女婿》《刘巧儿》 《小姑贤》《小二黑结婚》
大荒庄 联合 业余剧团	评剧 歌剧	1952	25人	戴福来 张亚来	《小二黑结婚》《刘巧儿》 《艺海深仇》《小女婿》 歌剧：《兄妹开荒》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郝永清、李永生、 焦 中、张启如	郝振林	焦 义	本村 本县	
左玉良、张福旺、 石俊英、张风兰、 石兰英、石 宣、 张福兴、张福堂、	张景林	石玉良	本村 本乡 邻乡	
刘沛云、刘丙章、 庞桂江、王淑贤、 李淑伶、杨德林、 刘 珍、马洪如、 孙素伶、沈会英	张景林	白 俊	本村 本乡	
郑明远、刘德发、 郭长山、刘希良、 张士发、吴永和、 李 忠、程 珍、 李子华	郭振亚	郭 佩	本村 本乡	
张亚兰、王学礼、 李秀芝、周德之	吴玉起 杨玉光	王景才		

香河县农村业余剧

剧团名称	剧种	成散年代	剧团人数	团长与导演	主要剧目
百家湾 业余剧团	评剧 歌剧	1951—1956	50人	曹善金 曹善德	《小女婿》《刘巧儿》 《茶瓶计》《艺海深 仇》《山村姑娘》《擦 亮眼睛》《小二黑结 婚》 歌剧：《刘二娃翻身》
安 平 业余剧团	评剧	1950—1958	50人	严松涛 张文德 樊德山	《秦香莲》《刘巧儿》 《小二黑结婚》《小女 婿》《小姑贤》《柳 树井》
扁 城 业余剧团	评剧	1950—1958	50人	王德 杨庆林	《小女婿》《刘巧儿》 《小姑贤》《小二黑 结婚》《柳树井》
西魏各庄 皮影队	皮影 戏		10人		

团 普 查 登 记 表

主 要 演 员	普查人员	提供人员	活动范围	备 注
崔少桐、赵兰英、 李桂英、李淑英、 王德香、陈子和、 陈克明、屈 立、 孟会民、李连起、 李玉树	关玉岐 杨玉光	曹善全	本村 本县 通县	曾受过 县地政 府的表 彰。
张文德、樊德山	侯振山	严寿松	本村	
张洪远、侯月田、 杨玉春	侯振山	王 德	本村	

传 记

常 永 吉

常永吉人称大吉高，在京、津，保三角地区农村，一提起“吉利班”无不熟悉大吉高这个艺名。

大吉高乳名金保，1866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文安县赵各庄乡常村。十八岁的常金保爱好戏曲，听说史各庄成立戏班，为了求得一线生路，便瞒过父母，偷偷投入“吉利班”。

常金保去学戏，他的家庭和亲戚是不同意的。在史各庄二合庄有他一个姨父，发现他在吉利班入科，就依父母的托嘱把他扭回常村。他二番跑来，又被姨父追踪觅迹，胁迫回家。但他学戏的决心下定了，就第三次逃出门入科。他的家庭和亲戚被他的诚心感动，不情愿地默然允诺了。从此，常金保便开始坐科生活。

常金保坐科取名吉高，工胡子生。吉利班对待童官是十分严酷的，动辄打骂，罚跪。一次他随师外出，路过枣林，拾起掉在路畔的一颗枣儿，放进嘴里，老师佯装不知。回班后，将吉高重责手掌。打完后，还不知为什么要挨板子，后经老师提醒，才清楚是为了吃枣的事情，违犯不许随便吃东西的班规。他挨打的那只手，好多天不能拿筷。但他终于经

受住了科班里犹如酷刑似的教训，住满六年，出科活动了。

可是，不久，一个严重的灾难降到吉高头上，他的嗓子失声变坏了，成了“戏残”。这个沉重的打击，对于曾锐意追求戏曲艺术的吉高，痛苦万分。这时，一些有迷信思想的人说，吉高不应该端这碗饭。但常吉高立志再下苦功夫，每天早起练功，喊嗓。从家门去村外野地踏出了一条小路。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嗓子又喊出来了。

复苏了嗓音的大吉高的唱腔，音韵有一种特别的风味。人称“盖京南”。由于他做功稳健，善于塑造智谋之士，才美其名曰“大吉高”。

正当大吉高的艺术娴熟时期，家中又突遭横祸，他的续妻因家庭不睦自缢身亡，就此家业败落。他为家庭所累，万不得已离开戏班。以后他逢会临节，仍应邀演出。

当他八十一岁高龄时，在北京天桥演出了最后一场戏《三娘教子》（饰薛保）。一九四九年病逝。

大吉高一生中演出过许多剧目，主要有：《跑坡》、《江东计》、《让徐州》，《大登殿》、《芦花记》、《三娘教子》等。他在《江东计》中扮演的诸葛亮，给当时的观众印象很深。

大吉高师承吉利班的教条，对艺徒苛重体罚。他教的几个弟子，都因难以忍受皮肉之苦而逃跑。这样，大吉高的艺术真传无人接续。他死后，在雄县地方有个梆子演员仿学他的唱腔，叫“假吉高”。

（陈福生）

吴寿朋

吴寿朋（1896—1953），艺名小元宝。河北省永清县东庞各庄村人，系著名评剧演员喜彩莲的启蒙老师。

寿朋出身贫寒，幼时做过童工。十五岁时入本村永乐班，拜师陈玉玺学蹦板戏，工青衣花衫。他天资聪慧，再经个人刻苦磨炼，陶冶创新，艺术上造诣颇深。曾从艺于全国各大城市，在丹东和京、津一带更负盛名。

吴寿朋不仅对艺术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尤可贵处是他敢破传统陈规，闯评剧发展新路。蹦板戏《回杯记》原以打板叙述为主，与唱评书无异。人物不突出，剧情平淡。经他加工，增添了“王进送信”，“花园会面”新情节，把原来的慢板改为紧板，使剧中人王兰英的性格大为丰满。

他扮相俊俏，嗓音圆润，表演细腻，注重人物内心刻画。演《花为媒》中的张五可，把握角色爽朗、自豪、刚烈的性格，犹以照菱花一折，发挥的淋漓尽致；《马寡妇开店》中饰马寡妇，初遇狄人杰，她频频回首，似走非走，酒具倾倒，手忙脚乱，表情动作干净利落，层次分明，从而把马寡妇既爱慕英俊少年，又深知行为失当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入骨三分。人们赞许他“抬手动脚带戏，眯眼睁眼带戏，是个宝贝”。故送他别号“小元宝”。

吴寿朋从艺四十年，重戏德，育人材，对评剧的发展革新，起过一定的作用。一九五三年病逝。

（金路明、郑成良）

附：

口述材料

口述人：郑成良，男，六十岁，永清县西庞各庄村人。

口述：老艺人吴寿朋，艺名“小元宝”，东庞各庄村人。

1896年3月1日生于贫农家庭。曾当过童工。十五岁时拜三河人陈玉玺学蹦板戏。后来破旧立新，是开创评剧剧种的老前辈。他工青衣花衫，以花衫拿手。一生中教下徒弟很多，最有成就的要算著名评剧演员喜彩莲。吴先生对戏剧艺术有创新精神，对评剧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他一生除全国各大城市都去过外，经常活动在丹东、平津等地，1953年病故。

吴先生的艺术成就，难以一言而尽。他聪明俊秀，又勤奋刻苦，在演出中又不断革新创造，所以造诣很深。他细心研究剧情，深挖人物性格，创造发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如他演《回杯记》饰王兰英，他认为这个角色与剧中张廷秀互相敬慕，海誓山盟，敢于向封建势力作斗争，而且多谋善断。而那时唱戏仅是一男一女叙述剧情，与唱评书无异。不能把人物在舞台上刻画出来，通过他创造加工，添上了“王进送信”，“花园会面”新情节。本来张廷秀已中八府巡按，故意扮个花儿试探兰英。兰英听她姐夫说廷秀已病死途中，恐怕认错，不但要仔细观察，又要他仔细叙述过程。当张廷秀用暗示法，唱到“有名的花子叫海瑞”时，兰英已有察觉，要通过做戏流露出来。（那次吴先生探家时，就把自己的演出过程，介绍给家乡业余剧团。）当张廷秀唱官官相贿，懦弱忍受时，兰英表现愤慨。吴先生把平铺直叙的慢板

改为紧板，唱出：“从小看你是豆芽菜，长来长去水萌萌，从小看你竹杆样，长来长去节节空……”唱得有气画了刚强志气，有胆有识的闺门妇女，观众看了竖指称赞。

吴先生善演青衣戏，演花旦更善长。演《花为媒》饰张五可，他曾介绍说：“要演好这出戏，必须把住她爽朗、自豪、刚烈的性格。“照菱花”要自豪，“骂书生”要刚烈，“见李月娥”不要忌妒，要赞美、要爽朗。《马寡妇开店》饰马寡妇，又别具风格。他说：“把这戏演成粉戏就错了。要打破寡妇守贞的封建思想”。当她见了狄人杰，手端酒具退出书房时，频频回首，似走非走，酒具倾斜，忙羞涩跑下。这一连串准确的动作，没有勤学苦练，那是做不出来的。

此外，如《双锁山》《李翠莲》《夜审周子琴》，他都把人物刻画的活龙活现。人们评价他：“抬手动脚带戏，眯眼睁眼带戏，真是宝贝”，故送他绰号“小元宝”。

屈 吉 风

屈吉风（1869—1943年），又名屈永贤。河北梆子演员。河北省永清县南关镇人。幼时家境贫寒，务农为业。十六岁入文安县史各庄大吉利科班，工河北梆子毛净，（班主张子半）。后由于倒呛败嗓，回家作田三载。嗓音复转，又被班主接回，继续做科，二十二岁出科二吉利。

出科后，与吉高、吉兰、吉瑞、吉堂等人搭班永胜和、得胜和、瑞庆恒演戏，经常活动于天津、保定及京南永清、固安、霸县、文安等县。

吉风能戏甚多，戏路亦宽，尤以《火焰驹》、《须贾吃

草》、《取洛阳》、《战宛城》等戏在京南一带负有声誉。

《火焰驹》贩马一折，随烟火走跟斗、摔镫子，满堂喝彩不绝；《须贾吃草》饰须贾，当拜见范睢时，自知命操睢手，肘膝而行，四座惊服；《取洛阳》饰马武，声若宏钟，且手执钢鞭，勇猛强悍，当地人称活马武；《战宛城》饰曹操，与张秀婶子偷情，二帐子一动，操神情毕现，无不叫绝。表演细腻，气力充沛，京南有“请不来吉风，不搭戏台”的美传。

一九四二年，吉风在南关戏楼演《火焰驹》，时七十有三，翻跟斗已力不从心，但因在家乡演戏，难负乡里盛情，一个镫子摔闪失，致使腰部扭伤，从此绝别舞台。一九四三年病逝。

屈吉风终生无徒。

（金路明、李仲池）

附：

口述材料之一

口述人：高步云，男，五十四岁，城关镇干部。

口述：屈吉风，一八六九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年七十四岁，文安县吉利班出师。工净兼武生。以演《取洛阳》《火焰驹》《须贾吃草》等戏闻名京南。足下无徒。吉风原工老生，因脸上有几个麻子，人称“麻老生”。《火焰驹》演艾千；后王毛净、武生，浑身是戏。面部表情逼真，嗓子好，身架也好，特别演《取洛阳》，人称活马武。他演起戏来，打鼓的都出一身汗，不然配合不上。

口述材料之二

口述人：傅登瀛，男，七十八岁，永清城内人。

口述：大吉利在雄县“蛄勾张”家，孙子张阴臣，现在固安“南房”上。屈吉风称阴臣母为师姐。开始，吉风在大吉利，后来坏嗓子回家了，一边务农，一边喊嗓。喊出来后，又去二吉利。前后做科七、八年，出师后唱戏，同台有吉高、吉堂、吉瑞、吉兰。他唱过《取洛阳》《赠绨袍》《火焰驹》，人称活马武。《赠绨袍》去须贾，双膝双肘爬行，令人叫绝；《火焰驹》去贩马的摔镲子，摔得好，从没见过；《战苑城》演曹操，和张秀的婶子进二帐子偷情，那帐子一哆嗦，满台叫好。七十多岁时唱《火焰驹》摔坏了。从那时不演戏了。

口述材料之三

口述人：刘宗林，男，九十一岁，南关镇人。

口述：屈吉风，也叫屈永贤。十五、六岁去文安大吉利做科河北梆子。本来五年出师，他三年回来了。唱《火焰驹》，随烟火翻跟斗，漂亮；《赠绨袍》去须贾，《打渔杀家》去肖恩。他架子好，嗓子好，没有话筒，一唱听一趟街。吉风四三年死去，活七十四岁。四二年，吉风在西碱厂唱戏，演《火焰驹》摔镲子，闪失了。

吉风进科三年回来务农。不久，吉利班张财主来车接他，吉风又磕头，二次被人家叫回。吉风出师后，就搭班唱戏，有得胜和永胜和，在京南一带，有“没

说。吉风没徒弟，他儿要唱戏，他说：“不能唱戏，没有出息”。

口述材料之四

口述人：李仲池，男，五十六岁，永清县文化馆干部。

口述：屈吉风最后摔伤，不在西碱厂，而是在南关戏楼。他本来年纪大了，可盛情难却，摔镢子闪腰，在四二年。

贾冬樵

贾冬樵（？—1944）河北省廊坊市（原安次县）大北尹乡桃园村人。幼时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外出学戏。他从小要强，学习刻苦，先攻河北梆子老生。他的节奏感非常好，后来搭班唱红了。到了变声时期仍旧刻苦练嗓，结果“倒呛”再也恢复不过来，他一怒之下从山海关到唐山，经他叔叔介绍在唐山机务段当检车工。他当检车工时也不忘重返舞台，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坚持练嗓，结果还是没有进展。他在检车时也不忘敲家伙点，拿起榔头就想起梆子，于是他就想从打梆子上下功夫，他捡了块和梆子大小的铁块当梆子敲，日久天长练的腕子上有了力气，打的声音清脆，在练梆子的过程中，细心琢磨，研究如何用梆子帮助演员造起气氛来，什么时候轻打，什么时候重打，什么地方打花点，后来就练成一手好梆子。搭了金钢钻的戏班；他不仅熟悉金钢钻唱腔的特点，而且还帮助金钢钻改革唱腔，他把元元红的特点一刚劲有力运用到旦角唱腔里边，稍加调整变化，即丰富了旦角唱腔，还增加了刚劲，金钢钻的唱腔多是贾冬樵

用这种办法改进的。

贾冬樵是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贾桂兰的姨父，贾桂兰从小跟贾冬樵学戏，贾冬樵对子女爱护倍至，但他对子女学戏也非常严格，一个字，一个腔，一个动作差一点也不行，他又唱戏又教戏顾不过来，又给贾桂兰先后请了张吉祥（吉利班作科），王虎臣（艺名盖麟童），京剧演员邵先生，杨桂亭，（梆子花旦艺名千盏灯），荣秀亭（京剧青衣），黄先生等教戏。他本人对贾桂兰姐妹又言传身教，贾桂兰的成长与贾冬樵有很大的关系。

贾冬樵对河北梆子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热爱河北梆子，他喜欢河北梆子的身段唱腔，他喜欢河北梆子高亢刚劲的唱腔，尽管在河北梆子衰落时期，生活困难也要全家继承河北梆子事业，挨冻受饿也不改其它剧种，他苦心钻研，改革河北梆子，要为河北梆子出口气，但他也主张学习京剧、学习昆曲，他羡慕昆曲里的词干净，身段美，舞蹈性强，他更羡慕京剧界有那么多文化人，京剧吸收了许多昆曲的身段，舞蹈，也吸收了河北梆子的身段唱腔，但他主要是通学习京剧、昆曲，把学来的东西合理地运用到河北梆子上来。

贾冬樵打梆子在河北梆子界颇有盛名，人称“梆子王”。他特制了一付梆子，比普通梆子大一套，再加上他高超的技艺，打出来声音清脆，悦耳动听在东北沈阳演出时，贾桂兰一上场，一换场面，贾冬樵挽起袖子拿着梆子往台上一露面，台下就是一阵喝彩声。他工作认真，从不马胡，一次他的手碰破了，包上药布坚持上场，当演员唱到要劲时，梆子震得血顺着手指往下流，同行们无不为之感动，观众看见也为之鼓掌。他打的梆子拿的严，敲的好，能帮助演员造舞台

气氛和弥补演员的不足，他不但有梆子的基本功，他还熟悉演员的唱腔，唱法，起着帮助演员发挥长处，补短处的作用，他不但熟悉演员平时情况，还能掌握演员临时出现的情况，如演员嗓子的好坏，剧场的音响效果，观众的多少，伴奏时都能随机应变。

贾冬樵不但打的一手好梆子，而且还和金钢钻的师义父（艺名金菊花）研究河北梆子的音乐改革，创新，他们吸收河北梆子老生唱法中的刚劲部分，借用老生唱腔的“夯音”加强了“腮音”和“嗽音”的运用，而且还改革和创新了很多梆子唱腔，对金钢钻艺术的提高起着很大作用。

贾冬樵在艺术上不保守，天津市河北梆子琴师李保安曾拜他为师，中国戏曲学院教师白云登是经他培养，由于白云登的刻苦钻研后来成为全国有名气的“打鼓佬”，曾长期和程砚秋合作并数次出国演出。

在日本投降前夕，贾冬樵在石家庄住，一个恶霸要强行霸占贾冬樵的女儿，贾冬樵在争吵中被这一恶霸狠狠踢了一脚，病倒在床，气、病交加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贾冬樵为人正直，好仗义，他的一生是辛辛苦苦奔波劳累的一生，是苦曳的一生，也是为河北梆子事业奋斗而做出很大贡献的一生。人们一提起河北梆子名演员来，谁都知道有个金钢钻，可谁知道在金钢钻的名望里边，在小金钢钻还有象珍珠钻，宝珠钻的名望里边浸透着贾冬樵的血汗。

为我区青年演员学习贾冬樵先生为复兴河北梆子事业的艰苦创业精神，特从河北省文化局艺术处，河北省戏研室印发的“贾桂兰艺术生平”（邵金铭同志整理）中摘录的有关贾冬樵的部分情况。

（靳秀山摘）

吴凤仙

吴凤仙：（1884—1943）霸县南孟镇人，河北梆子旦角女演员，艺名“大娘们儿”。

吴凤仙自幼家境贫寒，二十岁时，为生活所迫，拜本村“同乐会”的单恩才为师，学唱梆子坐腔戏，工青衣，边学边串乡演出。1907年去任邱县“同盛和”搭班唱戏。1909年南孟高家出殡，请“同盛和”班演出，吴凤仙随班同来，并第一次在家乡登台主演了《对银杯》，获得成功。从此“大娘们儿”的名字，就在南孟一带传开了。吴凤仙嗓音宏亮，但身段功夫稍差，她曾去天津搭班，就因“太土”而遭到拒绝。但她不气馁，回到霸县，经常与一些当地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如：吉高、吉峰等合作演出中，虚心求教，受益非浅，艺术上提高很快，逐步使自己的唱腔和表演形成一种粗犷，奔放的风格，她的《大登殿》尤其脍炙人口，每次演出，总是彩声不断。吴凤仙以自己的勤奋和天赋，成为霸县一代农村受群众喜爱的女演员。

1925年左右，吴凤仙自己组织了一个戏班；取名“益盛和”召集四乡的演员，还有一些“随师学艺”的学员，共六十多人，各处演出，活动范围很广，除了就近几县外，还曾到过保定、易县、河间、高阳、任邱、献县、涿县等地。

此间：吴凤仙只是偶尔应邀演一场她的拿手戏《大登殿》，一般不参加演出。她自己很少教徒弟。随师学员跟班三年，不发工钱，三年后可以留在班里，也可以自谋生路。

1930年左右，“益盛和”解散，吴凤仙去了东北沈阳，1943年死于当地，在那儿一直未再唱戏。

（1984年9月21日访问南孟高宝丰，八十二岁；倪凤岐，六十七岁。）

（刘琦）

彭云洪

彭云洪：（1889—1974）原籍永清县杨家务村人，1911年落户香营村。河北梆子琴师，武清县第二届政协委员。

彭云洪自幼喜拉好唱，十七岁时与本村杨福泉学拉琴，三年后去天津搭班。1911年从天津回到霸县南孟香营村姥姥家，拜南孟的曾玉林为师。此间他广泛寻师问友，切磋琴艺，为以后的艺术活动打下了深厚的功底。1935年再次去天津，先后与金香水，金钢钻，银达子等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合作。1942得回香营村，收张东州等十几个人为徒教文武场，同时常与小辛庄的王宝印，叶庄的王志祥，落堡的百德海等合作演出。从1951年起，则以教戏为主，曾先后到南沙，北沙，北孟等村教戏。1956年至1958年和于德海在南孟招收高文章等六十多人教戏。1959年受聘于天津河北梆子剧团，1960年分班到杨村小百花剧团，六六年退職回乡，一直负责本村的业余剧团辅导工作。1974年病死于家中。

（刘琦）

郝 湘 九

郝湘九（1869—1961）艺名郝吉荣，河北省霸县康仙庄乡南毫家务村人。河北梆子演员。幼时做科于史各庄“吉利班”。工刀马旦，学戏刻苦，功底深厚，起打干净、利落、他八十高龄教戏时尚能做卧鱼，弯腰，五龙绞柱等示范动作，可见当年之艺技，他戏路子很宽，擅演的有《红梅阁》，《紫霞宫》、《阴阳会》、《断桥》、《柜中缘》等戏。1959年应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青年跃进剧团的约请，教戏一年多，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贾桂兰非常钦佩他的艺术，1960年因年老要求回乡。后又被本县青年艺术剧团请去教基本功戏，

（训练演员）。他教戏认真一丝不苟，河北省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王瑞楼曾得郝湘九细心教授，她演出的《红梅阁》就是郝老亲手授艺。河北省枣强县河北梆子剧团张凤德（艺名张小喜）也是他的门徒之一。

（邢估）

刘 金 铎

刘金铎（1897—1976）文安县左各庄人，河北梆子演员，自幼跟丰乐园傻庆维学武生，后又去东北坐科班学戏，

（待查）由于他演出扮象英俊，人称“小洋娃子”时间一久成为其艺名，他的武功底子好，对人物刻画深刻，武打干净、利落，嗓音也较好，长靠、短打武生工兼唱，尤以短打擅长，当地流行一句歇后语：“洋娃子的戏——短打”，他戏

路宽，经常演出的有《狮子楼》、《剑峰山》、《大明府》、《艳阳楼》、《花蝴蝶》，《白水滩》《连环套》、等短打戏。有两出拿手的靠架戏《挑滑车》、《三气周瑜》。他在《三气周瑜》中饰周瑜，他在运用“喷彩”绝技时做到恰到好处，给农村广大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解放前经常搭班演出，他曾在史各庄吉利班对外演出时搭过班，1930年以后与孙甫岑（青衣），陈月楼（文武老生）搭文安县常金生戏班经常活动在河间，文安，任邱，霸县一带，1937年前后搭窦店“增盛和”戏班与刘四红（老生）、金秀英（青衣）、刘金荣（花旦）共同挑台演出，1945年搭固安县柳泉张车子办的“华盛和”戏班，与刘四红（老生）、马盛红（老生）共同挑台戏出，他在河间、任邱、霸县、文安、大城、固安、永清等县颇有声望，刘金铎除演戏以外还能编写，改编剧本，他曾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编过一出时装戏《拿张合》，改编过《农民乐》等剧本，解放后在本村教戏，1956年应约参加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应武生戏，1957年以后在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附校任教，1976年病故于天津。

（邢伟）

郭蓬莱

郭蓬莱（1859—1920），艺号郭达子，为京南著名昆、弋演员，唱黑头兼能生丑两行。其祖上原为霸县苏桥人，后迁至霸县下王庄，几代人以卖烧饼为业。郭蓬莱青年时期，即参加“下王庄耕读会”学唱昆弋诸腔，在同辈会友中唱做兼优，为鹤立者。

清同治年间，二十多岁的醇亲王奕譞（咸丰帝奕訢之七弟，光绪帝载恬之生父，人称小七爷）府中有一班兼唱昆、戈两腔的家乐，名为“安庆社”，或称“王府班”。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改名“恩庆社”，随后又改称“恩荣社”。演职人员各发一身兰色长褂，市民一见穿着这种统一式样之制服者，即知是王府戏班中人。郭蓬莱二十九岁时（光绪十三年）带领下王庄樊志清、王老五、王树云等，进北京入小七爷王府“恩荣社”唱戏。其《别古寄信》、《芦花荡》等出，很得醇亲王赏识。郭蓬莱初入王府戏班，醇亲王问他：“你入过什么社？”郭蓬莱说：“我是个票友！”醇王又问：“那么，你在谁那里领的票啊？”郭改口答曰：“我不是票友，我是个会友！”醇亲王说：“这就结了！”郭蓬莱学戏不曾坐过科，从师何人，也无可考。其名郭蓬莱，系醇亲王所赐。有一次郭上演《八仙庆寿》，剧中有“人到蓬莱立极功”一句，醇亲王对其说：“你就叫郭蓬莱吧！”从此只呼“郭蓬莱”，原来叫什么名字，竟不为后人所知。

郭蓬莱嗓音宽洪嘹亮，气足音完，得天独厚。戏园演唱，声震屋宇，梁尘直簌簌而下；野台演唱，声传数里，路人无复喧嚣者。其誉满城乡，有“铁嗓子”之称。

“恩荣社”有一善饰白蛇的髻龄戏童，特别为醇亲王眷爱。北京西城有一恶棍名叫艾五，家畜恶犬。饰白蛇之戏童，有一天偶然经过艾五门前，艾五家的恶犬上前吠扑，艾五的家人观之为乐。戏童怒骂了几句。艾五从门内出来，一掌把戏童打入路旁沟中，其制服亦被扯污。街卒看见，既不敢得罪艾五，又怕醇亲王降罚，只好悄悄地用马车将戏童送回王府。次日，醇亲王见该戏童没穿制服，问其原因，戏童

将昨日之事禀告。醇亲王闻听大怒，立即命荣禄严办艾五。荣禄和艾五乃是把兄弟，再三为其求请，才以艾五向戏童赔衣道歉了事。自此，荣禄对王府昆戈戏班怀恨在心。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醇亲王奕譞死后，荣禄立时强制解散“恩荣社”，戏班中的人都被驱逐，仓惶离京。郭蓬莱等出京后，三、四天没有吃一顿饱饭，步行二百余里，颠连万状，返回霸县下王庄家中。

郭蓬莱离开北京“王府班”以后的二十多年当中，辗转于京南、京东各戏班唱戏。有时无班可搭，即在家操卖烧饼之旧业。在此期间，他搭班时间最长，唱戏成就最好的，是在无极县孤庄村的“和丰”、“和翠”两班。在这里，郭蓬莱的表演艺术达到炉火纯青、超群绝伦的地步。不但在“和丰”、“和翠”首屈一指，在整个冀中一带也是才殊艺绝的名角。班主刘老东对他特别器重。那时，一般演员每季报酬多在二十吊左右，“大梁”最多，也不过四五十吊。（一年分为三季，每季大约一百天：正月初六至四月二十三为一季，端阳节至八月初为一季，八月十五至十一月十五为一季）。而郭蓬莱每季却能开六十吊制钱，全年三季共使一百八十吊。比当时十名扛大活的壮劳力挣的还多。（当时一名长工，一年约挣十五吊）。

“和丰”、“和翠”两班，有三块班牌。每年正月初六在孤庄村刘氏祠堂里唱四天“开门戏”，两班分别挂牌各唱两天。从正月初十开始，在村中心搭起临时戏台，两班联合为本村乡亲义演四天，名曰“丰翠合”。这四天戏的演员、行头、场面、戏码都极尽筛选。郭蓬莱在“丰翠合”常挂头牌。

郭蓬莱戏路很宽，文武各出，生净各色，无所不精。象花脸戏《通天犀》、《芦花荡》、《五人义》、《敬德装疯》、《关公训子》、《醉打山门》；老生戏《草诏》、《打车》、《对刀步战》、《崇祯甩鞋》；武丑戏《时迁偷鸡》、《冯茂盗瓶》等，都很拿手。各戏班争相邀约。那个戏班有郭蓬莱，票价可以提高，上座也能增加。

清末民初，郭蓬莱还在京东几个戏班和京南高阳县河西村“庆长社”，文安县北斗李村“元庆社”，西淀马村“和顺班”等戏班唱戏。他常常骑一匹走驴，东奔西走，活跃在冀中平原广大的戏曲舞台上。

民国五、六年，郭蓬莱曾再次进京，参加“荣庆社”。那时他已经将近六十岁，年老体衰，视力大减，勉强演出，技艺大不如前。渐渐完全不能登台，只好回到霸县下王庄，强支病体，仍以打烧饼度日，苟延残生。

一九二〇年秋，郭蓬莱病体已相当沉重。有一天起五更抱柴禾，过门坎儿时，一跤跌倒，犯了痰厥。数日后身亡，终年六十二岁。

郭蓬莱一生，不曾正式收徒，但在“下王庄联谊会”，不少人跟他学过戏，其中有的人成了京南一带比较出色的昆曲演员。如唱红净的樊志清、王瑞常，唱武生的邱慈亭等都是。

(田中王)

贾桂兰

贾桂兰，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女。艺名小金钢钻。安次县桃园村人。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三日生。幼年父母双亡，认姨夫贾冬樵（梆子老艺人，后为名演员金钢钻打梆子，人称梆子王）为父学艺。一九一七年随父母到北京，拜张吉祥为师，学唱青衣，六岁时登台演出。十一岁随父到张家口，在老艺人十三旦的戏班演戏，受益不少。几年后又与京剧演员盖麟童搭班演戏。十四岁随父回北京，曾学习过京剧，后又拜名艺人千盏灯为师继续学习梆子戏，得其亲传《葡萄会》

《宋金郎》、《翠屏山》、《拾玉镯》、《小放牛》、《杜十娘》等戏。十六岁起在太原搭班演戏，二十岁以后在石家庄、保定、天津、东北各地同小喜翠、小小香水、唐云生、程艳桃、陈桂桃等搭班演戏，以小金钢钻之名轰动剧坛。抗日战争期间主要在河北省农村演出。一九四五年起无法维持演出，做零工两年。一九四七年石家庄解放，联络梆子艺人，组织共和班，后参加中央警卫部队演剧队当演员，借调至延安平剧院，演出《法门寺》、《三打祝家庄》《清风亭》等戏。一九四八年回到共和班继续演出。一九五一年河北省艺术学校成立（后改为河北省戏曲学校），在该校任教并担任戏曲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二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扮演《杜十娘》中的杜十娘，获三等演员奖。一九五四年第一届河北省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杜十娘》，获荣誉演员奖。一九五三年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调河北省戏曲学院从事戏

曲研究和教学工作。一九五九年成立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调任团长。后该团被文化部定为全国十五个重点院、团之一。一九六四年起一直在河北省戏曲学校任副校长。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历届人大代表及常委、河北省政协委员。为中国剧协会员。

（秀山摘抄）

鲜灵霞

鲜灵霞，蜚声剧坛的著名评戏表演艺术家。原名郑淑云。文安县丰各庄村人。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生。一九二三年家乡闹水患，随母逃荒到天津，落脚在南市，宅旁有戏院。六、七岁时天资活泼的淑云，经常溜进戏院看戏，有时给演员们当“小杂役”人们给他起绰号“小老五”。天长日久，对评戏有了爱好。后结识了壁莲花、五月仙、周紫霞等人。边看边学，一次演《小老妈开店》缺人手“小老五”演了配角。得到老板的赏识，起名“鲜灵霞”。

一九三四年十四岁拜评戏艺人刘兆祥为师。靠师傅的指教和自己的勤奋刻苦的努力，演出了《井台会》一戏，她饰李三娘。初露头角。便赢得观众的赞赏，社会的承认。《井台会》原是开场戏，经他主演，就变成了一出压轴戏。鲜灵霞的名字越唱越红。四九年天津解放，鲜灵霞在民主剧场成立了“进步剧社”。然后到青岛、济南、太原等地为工人、农民和部队演出。她擅演的剧目《杜十娘》《井台会》、《蝴蝶杯》等戏。鲜灵霞不但演传统戏，而且还积极参加现代戏的演出，她先后演出了《刘巧儿》《小女婿》

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皇女》《杨三姐告状》等剧目，为现代戏的演出贡献了力量。鲜灵霞的嗓音得天独厚，高亢挺拔兼有嘹亮圆润。头腔共鸣洪朗浑厚、胸腔共鸣深邃有力。音域高低，宽窄虚实、运用自如。拔高腔如鹤出长空，奔畅无阻；行底腔如行云流水，左右逢源，她的演唱风格以豪迈刚劲取胜，形成独具一格鲜派艺术。

一九五四年天津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鲜灵霞上演了重新改编的传统戏《杜十娘》获演员奖。一九五六年她和同伴们圆满完成了赴朝演出任务。一九五八年冬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参加改编创作评剧《包公三勘蝴蝶梦》。为使鲜派艺术在剧中表现的更加充实、丰富，揉进了鲜灵霞几乎所有的剧目板头。一九五九年春夏季节鲜灵霞带着这个剧目参加了河北省新编历史剧汇演。（当时天津为河北省辖市）得到好评。后由长影拍成戏曲艺术片。

鲜灵霞曾任天津评剧团团长、天津市评剧院副院长、天津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天津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天津评剧院顾问。

文革中，给鲜灵霞同志造成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使她长期抱病卧床，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第二次解放的无比喜悦，正准备重返舞台之际，不幸疾病使她半身瘫痪，未能如愿以偿，但她并没有消沉，今年她已经六十三岁了，为了让鲜派艺术后继有人，不顾年老体病，坚持辅导学生。她的代表剧目分别由：马淑华唱《杜十娘》、李秀云唱《包公三勘蝴蝶梦》，孙桂荣唱《井台会》，鲜灵霞同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鲜派艺术之花，正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平山辑录）

访昆曲泰斗侯玉山

十月中旬某日，我来到北京市宣武区的一座独门小院，访问北方昆曲著名花脸表演艺术家，九十二岁高龄的侯玉山老先生。我叩门进院，见侯老正在院内浇花。老人身体健康灵便，谈吐清楚有致，许多青少年时期经历的事情，记忆忧非常清晰。我向他聆教的主要内容是，早年霸县下王庄昆曲演员郭蓬莱等人的情况。

我们对坐在侯老居室的沙发上，听这位老艺术家侃侃而谈。

清光绪年间，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父）府邸，有“恩庆社”和“恩荣社”两个昆弋科班，“恩庆”是大班，“恩荣”是小班。从侯老先生住的这儿往西，现在的音乐学院，就是王府大班的旧址。九十多前，郭蓬莱到北京，就在王府的戏班里唱戏。那时候侯玉山还小。

到侯玉山十三岁学戏时，郭蓬莱就四十多岁了。那是在京南无极县的“和丰班”和“和翠班”，郭蓬莱是“和丰”“和翠”的主要演员。

光绪中期（约1890—1903年），无极县孤庄村，有个叫刘老东的财主，一家成立了两个昆弋戏班，大班叫“和丰”，小班叫“和翠”。郭蓬莱唱黑头兼能生丑两行，其人才殊艺绝，在“和丰”“和翠”首屈一指。他得的戏份，在班中最高，一年三季共使制钱一百八十吊，相当于十个长工的工钱。

郭蓬莱在京南、京东一带，很有名气，是一个超群绝伦的名角。他还曾在高阳县河西村的“庆长班”、文安县北斗李村的“元庆社”，以及京东一些戏班唱过戏。

民国五、六年在北京，侯玉山同郭蓬莱在“荣庆社”又就过一次伴儿。那时侯玉山刚刚二十几岁，郭蓬莱年近六旬，身体已经不行了，只能勉强上场。这是郭蓬莱最后一次出来唱戏。

在清朝咸、同、光年间，从北京到保定，京南一带有三十几个昆弋班子。到侯玉山开始学戏的时候（光绪三十二年）京南还有七个戏班，京东有两个班。当时昆腔子弟会也很多，如高阳县河西村、无极县孤庄村、文安县北斗李村、新城县大庄村，以及霸县下王庄、台头等，都有子弟班。下王庄是老子弟会，每年腊八逢会。

霸县下王庄子弟会，出了不少优秀的昆曲演员。除郭蓬莱之外，还有樊志清（比侯玉山大二十多岁，唱红净）、王树云（比侯玉山大十多岁，唱正旦）。当年在高阳县河西村的“庆长班”，侯玉山都同他们就伴儿演过戏。

此外，与侯玉山年龄差不多大的，有杨和舫、王瑞常和邱蕙亭三人。

杨和舫，艺名葫芦蔓儿，大家都叫他小蔓儿，唱耍笑旦。他是王树云的徒弟，十七八岁上跟着王树云到高阳“庆长班”，一出《佳期》，唱红了京南一大片。在深（州）、武（强）、饶（阳）、安（平），束鹿辛集、旧城，祁（州，即安国）、蠡（县）、博（野），以及正定府一带，红的不得了。杨和舫性情温顺，待人和气，人前不爱说话，在台下就像个腼腆的大姑娘，长相也不算十分漂亮；可是，只

要一挑帘儿，要多欢喜有多欢喜，真个是“上场见喜”、“挑帘儿乐”。引喉一歌，满园百诺。身段柔婉洒脱，扮相异常俊美，如花枝招摇，神采流映，观者目为之眩，心为之动。传有“三天不吃饭，看个葫芦蔓”的佳话。

杨和舫还在束鹿县的“祥庆社”唱过戏。在束鹿旧城有个乡绅王祥斋，是束鹿县商会会长，“祥庆社”的班主。此人家资丰盈，且颇具文采，在当地商界很有声望。一般商会会长都是三年一换，王祥斋接连当了三六一十八年。这位王先生特别喜爱葫芦蔓儿，认他为螟蛉义子，给他一座花店（经营棉花）。可惜杨和舫年纪轻轻就过世了。

王瑞常，又叫王小小儿，先从王树云学青衣，再从樊志清学红净。出来搭班唱戏后，又拜“益”字辈昆曲演员朱益征为师。朱益征青衣、小生以及打鼓全都行，他有三个排“瑞”字的徒弟，即侯瑞春、田瑞亭和王瑞常。王瑞常住过“元庆社”和“荣庆社”，在“荣庆社”时间不长，也是二十几岁就夭折了。

邱蕙亭，唱武生兼花面，比侯玉山小五岁，他们在一起时间比较长。在“庆长社”、“元庆社”和新城县刘民庄的“宝山和”都同台演过戏。

清朝末年，皇姑三太格格（光绪帝载恬的妹妹、宣统帝溥仪的姑母）在府中成了一个戏班，从白洋淀“和顺班”邀来许多演员，由徐廷璧、王益友、荣成、荣秀等四人给她管事。邱蕙亭十三岁时，在三太格格府的戏班唱过《芦花荡》饰戏中的张飞，很受三太格格喜爱。三太格格的戏班，曾在丹桂戏园演出《清清兵》，上座颇佳。正当此时，辛亥革命事起，有人说：“革命党都到武汉了，你们还欢乐，你们还

成戏啊？”一句话把个戏班说散了。当时侯玉山正随“和顺班”在琢县演戏，人们从北京回到琢县，说了上边的情况，过不多时，“和顺班”也散了。那是1911年的冬天，侯玉山十八岁。

民国初年，侯玉山同邱蕙亭一起，住过文安县北斗李村的“元庆社”。“元庆社”班主任义礼，在清朝有过功名，财大势大，有恃无恐，是文安县境内一霸，人称“四阎王”，“元庆社”也被称为“阎王班”。后来，任义礼年岁老了，将戏班交给他的儿子任铁庄执掌。这个“小阎王”比“老阎王”更其暴戾，整日挎着驳壳枪，横行乡里，真不亚如地头蛇，坐山虎，对戏班人员也十分严厉。不过，“小阎王”对于出色的演员，却格外垂青，待之甚厚。对于侯玉山，特别器重。对邱蕙亭，也颇赏识。

1914年冬天，到了旧历十月，侯玉山还在“阎王班”唱戏，没有回家。当时，新城县刘民庄邓玉山新组成“宝山和”戏班，样样角色齐全，只缺一个出色的架子花脸，一心想邀请侯玉山入班。在“宝山和”戏班里，有一个高五，是侯玉山的同行，两人颇有交情。高五毛遂自荐，对邓玉山说：

“我去邀他！”高五到了高阳县河西村侯玉山家，见到侯玉山的父亲，编了个瞎话，说侯玉山过了年要住“宝山和”，给侯玉山的父亲留下五十吊钱的押银。等到十一月十五，

“元庆社”封箱散班时，就手撒了第二年的定钱，侯玉山又拿了“元庆社”的五十吊钱。回到家里，侯玉山把“元庆社”的定钱交给父亲，父亲不解地说：“你不是说来年住宝山和吗？”这才知道高五事先并不曾与侯玉山商量。一个人拿了两个戏班的定钱，使侯玉山左右为难：不去“宝山和”，

对不起好友高五，不去“元庆”，那是有名的“阎王班”，“小阎王”特别着情于他，对他非常重视，一旦不为其所用，也难免翻脸不认人。无奈何只好两边都不去，免得惹出麻烦。

到正月初六戏班开锣，两班都不见侯玉山报到。正月十五，“宝山和”到白洋淀大田庄唱戏，“元庆”则准备在自家北斗李村演出。“小阎王”听到“宝山和”邀请侯玉山的消息，认为他一定去了“宝山和”，不觉大怒，遂带领二十多名庄丁，乘坐三架拖床子前往大田庄抢人闹事。那天是大田庄庙会的头一天，尚未开戏。任铁庄带领人众，闯到戏台上连搜带砸，到处寻找侯玉山。邱蕙亭当时十七八岁，在“元庆”也是“小阎王”比较喜爱的演员。“小阎王”见他正在后台，说了声：“有他一个！”随从的庄丁立即上前将邱蕙亭扭住。邱蕙亭说：“不用抓，我跑不了！”“小阎王”才命从人松手。“宝山和”戏班人员吓得胆颤心惊，四处躲藏。大田庄的村民义愤填膺，当即集合起一百多名壮丁，将“小阎王”一伙团团围住，双方一场混战。“小阎王”寡不敌众，慌忙突围而出，登上拖床子夺路逃跑，大田庄人紧追不舍，一个名叫二横的小伙子追在前头。“小阎王”举起驳壳枪，开枪打中二横的腿，二横带伤继续追赶。“小阎王”接连开枪，又打中二人，才得逃走。有高阳县河西村一个财主和白洋淀财主朱百万，派到大田庄送礼的人，回到河西村，向人们述说其目睹的这场恶斗。侯玉山正在街上踢毽子，听后心中暗道：“幸好我没有去！”事后，两家闹到官府打官司，双方使钱使势，上下运动，旷日持久，僵持不下。后来，经霸县台上村韩六（韩复渠的本家侄子）出面调停，才得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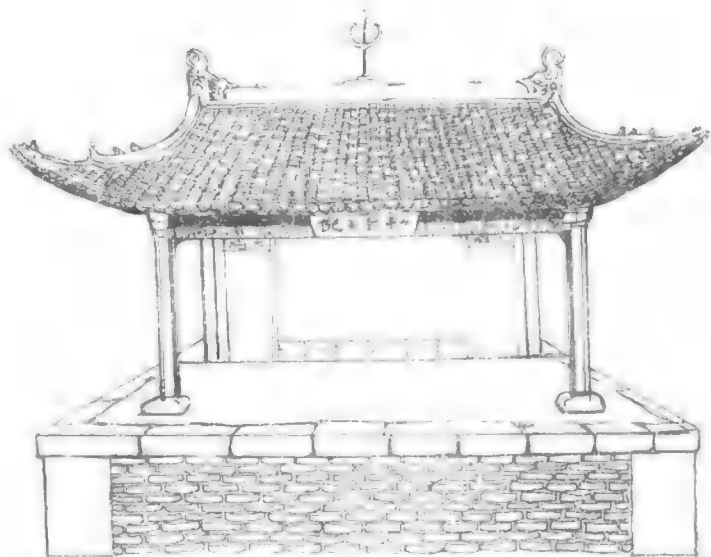
（田中玉）

演出场所·作坊

武平第一台

“武平第一台”是我区建立最早，设施较完备的一个“戏园子”。地址在霸县胜芳镇河南老母庙西。胜芳镇宋代为堤头乡，元代改为武平镇，故取“武平”二字为“武平第一台”。它是本镇乡绅王仲伦所办，始建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为当时我区唯一能接待戏曲演出团体的正规化的“戏园子”。其建筑物属于砖木结构，大门上面镶有砖刻“武平第一台”五个大字，戏园内楼上两旁有包厢用木板隔成前开脸单独的房间形式，每个厢可容纳观众五、六个人，厢价昂贵一个包厢相当于楼下散座的十几倍，皆为当时贵门富户所用，楼下散座系长条板凳，票价较廉，东西两旁楼下曰“廊子”票价低于池座，总座席数约七百余个，后排摆设“八仙桌”两张为乡绅，豪门饮茶，看戏所用。“八仙桌”两旁有警察，保卫乡绅，弹压秩序，园内设有“茶房”“小卖”，“手巾把”上下飞舞，服务员飞“手巾把”的技术高超，百发百中，时而耍些花样如“背手”“张飞片马”等动作。1924年开业时特从北京请来洒香玉（青衣）、裘步武（青衣）、赵宏庆（净）李一车（武丑）做首场演出。每天散戏前戏园外老母庙大街停有马车，轿车及二人台小轿。一般情况营业较好。京、津著名演员李桂春，贯盛习、盖叫天，小香水、银达子、陈四红、项月樵、金小波等都曾率班到此做过营业演出。1937年停业。日伪统治时期又断续演出，1943年拆除。

胜芳戏楼



(插图是秉明、学谦、松茂三同志根据记忆绘制的)

胜芳戏楼，建在霸县胜芳镇，建筑年代不详，清咸丰年间重修。建筑物为砖木结构，中间以木制屏，分隔前、后台。木屏两边设“出将”“入相”两个门，为演员上下场之用。前台只设两棵元柱支撑前檐，是在建筑上区别与其它戏楼之特点，当地人俗称：“胜芳镇三宗宝、戏楼、场牌、文

昌阁”。戏楼一宝因其建筑特点而来；后台宽阔，供演出单位放置戏箱及演员化妆之用。屋顶建筑采用歇山屋顶，前面两檐飞翘，檐庙前端设有数个砖刻兽头，屋脊两端各有一砖刻龙头。中间竖一叉形金属物。檐下有一横匾，为“动吕天倪”四个大字。台底上层用白条石砌成，下至地面约两米为青砖砌成。戏楼座南向北，向北约百米有一关帝庙行宫。该戏楼逢年过节或庙会时有戏曲演出活动。解放以后一些戏剧演出团体也常借此戏楼搭棚做营业演出，于1963年拆除。

（邢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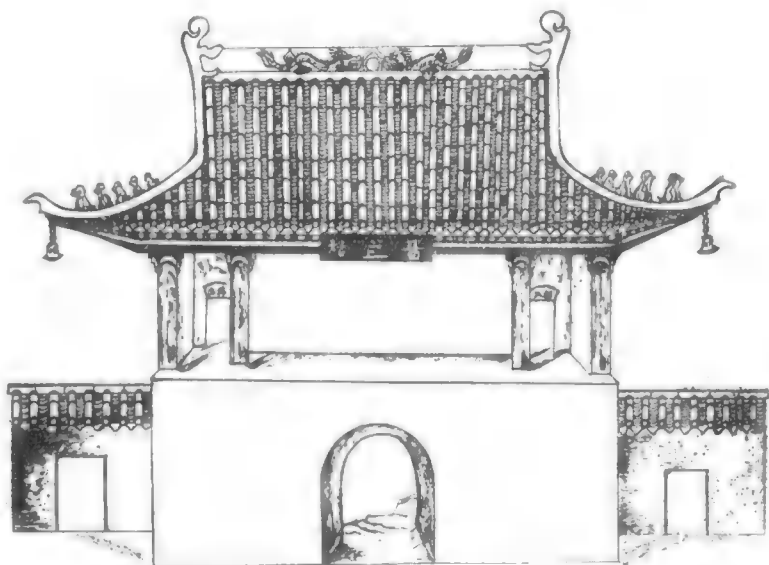
晋 益 楼

戏楼建年待考，该楼座落永清县南关镇北，坐东朝西。据传系明末清初，山西某商人，在本地经营当铺，投资所建，故名“晋益楼”。

此楼规模较大，设计合理，布局得当。四面筑围墙，关帝庙与戏台遥相对之，并配有耳房、库房、警舍、凉亭。总面积为三千四百平方米。进西门回首眺望戏台，白墙红柱，青砖绿瓦，上场“出将”，下场“入相”，台面八十平方米。楼下可容观众六千余。

此楼自落成始，业经两次复修。系村镇戏会优伶往来演出和献艺之地。该楼1652年拆除。

（王来顺、蔡天祥）



插图是蔡天祥同志根据老人们的回忆描述，而绘制成的。

流动演出设备三创

一、郭来珍巧搭流动戏棚

在五十年代初，固安县郭翟村郭记棚铺与原天津地区河北梆子剧团，为了赶春季庙会营业演出，签订了一份演“临时戏棚”的协议书。甲、乙两方议定：棚铺乙方负责成全舞台、观众罩棚和棚周围的安全保卫；甲方剧团负责演出售票和检票等事宜。总收入减去演出宣传消耗，双方按二八劈帐。一般每个台口演四至六天不等。他们在演出一两个台口以后，效果较好，双方一起共同总结经验，改善管理方法，逐步摸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流动演出经验。流动戏棚的搭置规律是：一个台口演出的最后一天：郭来珍就派三两人去下一个台口打棚底（舞台定位和挖杆子坑）。最后一天夜戏演完后，郭来珍领棚匠十二、三人当晚拆台，装车，连夜赶到第二个台口。吃完早点后起棚，保证中场戏或晚场戏响台。由于劳力的巧安排，移台速度之快，是很惊人的。这样的大棚活动，在我区各县春、秋两季农村庙会共计赶了三年。以后效仿这样大棚演出的地方就多起来了。

二、剧团的平板车流动舞台下乡

在1972年初，静海评剧团（原属我区）首创了平板车流动舞台下乡演出的经验，天津地区专署文化局，在全区推广了静海的经验，号召地、县专业团“千里拉车，送戏上门”。而后，在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下，地、县剧团都先后

添置了平板小拉车流动舞台设备。（简称板车舞台）在七十年代初，我区形成专业剧团下乡，用板车舞台演出的热潮。

板车舞台，共由十二辆平板小拉车组成。卸台后，把全团所有的演出用道具服装，分装在十二辆车上。每辆车由三至五人拉。车和人分组编号。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十二辆车组装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体宽十二米深八米的舞台。然后挂上简单的帐篷和布幕即可演出。一般挂上布围子售票演出，不挂布围子可以做包场演出。

我区的地、县级专业剧团，从添置板车舞台之后，基本解决在农村演出搭台难的问题。增强了农村演出阵地，趟出了一条农村剧团为农民演出的路子。

三、大棚车流动简易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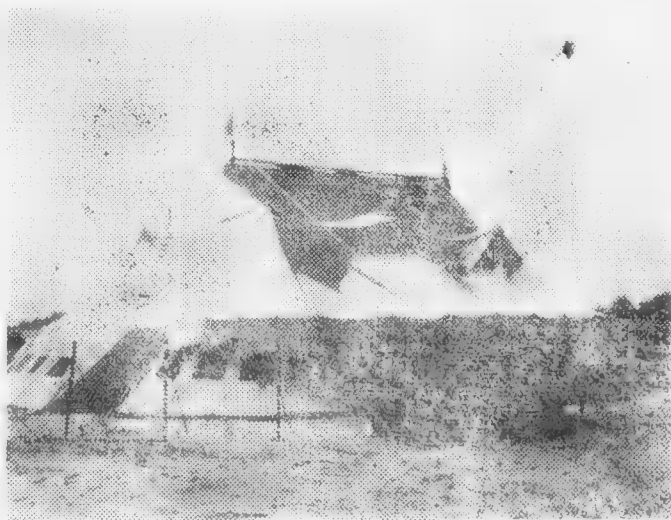
1982年2月，廊坊地区河北梆子剧团，在霸县辛店公社，开始使用自己研制的大棚车流动简易剧场演戏了。周围十里八村的男女社员争先来看戏。都说在这里看场戏比以前可舒服多了。消息一传开别的大队都来写这台戏。

大棚车流动简易剧场，用两辆汽车底盘拼成宽十二米进深九米的舞台面。前后台用尼龙帆布遮罩，顶无梁结构。观众厅设座席一千五百个，用马扎组成排座。左右旁设男女厕所。前厅有检票口，舞台两侧乐队席和灯光效果席。服装、化装、道具都设在后台，活动区比较宽阔，台后有便门。剧场的外围有铁栏杆护场，剧场顶端彩灯照明。

剧场拆迁也较简便，有十五名专业使用管理人员，根据舞台结构情况，落实人员分工项目。两辆汽车底盘做主件，拆迁时把台面折起来，能把所有的剧场装置分装在车上。行动时用两台拖拉机就可以牵走。（廊坊地区戏研室）

照片系大棚车流动简易剧场的外景（上）和内景（下）

刘茂林摄



小西湖剧装道具厂

固安县镇关乡小西湖村剧装道具厂，成建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为队办企业工厂。全厂共四十三人，厂长阎登起。工厂共分四个车间，盔头车间；剧装刺绣车间；刀枪把子车间；头套髯口车间。开工前先派员去外地培训了技术；开工后，先后由北京剧装厂和北京刺绣厂，请了十三名技术老师傅，这些老技师来厂后又进行了具体指导。其中有著名的把子魏，魏永平和髯口头套能手秦元洲等，通过这些老技术师傅的身传言教，提高了厂的产品技术水平和威信。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到省、市、各大专业院团。并且多是我上门来订货。特别是刀枪把子生产项目，畅销全国各地。厂的平均年纯利七万元左右。

在七六年至八〇年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国各大镇市的戏曲作坊，由于十年动乱，均受到一定成度的摧残，生产未能得到全面恢复，在这个空当，小西湖剧装道具厂建立了起来，而且从技术上又注意集聚了各家能手，这就是原天津、北京大厂的部分业务揽了过来，为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传统戏曲的恢复，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九八一年一月份，随着农村生产体制的改变，这个厂的生产项目，除刺绣一项转到县外贸刺绣厂外，其余项目由个体文化专业户刘树德、崔福生、邢木艺、王秀芬四家分两摊搞了起来。

（戏研室）

文 物

戏曲文物四则

一、昆曲演员郭蓬莱民国初年盖印“戏单”用的木印两枚。（详见郭蓬莱小传）。



二、“德顺和”科班班主王春德艺名“铁蝟蝟演出”用的化装镜子。（详见“德顺和”科班简介。）



三、创建关帝庙关楼碑记

地点，固安县北关。

立碑年月：清顺治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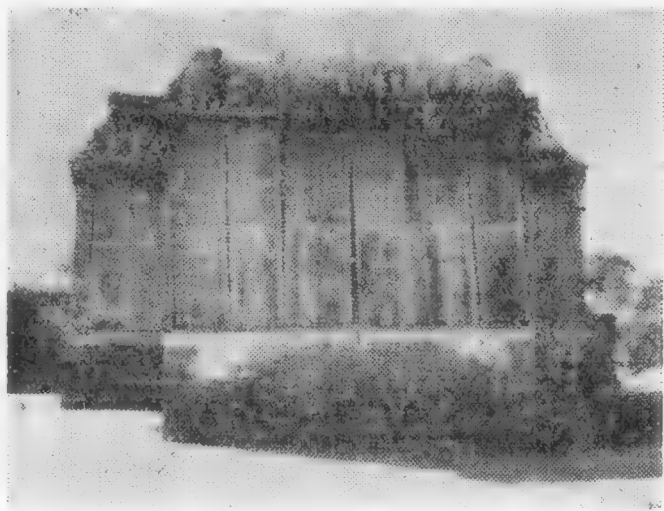
撰文姓名：卜景超。

（注：1942年修县志时碑文尚存）

四、霸县堂二里公社格达村陈家祠堂戏楼。

是全区目前唯一保存比较好的戏楼。建于1936年，砖木结构，坐南朝北，条石地基，红松台面。四角有四棵明柱，前面的两柱，有楹联现已丢失。雕梁画柱，至今彩色仍很鲜

艳，台中悬“台古绳今”横匾，前台约两丈见才，后台长约四丈，宽约一丈。平时，用铁皮嵌板保护，有专人管理，因此保存至今。



(以上照片均为刘茂林拍摄)

轶闻 · 杂记

“小元宝”被劫

评戏演员吴寿朋，艺名“小元宝”扮相俊俏，做戏洒脱，不露男扮女妆痕迹。戏班里称他“飘行”。

一次，吴寿朋于某村演戏，晚上卸装回家，中途被两个姑娘截住。姑娘送他东西，一边拉住他不放，急得他哭了。待剧团人赶到，问明原委，方知姑娘并无歹意，只是羡慕他身为小伙子，何以把花旦角色扮得如此像，拉他近些，只为看得更真切。

此事已时过四十余年，至今仍传为佳话。

(金路明、吴宝祥)

附：

口述材料

口述人：郑成良，男，六十岁，西庞各庄村人；

口述：吴寿朋在××村演夜戏，在卸妆回来的路上，被人劫持。当管事人寻到时，发现两个姑娘拉住他不放，还送他东西。他急得哭出来了。后来一了解，这两人并无坏意，是要拉他近点看真切些。事情虽然已隔几十年了，至今仍传为佳话。

孙继祥办戏社

永清县孙李家口村孙继祥，有地七十余亩。虽称不上家资豪富，但日子也颇为过得。因本人不擅作田，终日闲散，故方圆几里算他为“街面”人物。

村中有那等好戏者，常登门劝道：“孙爷，如今村村唱戏，咱村虽不大，也该乐喝乐喝。您手下又有钱，何不办个戏班？”如此几番，说得孙继祥动了心，于是自筹资金，自为班主，于各处请来闲散艺人，办了个戏班，名曰“得胜和”，时1922年。

毕竟孙继祥是行外人，对戏班管理不力，加之戏班演员我行我素、勾心斗角，导致班社冷落，业务萧条。不足二年，戏班便一哄而散，迫使孙继祥变卖手下经营的七十亩田产，填补戏班亏空，从此便一贫如洗。

孙继祥为谋生计，不得不放下凉扇，抄起瓦刀，成了泥瓦匠。

（金路明、吴宝祥）

附：

口述材料

口述人：王迪柱：男八十二岁；

张涛：男，七十岁，均系李家口村人。

口述：我村孙继祥，民国十一年在本村办过戏班，叫“得胜和”，这个老头家有七十亩地，不务农活。有人撺掇，“孙爷，咱去成个戏班吧。”他满口应承。从南从北请来唱戏的，他哪会管？不过二年，把地赔进去了。夹着瓦刀，学了瓦匠。

“永胜和”挂灯

光绪某年，永清县刘靳各庄“永胜和”赴山东唱戏。开戏前，班主刘铁山亮出翰林灯二盏，以炫耀身份。

当地乡绅闻知，疑“永胜和”笑山东无人，视为大辱，挂出翰林灯四盏。压住“永胜和”之势，并扣了剧团戏箱。

刘铁山无奈，扫兴而归。其妻孔氏见状，问明原委，遂取出箱底红灯二盏，言说此系陪嫁之物，不妨拿去一试。铁山见后，啼笑皆非，心下迟疑，“区区小灯，岂敌山东翰林？”奈他素来惧内，只好唯命是从。

回山东之后，刘铁山战兢兢将此灯挂于台上。不料，众见灯上“衍圣公府”四字，方知铁山之妻乃孔圣人家之后，皆五体投地。自此，“永胜和”往来山东，畅行无阻。

（金路明、刘国利）

附：

口述材料

口述人：刘汉旭，男，九十一岁；刘凤鸣，男，七十九岁，均系刘靳庄人。

口述：头科刘铁山去山东唱戏，（开戏前觉着不赖，挂了两个翰林灯），结果，人家挂了四个，箱也扣了。大爷回来了，大奶奶问怎么回事，大爷说实话了。大奶奶没法，她说：我有两个小灯笼，是赔嫁的，拿去吧！到那一挂，是孔府的灯，大奶奶是孔家闺女。大伙全拜，到哪儿演戏，送到哪里。

戏班演出习俗点滴

一、摆台

摆台也叫“大摆台”。开戏前，为展示戏班装备，当观众进场前先由检场布置就绪。舞台中央用桌子搭一高台，然后将二帐子挂起，印盒架等摆在桌上也有的不搭高台，只插一面督旗的，（选用“关”字旗）帐子的两侧各放两套全挂桌椅披的桌椅。有的还在每把椅子上插一面标旗，台口栏杆上分插五面大旗，分红黄绿白黑五色。黄旗居中，左红黑两面，右绿白两面。这种形式习称摆台。三通一响，便全部撤掉，换上第一出戏的彩头。

二、打通

戏曲班社在农村跑“连外”（乡外野台演出）开演前习惯打三通。借以招来观众。三通的每通之间，停息片刻。头通和二通在台后打，第三通在乐队演出的地方打。

头通，以小堂鼓领奏，大锣、铙钹配合，点子单调是预备信号。观众听到打头通，便纷纷由家门奔向剧场。演员开始扮戏。

二通，又称“响通”，单皮鼓领奏，全堂打击乐配合。一般由〔急急风〕、〔走马锣鼓〕、〔冲头〕、〔抽头〕、〔九锤半〕、〔马腿〕、〔水底鱼〕、〔收头〕等锣鼓经组成；这通是叫齐观众的“通”，也是准备开戏的信号。

三通，又称“吹台”以唢呐吹奏混牌子，如〔将军令〕、〔哪吒令〕、〔一枝花〕等，这“通”响时，观众找好席位，演第一出戏的演员准备上场。

三、号水牌

戏班演出实行号水牌制。派戏老板事先将本场要演出的剧目和剧目中角色的安排写在水牌上，（指木质小黑板）名叫“号戏”。演员按照水牌上的安排，扮装自己的角色。一般的“号戏”，角色按行当选派，只要是号在水牌上的，演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否则，按戏班禁忌的十大款——临场推诿论处。

四、点戏

梁同书直语补证引教坊记云：“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上以墨点者即先，不点者即后，谓之进点，今概称之。”

农村戏班点戏的习俗是：成事老板持戏摺子（戏单）要求当地会首（指接待戏班的主持人）点戏。凡进点的戏演完后，由点者给予嘉赏。有的赏烟酒食物；有的讲“贴台”。

（供戏班白面、猪肉等）由报单人和一名头戴红毡帽的演员登台由报单人向观众宣赏，演员向台下观众鞠躬表示谢赏的意思。农村有句俗语“戏班的戏不能白点”。

五、演“打炮戏”

艺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演出，头三天演出自己最擅长的剧

目叫做“打炮戏”。一般，戏班在一个新的演出点公演，头一两场戏也叫演“打炮戏”。

打炮戏演的效果好坏，决定对艺人的评价和戏班业务好坏，故一般演“打炮戏”都是比较注意的。这个习俗现在的一些剧团都在遵循。

六、“破台”

戏班演出以前要检查舞台，看看是否是青龙台（座东朝西的台）或白虎台（座西朝东的台）如是，为了演出安全要进行破台活动，也叫跳灵官。破台大都在午夜。先跳女灵官，再跳五鬼。伴以小锣堂鼓，跳毕杀鸡滴血，取鸡头连同破台符钉于台之正中，并以彩绸裹蔽鸡首。最后燃放鞭炮，撒放五谷杂粮。

（靳秀山）

戏曲史料拾零

靳秀山收集整理

戏楼楹联

霸县城内城隍庙戏楼

内横额“大观在上”，外横额“乾坤鉴”，楹联：

参庙貌以观敢道逢场作戏；

入神灵之所也教拍案称奇。

上下五千年治乱兴衰古今一瞬；

纵横九万里忠奸善恶天地双眸。

（霸县东关退休教师陈贵和口述）

固安县北关关帝庙明万历重修，清顺治创建戏楼。乾隆，道光，民国皆重修。戏楼楹联：

高义薄云天儒立顽廉正气千秋垂宇宙；

歌声出金石遥吟俯唱阳春一曲和韶咸。

（抄自《固安县志》一九四二年版本）

廊坊市葛渔城戏楼

横额“小春秋”，楹联：

贤遭困奸逞肆开场只因人谋巧；

善有终恶被祸结局方知天道公。

霸县高桥戏楼

楹联：

不大天地可家可国可天下；
平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

永清县南关三义庙戏楼

横额“晋益楼”

建于明末清初，砖木结构，台前只两棵明柱，建造壮观，四七年打永清因战斗拆除。

永清县城隍庙戏楼

横额“神庙和平”

清初建造，民国二十年修过一次，五七年拆除。

永清县韩村戏楼

横额“畅发原音”，左右：“出将”，“入相”。

建于清末，民国二十四年重修一次，形状前台小后台大，砖木结构，前台有保护板，唱戏时把闸板卸下，平时不用闸上。建国前国民党军因修炮楼拆除。

文安县城关五岳庙戏楼

自民国四年大总统颁行关岳合祀通令因款绌未遑，建置暂假迎恩门内，关帝庙设立五岳，及配享木立权置合祀。地基广大，庙貌巍峨，亦足濯声，而裡祀庙判例左：

正殿三楹，前殿三楹，戏楼一座。

戏楼（悬有“驻景留云”匾额，系邑人井公柏亭书。遒劲秀润，步武钟王，过斯地者多往观焉）。

城隍庙在县署西，明洪武年建万历年重修。廉宪王絨检讨王升各有记。（见艺文）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望日，大殿火。县令张朝琮，即年重建。廉生井铸等督工。

戏楼一座

悬有“响遏行云”匾额。笔势飞舞，骨肉停匀。人多艳称。相传邑侯某卸任时已登舟矣，饯者祈书戏楼匾额。侯取棉絮蘸墨为之。较寻常书尤奇绝也。

（抄自《文安县志》国民十一年版本）

戏曲科班联楹

霸县城内“永生和”河北梆子科班楹联：
永久规模由自立；
平生事业望人扶。
（科班取苍头永生二字，班主叫何永宽）

（霸县东关退休教师陈贵和口述于
1984年6月8日）。

建国前我区农村戏班

杨振宗 口述 编辑部整理

这次为写戏曲志，我们于八四年三月二日，访问了前地区梆子剧团团长杨振宗同志，他把廊坊地区在“七七”事变前后，戏曲活动的情况简单的作了如下介绍。

我是“七七”事变前一年十一岁跟师学艺打小锣。从那时起我一直跟着师傅吃戏饭。记得那时，我们京南片（指永清、固安、霸县、文安、新城、雄县等县）戏班，一年分三季组班，春节到麦秋；过了麦秋到大秋；秋后到腊月。分长年班和季节班，没有固定的长久戏班。组班的方法是：由班主指定成事老板，事先撒“包工”予约演员。讲明什么时间起戏，在什么地点，双方同意约好后，由班主根据条件予付给演员定金若干元（等于预付工资）戏班通过撒“包工”的方法找齐生、旦、净、丑人马后，起个班名等到了日期大锣一响，戏班就算建立起来了。那时多数的戏班都是梆子、皮黄两下锅。象“增盛和”“金盛和”“真利和”“德盛和”“鑫盛和”“三义和”等。

戏班建成后活动的方法，在春秋两季主要是赶庙会唱香火戏。（也叫愿戏，由许愿者出钱为神庙唱戏），再就是财主家婚丧事唱当戏；（农村习贯化掉半个家当办喜丧和讲究大婚大娶）。村子有值得庆贺的事唱官戏；做寿唱堂会戏等，其它季节有时也卖票唱馆子。（农村用苇席搭的简易剧场）。

那时后，戏班里都有个“写头”专为戏班写台口，“写头”吃戏班的饭，不拿戏班的工钱。他每写一个台口，由唱戏的主家付给三元钱作劳酬。咱们这一蔓子有名的写头是固安县丁各庄的“大下巴”，他组织台口，有两下子。

组戏班有三种情况，分财主办班；共和班；艺人办班。在财主班和共和班里演戏，演员一般的是受剥削的，唱三个月的戏给一个半月的工钱，戏班里一天管三顿饭。一个台口，一般唱四天戏，多数是当地付给戏价，戏班自己起伙，唱好了有时当地贴台（给猪肉和白面），大锅饭的规律是，头一天早晨小米干饭，片汤，咸菜；中午饭馒头，粉条熬肉菜；晚饭小米粥，窝头咸菜；主要演员加一个馒头。末天的戏，演完后连夜行军。是主要演员由伙房给准备两个馒头，算加钢的，一般演员没有。只好等到第二天在新的演出地点吃早饭了。有时赶上一个好的台口，如：唱堂会戏，写戏时讲下随席待（随着吃宴席），演员能吃几天好饭食。

艺人班，因为是艺人联合起来组成的班，对待艺人就好些，因为他们知道受剥削的苦头。咱们这蔓子艺人班，办班最长人马较齐的算雄县马务头“人和班”了，它从一九三四年办班直到一九三七年事变后才散班，主要组织者，有新城县赵月桥，白沟河的项月桥，新城老君村的刘四红和马务头箱头李法斗等人。不过艺人班组织起来在旧社会不找个硬后台给支撑着，也是会经常被拿官戏的（拿官戏者持官方令箭找到戏班，将令箭往戏箱上一放戏马上就得停演，然后官方叫戏班怎么唱，班主就得答应）。

京南片农村还有几个科班，经常演戏如：永清县刘靳各庄“永胜和”，土楼村“瑞庆恒”，文安史各庄村“吉利

班”，牛岗村的“三庆和”等这些科班都是较当地有势力的财主家办的。培养了一批功底好的演员。后来到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演出出了名如：李吉瑞、银达子、魏联生、李桂春等。另外科班出科的相当一批演员，屡演以后就成为当地出名的演员了。像固安宫村杨树奎，（艺名杨麻子）工小花脸工；永清南关屈吉峰，（艺名麻吉峰）工花脸；文安常村常吉高（艺名大吉高）工老生；左各庄刘金夺（艺名相娃子）工武生；霸县南亳家务郝湘九（艺名郝吉荣）工花旦；叶庄子王庆祥（艺名十三红）工老生。还有南孟村吴凤仙（艺名大娘们）工青衣；辛店村的玻璃翠，何庄村假娘们，寺上村坏三辈等。外区来我区经常搭班演出，有声望的演员，有小回子和刘四红。

一般的戏班每年进腊月就要封箱，封箱时主要演员都习惯唱出反串戏。

大事记

廊坊地区戏剧工作记事年表

(1949—1966)

1949年

△原十分区领导的“革新剧社”（京，梆两下锅）由永清迁到杨柳青。冬，宣布解散。

△原十分区文工团已改为“天津专区文工团”。团长王正西，该团先后排演了《白毛女》、《赤叶河》、《王秀鸾》、《思想问题》等剧目，活动在我区各县。

1950年

△固安县成立五街联合剧团，由县工商联主席丁焕文和梁成基主持集资兴办。主要剧目有《不拿枪的敌人》、《刘胡兰》，《小女婿》等。配合了当时的形势教育。

△信安镇京剧团于是年做营业演出，活动在本镇，胜芳，煎茶铺，霸县主要剧目有《斩子》，《打鱼杀家》、《豆汁计》、《三打祝家庄》、《唇亡齿寒》、《梁山伯与祝英台》、《通天荡》、《将相和》、《望江亭》等剧目。当年停止了活动。

1951年

文安县滩里成立北方昆曲子弟会，由邱会亭（霸县王庄子人，师从郝振基），陶小亭（自幼从父陶显亭学戏），高

来（霸县王疙达人），担任教师，教戏历时一年多。

△霸县建人民礼堂，砖木结构，座席850个，以开大会为主并接待戏剧演出团体。

△文安县建人民礼堂，砖木结构，座席664个，以开大会为主，并接待戏剧演出团体。

1952年

文安县滩里在北方昆曲子弟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大众剧社”陶会亭，陶小亭，高来也参加了该社。演职员共计70余人，演出剧目有《芦花荡》、《青石山》、《别母乱箭》、《林冲夜奔》、《石秀探亲》、《醉打山门》、《下河南》等。演员杨万赏（曾得著名昆戈演员郝振基指点）他在《芦花荡》中饰张飞，有活张飞之称。他们活动在静海，文安，霸县一带，做营业演出。历时一年于1953年解散。

△固安县“五街”联合剧团”解散。

△4月15日根据上级精神，天津专区文工团正式宣布解散，所有人员除调省以外，分配到专、县，从事其它文化艺术工作。

1953年

3月，在地委，专署领导的重视下为满足我区人民的文化要求，责成郑拓、黎健等同志负责组建了“河北省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实验剧团”。演员系从我区任丘县招聘的零散艺人，生活艰苦朴素，演出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演出剧目有《蝴蝶杯》、《辕门斩子》、《柜中缘》、《秦香莲》等。专署派张兰芬同志任党支部书记，虽然演员阵容不齐，剧目不多，收入不好，但这个剧团的成立是我区河北梆子戏剧，向专业化发展的起点。给我区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的繁荣

奠定了基础。

1954年

△胜芳镇由郭砚田办起了一座私人剧场，座席800余个，常年经营，接待本地区及外地的专业演出团体。

8月15日，河北省举办“第一届戏剧会演”我区没派团参加，只派魏子昆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观摩了演出。

1955年

△遵照文化部“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对我区河北梆子实验剧团进行登记。这次登记主要是为剧团的今后整顿和文艺改造做好准备，通过登记，明确了民间职业剧团的发展方向，纠正了艺人急待改国营的思想，提高了他们自力经营的信心和积极性，登记手续结束后，报经河北省文化局批准发给了“民间职业剧团登记证”

△接收天津市民声剧社，成立“天津专区评剧团”主要演员有王素秋，张月娥，新玉霞，花宝玉，杨波涛，肖士兴，高仲武，李辛庭，万子明。主要演出剧目有《碧玉簪》，《乾坤带》、《凤还巢》、《红楼梦》、《胡四娘》、《罗女傅》。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员公署专员宋浩同志出席了欢迎会议并讲了话。组建时，派袁德丰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经专区和天津市商议，天津市进化评剧团归天津专区大城县领导，大城县派胡中瑞同志在天津接收，该团团长李云亭，主演金砚琴、金砚华，李云亭。在大城县活动近一年时间，全团演职员工均回天津。

△天津市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刘香玉应聘参加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三上轿》、《血手印》、《秦香莲》、

《夜宿花亭》都是他带来的剧目。由于刘香玉参加了这个团，结束了“京、梆两下锅”的局面，使这个团成为名副其实的河北梆子剧团。从而演出质量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年收入达九万九千余元。此时尚喜昌同志任团党支部书记。

△固安县建河北梆子剧团，责承赵一民同志负责筹建工作。建团后主要演员有陆金苓（老生），张闰苓（青衣）张少卿（武生），演出剧目有《斩子》、《拾万金》、《检柴》、《闹天宫》、《盘丝洞》等。活动在本县及霸县、文安、永清以及东北一带。

△大城县建成礼堂一座，砖木结构，座席870个。开会并接待演出团体。

△固安县建成礼堂一座，砖木结构，座席650个，开会及接待演出团体。

1956年

8月，根据河北省北戴河暑期保卫委员会和河北省文化局的规划，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赴北戴河演出。中央首长朱德、田汉等同志看了该团（主演：刘香玉）的演出。

9月，根河北省文化局关于“排演一个好戏运动”的精神，在全区开展了“排演一个好戏运动”通过观摩评比，专区河北梆子剧团演的《望娘难》和专区评剧团演出《白洋淀的春天》各获“排演一个好戏运动”奖。

△大厂回族自治建成礼堂一座，砖木结构。座席750个。开会并接待演出团体。

1957年

2月，成立“大城县河北梆子剧团”，主要演员有：小桂珠（刀马），魏长春（老生），赵凤娥（青衣）。

3月，原通县专区通州市评剧团划归三河县领导，成立三河县评剧团。县派金俊峰同志任指导员。

5月，河北省文化局转发了文化部（57）文沈字第468号通知，对1950—1957年期间先后停映的26个剧目实行开放。开放后我区青县评剧团（现属沧州地区）排演了《老妈开店》，专区评剧团内部演出了《杀子报》。

6月，根据河北省北戴河暑期保卫委员会和省文化局规划，专区河北梆子剧团赴北戴河演出，周恩来总理，何香凝副委员长观看了该团的演出。

7月，专区河北梆子剧团主演刘香玉调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工作。

7月，省河北梆子剧团主要演员张金秋（花旦、青衣），刘仲元（架子武生、花脸）调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在杨柳青首演她的拿手戏《陈妙常》，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为贯彻省7月分召开的“全省剧目会议”精神，专区成立了“剧目组”由专署文化科科长兼任组长，成员有杨继斌，杨孝先等同志，主要任务是挖掘传统剧目。

8月，在地委和专署的直接领导下由地委文教部，专署文教局，专署财政局组成工作组，在杨柳青对专区评剧团进行整顿，历时两个月，通过整风，提高演员的政治思想水平，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同时协同司法部门处理了几个不法分子。整顿结束后，改组了团委会由王素秋、乔守荣、杨波涛、肖士兴、张月娥、万小明、王树印七人组成。任命王素秋为团长，乔守荣为副团长，地委派王欣同志为指导员。

10月，香河县接收了北京前锋评剧团，并派进了工作人

员，在全县演出。

△专署文教局接收了任丘县河北梆子老艺人边来僧私人办的河北梆子小科班，共90余人。又从专区河北梆子剧团调入部分青年演员，成立了“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少年队”由王文敏，刘金科，宋长鸣负责，陈月楼任教师，边演出，边学戏。

12月，专区召开有各县文化科长，剧团团长参加的戏曲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河北省戏剧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文化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戏剧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正确，全面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积极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戏曲，大力组织戏曲演出队伍深入工农兵进行演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会后各县都贯彻了这一精神，煞住了上演坏戏，鬼戏的歪风戏剧工作有了改进，剧团纷纷下乡为农民演出。

△胜芳剧场建成，砖木结构，座席1200个。接待戏剧演出团体。

1958年

5月，中共香河县委正式派文化科长杨少宗任香河县评剧团团长，马德明白玉玺为副团长。

6月，专区在杨柳青召开了有各县文化科长，剧团团长参加的文化工作会议，贯彻省会议精神。会上强调戏剧团体要大力上演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剧目，继续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要求现代戏要占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会后在我区出现了一个上演现代戏的高潮。

△霸县成立艺校，学员120人，分戏剧、舞蹈、音乐、舞美、曲艺五个专业班。

6月15日，根据行政区划，津、沧合并，定名天津专区。

△安次县礼堂建成，砖木结构，座席750个，开会及接待演出团体。

△安次、武清合并成武清县成立武清县评剧团（安次县评剧团前身），主要演员筱翠兰、筱如意，派冯希恩同志为团长。

10月，任、文、大合并，大城县河北梆子剧团改名称为“任丘县河北梆子剧团”

10月，成立天津专区艺术学校，

12月5日，成立霸县文工团，负责人靳秀山，陈基光，团员30余人。活动于本县。

12月15日，天津专区合并于天津市，在市文化局内设农村文化处，负责农村文化工作。（包括戏曲工作，群众文化工作，以及戏剧演出团体的巡回演出规划等具体工作）。

12月，原天津专区艺校改名为天津市群众艺术学校（京评，梆继续开办）。校长由朱小燕同志兼任，副校长曹克、俭，教导主任温尔昌，总务主任刘昆。设有京剧班，评剧班，梆子班，杂技班，学员是从全区各小学里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京、评、梆班主任王文敏。京剧教师马少山、李宝臣；评剧教师刘彩霞李×茹；河北梆子教师邓虎臣、王振山小翠翠、梁达子、切云起、潘连全。三班共有学员150余人。

1959年

1月，河北省文化局在天津市召开了有各地、市、县文化局长参加的文化工作会议，对戏曲工作要求：1.要更好地

继承传统，演好优秀的传统剧目；2.适应形势，创造和编写现代戏，古今，中外都要两条腿走路。

△召开各县局长、剧团团长会议贯彻省戏曲会议精神，要求各专业文艺团体集中精力，编写新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4月，撤销霸县艺校，艺校学员合并于霸县文工团。负责人：李洪晏，靳秀山，陈继光。

4月，为做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工作，经市领导决定将原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中的优秀演员、编、导、服装、道具、干部集中一个团，定名天津市艺新河北梆子剧团。其余演职员工成立一个团，定名艺群河北梆子剧团。

△原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少年队调省，合并于省河北梆子剧院。省文化局领导和省河北梆子剧院领导在解放桥省委招待所参加了交接会，贾桂兰同志讲了话。他代表省河北梆子剧院表示欢迎。

8月，“艺新”河北梆子剧团全团演职员工共计108人，全部调省合并于省河北梆子剧院。15日，天津市政府和文化局在天津饭店举办了欢送会，副市长曹庶范同志和市文化局副局长王雪波同志出席了欢送会。

8月，“艺群”河北梆子剧团合并于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8月，原天津专区评剧团改为“天津市火花评榔团”刘克勤同志任指导员。

△火花评剧团先后招收学员30余人，随团学戏，主要教师有王玉堂、杨波涛、王菊生、郝福奎、刘振东等人。除基本功训练以外还排了《杜十娘》、《柜中缘》、《小借

年》、《打焦赞》、《假登科》、《秦香莲》等剧目。

12月，根据行政区划，三河县合并于蓟县，三河评剧团改名为“蓟县评剧团”县委派张小英为书记，郝会民任团长。

12月，根据行政区划香河县合并于宝坻县，香河县评剧团改名为“宝坻县评剧团”。

12月，根据行政区划，固安县合并于霸县，固安县河北梆子剧团改名为“霸县河北梆子剧团”。

1960年

1月，在河间举办了天津市文工团训练班，有河间、黄骅、霸县、香河、固城文工团参加，主要是提高文工团的演出质量，训练班结束霸县文工团排演的《槐树庄》进津演出，得到好评。

3月，天津市召开了文化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会议，“霸县文工团”团长李洪晏同志代表剧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1961年

5月，根据行政区划任邱县分成任邱、文安（文安县包括原大城县），原任邱县河北梆子剧团划归文安县领导，剧团改名为“文安县河北梆子剧团”。

7月，根据行政区划武清县分成武清、安次两县，原武清县评剧团划归安次县领导，剧团改名为“安次县评剧团”。

8月，根据行政区划霸县分成霸县、固安、永清三个县，原霸县河北梆子剧团划归固安县领导，剧团改名为“固安县河北梆子剧团”。

8月，分县后永清县委决定成立永清县评剧团，建团后派王玉亭同志为团长。

1962年

6月，根据行政区划，宝坻县划成宝坻、香河。评剧团划归香河县领导，改名为“香河县评剧团”。

6月，根据行政区划，蓟县划成蓟县、三河、大厂。评剧团归三河领导，改名为“三河县评剧团”。

5月，根据行政区划，文安县划成文安、大城。“文安县河北梆子剧团”交大城县领导，改名为大城河北梆子剧团。

△中共天津市委召开有各区、县委、各文艺团体党委和部分文化艺术工作者参加的会议，会议主要传达中央批准的“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1962.4）即文艺八条。

第一条：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二条：努力提高创作质量；

第三条：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

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

第五条：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

第六条：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作品；

第七条：加强团结，继续改造；

第八条：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天津市文化局农村文化处（原天津专区文化科工作范围），经文化局批准，在河东粮店后街召开了有各县文教局主管文化工作的局长、剧团团长、剧团演员参加的会议，传达学习了“文艺八条”。

11月，为推动农村业余剧团的开展和提高对业余剧团的辅导水平。天津市文化局（由农村文化处与群众艺术处联合主持）举办有县文化馆干部参加的“评戏训练班”共计35人。学习内容是：评戏锣鼓经；基本腔调；演员基本知识。并通过小型剧本的排练，进行实习。

△成立天津专区，专署成立文教局，负责农村各县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局下设文化科负责戏剧，群众文化、电影、图书发行等项工作的具体领导。

1963年

1月，在天津市国民饭店召开有各县文教局长、剧团政治团长，编导干部参加的戏剧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传达周总理、周扬、林默涵、徐光肖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2.结合检查各团当前存在的问题对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从暴露思想做起，加以解决；

3.对上演现代戏做出规化。

会后各县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现代戏的演出在我区打开了局面，到年底共排演了31个现代戏，演出841场，占总场次的25%。

3月3日召开天津专区文教局长会议由黎健、尚喜昌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村群众文化工作，有计划地发展农村俱乐部，整顿文化馆，调整专业剧团。最后经地委研究，由杨进修部长结论。

1.关于整顿文化馆问题（略）

2.关于重点有计划地发展农村俱乐部（略）

3.关于调整专业剧团的问题，经地委研究：撤销永清县评剧团，文安县河北梆子剧团，胜芳评剧团。关于安次县评剧团，武清县河北梆子剧团地委意见可不办了，再争取县委意见，报地委统一后报省。

12月4日，为给专业戏剧剧团和农村俱乐部提供演出剧目，专署文教局翻印了《三丑会》、《审椅子》、《攀媳妇》、《新媳妇》、《新潮浪》等6个小剧本。

△从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中划出原“艺群”的演职员成立“天津专区河北梆子剧团”。

△原天津市火花评剧团复归天津专区，改名为“天津专区评剧团”。

△天津专署文教局翻印了一批剧本，有《争儿记》、《三世仇》、《丰收之后》供各专业和业余剧团排演。

1964年

3月15日，由地委宣传部薛楷同志和专署文教局尚喜昌同志带队，我区有42人（专业与业余戏曲、文学创作者）去保定，参加河北省文化局、省文联联合召开的戏剧、文学创作会议。

4月20日，专署文教局印发了河北省戏曲研究室印发的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的部分剧目，供各专业戏剧团体参考：

第一类：《十五贯》、《杨门女将》、《孙安动本》……共23个剧目。是好戏，对人民有益，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可多选择上演。

第二类：《宇宙锋》、《小放牛》、《挑滑车》，……共42个剧目，基本上是好的，对人民有益，但也有些问题也

可以上演。

……。

5, 举办“天津专区现代戏观摩汇演大会”, 采取巡回观摩的办法, 这次巡回观摩是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以后对我区戏剧剧团的检阅, 也是戏剧演出现代戏的经验交流。

8月, 中共天津地委在杨村召开了“天津专区文艺座谈会”学习, 贯彻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 提倡搞社会主义文艺, 要求戏剧工作要大力表现工农兵, 上演现代戏。

9月10日, 组织专区河北梆子剧团霸县青年艺术剧团, 各县文化馆干部, 部分县的电影队, 组成四清文化工作队赴四清重点县霸县, 为四清工作服务。专区梆子剧团巡回上演《三世仇》。

9月25日, 专署文教局根据地委八月会议精神, 下达了今冬明春文化工作安排, 强调文化工作必须以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为纲, 认真贯彻地委八月会议精神, 要求:

1. 从国庆节开始, 不再演旧戏;
2. 在文艺队伍中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3. 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四清”;
4. 改革剧团中的制度;
5. 开展以戏剧创作为中心的文艺创作运动;
6. 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俱乐部。

10月28日—1966年5月, 专署文教局组织“天津专区戏剧巡回辅导组”共九人, 到宝坻、静海、大城, 通过排演中南地区戏剧汇演的优秀小戏, 以提高剧团的导演、表演水平。巡回辅导小组下乡后排演了《三世仇》、《阮文追》、

《彩虹》等剧目。

11月，文教专署，印发了中南区戏剧汇演的优秀剧目《补锅》、《借年》、《游乡》、《打铜锣》、《一袋麦种》、《扒瓜园》、《彩虹》八个剧目各3000本发至各专业剧团和重点业余剧团。

11月4日，专署文教局派人参加河北省戏剧工作汇报会，重点解决戏剧演员高工资的问题。会后地区根据省文化局意见对我区高工资演员做了调整。

11月，在杨村举办文艺骨干训练班，传授了《大年三十》、《王二小接闺女》、《红管家》、《李二叔》等小型现代戏。

12月16日—28日，河北省文化局召开全省剧团三好经验交流会议。有各专、县文教局长，剧团团长参加，会议由省文化局李伦副局长主持。我区霸县青年艺术剧团，专区评剧团被评为“三好”剧团（“三好”剧团是上山下乡好，演出现代戏好，勤俭办团好）。

1965年

4月，天津专署文教局召开了各县文教局长会议，会议主要解决：1.拟定剧本的创作规范化；2.研究剧团演员的工资问题。

4月6日，成立天津专区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召开了文联筹委会委员会议，通过了“天津专区文联章程（草案）”。

5月，河北省文化局在邢台召开“河北省‘四清’重点县文化工作队汇报演出大会”天津地委“四清”工作团文化工作队和准备开展“四清”的县的文教局长参加了这次会

议。我区汇报演出的节目有《看展览》、《拐磨子》、《送戏上门》等八个节目。会后省组织了巡回演出队，由尚喜昌带队赴各专区做巡回演出。

6月，天津专区“四清”文化工作队，参加“河北省‘四清’文化工作队向华北局汇报演出团”去太原市向华北局做汇报演出。

7月，剧团精简工作基本结束，全区原有演职员 1795人，精减174人，保留621人。

9月，天津专区去宁河举办“天津专区现代戏汇演大会”全区共创作出现代戏30个。专区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六担准》，专区评剧团演出《青春火炼》，大城县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回天记》，静海县评剧团演出《天津姑娘》……。

1966年

2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天津干部俱乐部观看了我区霸县青年艺术剧团演出的《拐磨子》、《大清河》、《当家人》等节目。演出中间总理接见了剧团的部分演员。

5月，河北省文化局举办“中小型现代戏汇报演出会”。天津专区由陈宝义副专员组织天津专区代表队，共创造了11个剧目，《走亲》、《队长不在家》、《两算帐》、《追麦记》、《杀鸡取蛋》、《红路》、《两根弦》、《五个棒子》、《女队长》、《好医生》、《夜探大西郊》。最后选出《两算帐》、《队长不在家》、《女队长》三个剧目，参加了河北省中小型现代戏汇报演出会”。

7月，“文革开始”剧团停止演出。

（邢信）

采 访 笔 记

访 问 记 录 摘 抄

傅冠英同志谈孙氏“同乐园”（梆子）科班

傅冠英年七十二岁，现为文安县委传达室工作，孙氏村人。

我十三、四岁时，常到周家大车店去看戏班打戏。戏班的孩子们，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的穷人子弟。有时下晚，我见他们排着队拾柴禾回来，有时见他们下田薅草。晚上练功排戏。艺徒们生活很苦，衣服穿的也很破。他们那儿的人都有，一天三顿都吃粗粮。

周朝喜是“假财主”有了钱就置地，没有钱就卖地。他大约是在民国十年打的班。班名记不清了，即（“同乐园”）大约有五十来人。有个孙师傅（不知是哪儿的人），和赵寅教文戏；傻泉（不知大号）教武戏，别的老师回忆不起来了。这个班有没有辈份记不清。在民国十五、十六两年，卖过台（营业演出）。科班学制可能是三年坐科再给东家演三年。周朝喜在打科班以前听说他还组过戏班，科班他只打过这一期。大约于一九三五年散班，历时十一年。

出科较好的演员，有个工武生的小黑像回事。周朝喜经常派人看守，怕他跑了。结果他还是被人挖走了。还有杨春祥（小名叫福顺）工胡子生，文安县大有村人；张刚工

红净，任邱八坊人；张宝元工武生，孙氏人。张熏工毛净，王福安工武生，任邱阜村人。这些艺徒出科后，在我们这一带唱戏，有个名气。

周朝喜比我祖父大两岁，我祖父1960年九十二岁。民国二十八年闹大水，周逃难死于天津。

科班打出后，他是班主又是“揽头”，主要活动本县和任邱一带，也去过天津演出。

老艺人于清柏谈学艺

“我叫于庆柏，我今年八十九岁。学戏时的艺名叫于吉风，工花旦，后来也演小生。我是文安县史各庄张冠甲办的“吉利班”第四科的童官，我们是最后一科，叫“小吉利”在天津、东北各省都演过戏。解放后我搭过几个专业团。最后落到了山东×县。文化大革命开始便退休了。”

“我十一岁时，因家庭生活贫困，父亲托人和“吉利班”写的文书，从此我进科班。我们那一科有五、六十号人，童官们集体食宿，班主管吃管穿，过年、过节都不许回家。家长想孩子啦，可以到班里来看看。到时候少财主给个路费打发走。”

“提起我们学戏的那当儿，受罪可大了。每天带三星就起来练功，晚上撑灯以后才收。几乎每天都挨师傅的棍棒和冷眼，吃的粗粮，过的是牛马生活。一个童官犯了规，教师要打通堂（童官们个个挨打）。 ”

“我们这一科，文书上写的是六年，在第五个年头上，大革命就起来了（辛亥革命）。少财主就把我们这科人，转让给韩七、周八办的“瑞兴恒”了，可我们对外应名还叫“小

吉利”班，因为那时我们的班底硬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用“小吉利”应名好演戏。”

韩大仓与赵豹子

1984年9月8日，霸县辛店公社北高各庄大队八十岁的董易芝和七十七岁的高文德等几位老人，谈了韩大仓与赵豹子的情况。整理如下：

韩大仓和赵豹子都是北高各庄村人。现今村里都还有他们的后裔。

韩大仓原名叫韩瑞成（艺名“霸州红”）。大儿韩百顺，随父学艺。过节村子里有“热闹”，乡亲们要看韩大仓的拿手戏“调寇”，百顺饰八千岁，瑞林饰寇准，戏的磕头好，一个接一个。从此留下“爹给儿子跪拜”的话把。二子叫长顺不演戏；三子来顺，大号韩友林，工小生，当下友林的媳妇还活着，今年七十多岁了。

韩瑞戏唱了一辈子戏，人们习惯称他为大个子胡生。他个头好，扮出戏来有风度。再加上他会做戏，嗓音宏亮，在村北搭台唱戏，在村南都能听的清。因此“霸州红”的艺号名扬四乡。他善演的戏有《调寇》。

赵豹子，原名赵发。工花脸，演白奸戏拿手，艺传其子赵文林，有“活张飞”之称。一次与韩瑞林随戏班给一家老太太祝寿，演堂会戏。演出结束后，主家宴宾客，老太太找到韩大仓格外敬酒，当找到赵豹子，便拿拐棍将他赶了出去，说什么也不让赵豹子吃饭。后来，有人解释说赵豹子那是“演戏”。老太太说：“是‘演戏’也不行，他这个人坏透了”。

赵廷喜同志谈戏班的建制和班规

我是廊坊市张坨村人，十四岁在村里子弟会学戏。最初学的是“莲花落”，剧目有《王二小赶集》、《锯大缸》等。后来学评戏到十九岁，就去北京、天津、张家户、上海等地搭班吃戏饭。走过不少专业班，起初应“包头”戏，后来改工小生。岁数大一点，应过承事老板，派事老板等。

建国前的评剧戏班，建制不一，以班子大小而定。建制最全的叫“龙虎班”像我呆过的天津“山霞社”，就是“龙虎班”。后台有座中老板，有承事老板，派事老板，出戏老板等。演出除有较齐整的文武场面外，另有穿长袍戴礼帽的两名打帘的，就连旗包箱也要穿上整齐长袍大褂，拉座，供道具。前台有“揽头”，专写台和下会的，持帖子请点戏。“龙虎班”演员阵容讲究行当齐全，四梁四柱硬气。多数的戏是开现份（扎住夜戏分钱），演员讲拿几分几厘的份。演员搭班演戏，要禁忌十大款。这十大款是：丢环落坠；错报家门；撕打斗殴；带酒上台；冒场误场；夜宿不归；私自投班；临场推诿；夜晚串铺；后台赌博。违犯者，被罚跪或被罚钱。由有关老板把说词，笔落牙笏，放在要帐桌上，这叫“出牙笏”；本人一见二话不能说，该拿钱交钱；该买香的掏钱去买香。这是戏班的规矩。

另外，有些忌海，像“狐、黄、白、柳、灰”；前不言更，后不言晁；“白虎台”（座西朝东的台子）下镇；跳灵官，跳加官等等，都是属于迷信的东西，不必一一评述了。

（赵廷喜同志解放后在地区评剧团工作，后调地区工农兵影剧院工作。现已退休）



